馬元臺
張隱菴

合註素問靈樞

錦章圖書局
印行

錢塘張隱菴 兩先生合註

同學高世栻士宗參訂

九候者候三部之氣以行鍼候三部之脈以知死生 首數字上聲 屬囑同 著着同 歃孟子云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令

黃帝內經素問合纂卷之三

錢塘張隱菴
會稽馬元臺　兩先生合註

同學高世栻士宗參訂
門人王弘義子芳
黃紹姚載華　校正

三部九候論篇第二十

馬註　中有三部九候等法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博大。不可勝數。余願聞要道。以屬子孫。傳之後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張註　離合真邪論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此蓋言先立鍼經八十一篇。論九鍼之道。然衆多博大。不可勝數。故願聞要道。要道者。以神藏五。合形藏四。以應九候也。故曰著之骨髓者。藏之深隧也。藏之肝肺者。知血氣之診也。歃血而受者。藏之於心也。不敢妄泄者。藏之於中也。蓋必先定五藏之神。而後知死生之分。察病之所在。以調其虛實。故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針。

令合天道。必有終始。上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五行。貴賤更互。冬陰夏陽。以人應之奈何。願聞其方。岐伯對曰。妙乎哉問也。此天地之至數。張註　此篇首論九鍼九候之道。九鍼者。天地之大數也。始于一而終于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時。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風。九以法野。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鍾數焉。以鍼應數也。一者天也。天者陽也。五藏之應天者肺。肺者五藏六府之蓋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二者地也。人之所以應土者肉也。三者人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脈也。四者時也。時者四時八風之氣也。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于子午。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搏也。六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於十二經脈也。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也。八者風也。風者人之股肱八節也。八正之虛風。八風之邪。舍於骨節腠理之間也。九者野也。野者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也。此天地之至數。上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五行。中合人之九藏九竅。三部九候也。貴賤更互者。四時五行之氣。以王者為貴。而相者為賤也。冬陰夏陽者。下文之所謂沉細懸絕為陰主冬。躁盛喘數為陽主夏也。帝言九針之道。以通其意于針經。今願聞簡要之道。是以伯答三部九候之法。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之道。不必存矣。是以針解篇之人皮應天。人肉應地。人脈應人。人筋應時。人聲應音。人陰陽合氣應律。人齒面目應星。人出入氣應風。人九竅三百六十五絡應野。與靈樞九鍼論之多有不同。蓋靈樞論十二原。本經以三部九候為原也。

平聲末數字去聲

先論從下而上

【馬注】此伯承帝問要道而指其為至極之數也。

帝曰。願聞天地之至數。合於人形血氣。通決死生。為之奈何。【張注】六節藏象論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岐伯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張注】始於一。終於九者。天之數也。曰天地之至數者。言天包乎地。地氣通於天也。故曰令合天道。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應九野。【張注】一者奇也。陽也。故應天。二者偶也。陰也。故應地。三者參也。故應人。因三才而三之。則為九。以應九野。九野者。九州分野。上應天之二十八宿也。○朱永年曰。天以應皮。地以應肉。人以應血脈。一部之中。有皮有肉有血脈。有合于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是為九九八十一也。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決死生。以處百病。以調虛實。而除邪疾。【張注】人有三部。部有三候者。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也。決死生者。觀其形氣。別其陰陽。調其血脈。察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也。處百病者。表裏陰陽寒熱虛寔之為病也。調虛寔者。寔則瀉之。虛則補之也。除邪疾者。去血脈。除邪風也。

【馬注】此言有三部九候之法。以啟下文之端也。

帝曰。何謂三部。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導之。乃以為真。【張注】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是以一身之中。有三部。一部之中。而各有天地人。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以寔為虛。以邪為真。絕人長命。予人天殃。故必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乃以為刺法之真。上部天。兩額之動脈。【張注】在額兩分。上循于項。足太陽膀胱脈也。太陽為諸陽主氣。故主上部天。上部地。兩頰之動脈。【張注】在鼻兩旁。近于巨髎之分。足陽明胃脈也。陽之氣而主去。故為上部地。上部人。耳前之動脈。【張注】在耳前曲車下陷中。手太陽小腸脈也。夫心主血。而小腸為之使。人之所以生成者。血脈也。故主上部人。此陽氣之在上也。○朱永年曰。天主氣。足太陽為諸陽主氣也。地應肉。足陽明胃土之主肌肉也。人主血脈。手太陽與少陰相為表裏也。中部天。手太陰也。【張注】兩手氣口之動脈。手太陰脈也。五藏之應天者肺。然藏為陰。故主中部天。○徐公遐曰。中部天。故能主周身之氣。中部地。手陽明也。【張注】在大指次指岐骨間合骨之分。動應于手。手陽明大腸脈也。陽明居中土。故主中部地。中部人。手少陰也。【張注】在銳骨端之動脈。手少陰心脈也。三以應人。人主血脈。心藏血脈之氣。故主中部人。下部天。足厥陰也。【張注】在毛際外。氣衝下五里之分。動應手。足厥陰肝脈也。厥陰為陰中之少陽。主春生之氣。故主下部天。下部地。足少陰也。【張注】在足內踝後太谿之分。動脈應手。足少陰腎脈也。腎為牝藏。而居下。故主下部地。下部人。足太陰也。【張注】在魚腹上越筋

次論從上而下。此又從下而上。以見天地人三者上下交互之妙。

陽明悍氣上走于巔。陽明柔氣積下胸中。

經曰。大腸小腸皆屬胃。氣候大腸之脈。兼可以候胃氣。

張兆璜曰。太陽之脈下入缺盆。絡肺貫膈。故以候胸中。

間箕門之分。動脈應手。足太陰脾脈也。脾為陰藏而居中。故主下部人。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張注】此以下部之三候。以候膈下之三神藏焉。○徐公遐問曰。上部地以候陽明之氣。奚復以下部地而候胃氣耶。曰。所謂陽明者。胃之悍氣上衝於頭。循咽上走空竅。下客主人。合陽明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于陽明者也。所謂胃氣者。乃水穀柔和之氣。與陽熱慓悍之氣有別。故以下部之脾脈候之。細參本經及靈樞傷寒諸經。其義自明矣。然榮衛氣血。皆由胃氣之所資生。故復以脾脈兼候胃氣。曰。脾之本脈亦可候胃氣耶。曰。脾與胃以膜相連。雌雄相應。是以仲景以胃脈之趺陽而候脾氣。岐伯以脾脈之箕門兼候胃氣。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帝曰。中部之候奈何。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張注】肺屬乾金而主氣。故天以候肺。心主血脈。而居肺之下。故人以候心。胸中。膻中也。宗氣之所聚也。宗氣者。陽明水穀之所資生。故地以候胸中之氣。此以中部之二候。以候膈上之二神藏。中土之二形藏焉。○張二中曰。地以候胸中之氣者。言中部之候。亦兼候陽明之胃氣也。今始知三部之中。而皆有陽明之胃氣焉。

帝曰。上部以何候之。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張注】太陽為諸陽主氣。其經脈上額交巔。會于腦。出于項。故天以候頭角之氣。足陽明之氣。胃府之所生也。其經脈起于鼻交頞中。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脣下。故地以候口齒之氣。手太陽者。少陰心藏之府也。其經脈上目銳眥。入耳中為聽宮。故人以候耳目之氣。此以膺喉頭首以候三形藏焉。蓋陽藏之氣在上也。○朱永年曰。陽明之脈起于鼻交頞中。手太陽之脈抵鼻。是上部之三候。以候耳目口鼻之七竅者也。所謂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也。合腰尻下竅。共為九竅。故曰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按針解篇曰。人齒面口應星。蓋謂人面有七孔。以應七星也。

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張注】三部之中。而有九候。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張注】九候之中。而各有三焉。三而三之。合則為九。九分為九野。九野為九藏。【張注】兼三才而三之。合則為九。九分為九野。九野者。言身形之應九野也。左足應立春。左脇應春分。左手應立夏。膺喉頭首應夏至。右手應立秋。右脇應秋分。右足應立冬。腰尻下竅應冬至。六府膈下三藏應中州。凡此九者。以候藏府陰陽之氣。故九野為九藏。○按星書。立春應天文箕尾分野。禹貢冀州之域。春分應天文心房分野。禹貢徐州之域。立夏應天文翼軫分野。禹貢荊州之域。夏至應天文井鬼分野。禹貢雍州之域。立秋應天文參井分野。禹貢梁州之域。秋分應天文奎婁分野。禹貢兗州之域。立冬應天文危室分野。禹貢青州之域。冬至應天文斗牛分野。禹貢揚州之域。中州應天文張柳分野。禹貢豫州之域。故以身形應九野。九野而合九藏。九藏外通九竅。九野外合九州。而皆通乎天氣。是以兼三才而三之。合為九九之數。下經云。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為九野。分為四時。即此義也。

故神藏五。形藏四。合為九藏。【張注】神藏者。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腎藏志也。形藏者。胃與大腸小腸膀胱。藏有形之物也。夫五味入口。藏于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是五藏之神。由腸胃津液之所生也。胃主化水穀之津液。大腸主津。小腸主液。膀胱者津液

之所藏故以四府為形藏而人之陰陽氣血肌肉經脈皆由此九藏之所生也已

五藏已敗其色必夭夭必死矣【張註】夭死色也言五藏之神氣由形藏之資生五色之外榮由五藏之所發此以九藏九候之氣而復歸重于五藏之神氣焉

【馬註】此詳論人必有三部各部有三候而合為九藏應于九野所以為天地之至數也上部有天有地有人天者兩額之動脈即下文天以候頭角之氣此脈在額兩旁瞳子髎聽會等處動應于指足少陽脈氣所行也地者兩頰之動脈即下文地以候口齒之氣此脈在鼻孔下兩旁近于巨髎之分動應于指足陽明脈氣所行也人者耳前之動脈即下文人以候耳目之氣此脈在耳前陷者中絲竹空和髎等處動應于指手少陽脈氣所行也凡此者皆所以候之于頭面故謂之上部也中部有天有地有人天者手太陰肺經也即下文天以候肺之謂脈在掌後寸口中是謂經渠動應于指即手太陰脈氣所行也地者手陽明大腸經也即下文地以候胸中之氣此脈在手大指次指岐骨間合谷之分動應于指手陽明脈氣所行也人者手少陰心經也即下文人以候心之謂此脈在掌後銳骨之端神明之分動應于指即手少陰脈氣所行也凡此者皆所以候之于手故謂之中部也下部有天有地有人天者足厥陰肝經也即下文下部之天以候肝此脈在毛際外羊矢下一寸半五里之分臥而取之動應于指即足厥陰脈氣所行也女子取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地者足少陰腎經也即下文地以候腎此脈在足內踝後跟骨上陷中太谿之分動應于指即足少陰脈氣所行也人者足太陰脾經也即下文人以候脾胃之氣此脈在魚腹上越筋間直五里下箕門之分動應于指即足太陰脈氣所行也凡此者皆所以候之于足故謂之下部也頭手足分上中下為三部矣而三部之中又各有天地人合則為九所以應九野而九野正合于吾身之九藏故神藏五以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也形藏四即上文頭角耳目口齒胸中也合為九藏人有九藏地有九野乃天地之至數有如此者五藏已敗則其色必夭夭者異于常候也其人死矣▲按後世三部法以手之寸關尺為主而此篇脈法以頭面為上部手為中部足為下部觀下文手足上去踝五寸等處推之可見矣要之古人診脈不止於手而凡頭面手足之動部無不診之猶傷寒論多以趺陽脈言之者同也其九候法亦以三部中有天地人與後世之浮中沉者不同也

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瀉之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之無問其病以平為期【張註】候者候三部九候之脈而刺之也肥人者血氣充盈膚革堅固其氣濇以遲刺此者宜深而留之瘦人者皮薄色少血氣清滑易脫于氣易損于血刺此者宜淺而速之實者邪氣盛也虛者精氣奪也宜瀉者迎而奪之宜補者追而濟之去血脈者除宛陳也蓋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然後瀉有餘補不足無問其病之可否必候其氣至和平而後乃出其針也

【馬註】此承上文而言調病之法也三部九候固如上文所言矣然醫診候之法必先度其形之肥則知其氣之實而實者有餘可以瀉之度其形之瘦則知其氣之虛而虛者不足可以補之凡此病者皆必有邪

度音鐸

此候脈氣以決死生

三部九候氣故曰候頭角之氣候脾胃之氣上下左右論脈故曰左右之脈

數去聲

血氣生於中焦故獨重於中部

獨大獨疾獨熱者太過也獨小

必先去其脈中之結血，以去其邪，而後調其虛實，以行補瀉，且無問其病之何如，惟補之瀉之，而以平為期可也。此論用針之法，而用藥者亦可以類推矣。

帝曰。決死生奈何。岐伯曰。形盛脈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張注】夫形充而脈堅大者順也，形充而脈小以弱者氣衰，衰則危矣。形瘦脈大。胸中多氣者死。【張注】鍼經曰：病而形肉脫，氣勝形者死，形勝氣者危。蓋形瘦者正氣衰也，脈大者病氣進也，胸中多氣者氣勝形也，氣勝形者邪氣盛而正氣脫也。形氣相得者生。【張注】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形氣和平，是謂相得。參伍不調者病。【張注】此即獨大獨小獨疾獨徐之意。此總言其不調者病，下節分言之，以知病之所在。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張注】皆相失者，非止于參伍不調矣，此藏府陰陽之氣病，故死。上下左右之脈相應如參舂者病甚。【張注】夫脈之來去，隨氣降升，是以九候之相應，上下若一。如參舂者，言脈之上至下去，左至右去，有如舂者之參差，彼上而此下也。此因邪病甚，而正為邪傷故也。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張注】如參舂者，止言其來去之參差相失，不可數者，併言其至數之錯亂，此邪病更甚，而正氣將脫，故死。中部之候雖獨調。與眾藏相失者死。【張注】中部天，主氣；中部人，主血；中部地，主胸中之宗氣。夫上下左右之脈交相應者，血氣之循環也。藏府之脈得胃氣而至于手太陰者，宗氣之所通也。如中部之候雖獨調，與眾藏相識者，不得中焦之血氣以資養，故死。中部之候相減者死。【張注】上節論失其旋轉相生之機，此言中焦生化之原薄弱。目內陷者死。【張注】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上章言中焦之根本衰微，此復言藏府之精氣消滅。

【馬注】此亦承上文而言決死生之法也。形體盛矣，而脈則細，氣則少，呼吸之息不足，是謂之危，危者險也。形體瘦矣，而脈則大，胸中多氣，或喘或滿，是之謂死。凡此者即前篇形氣相失謂之難治也。若形氣相得，即形盛脈大，形瘦脈細，乃前篇形氣相得謂之可治，所以曰生。參之伍之，而眾脈相失，乖其常度，其人必病。三部之中而有九候之法，如下文七診來現，殊為相失，是之謂死。夫不調曰病，而相失曰死，則有輕重之別也。上下部中各有左右，其脈相應，如參舂者病甚，是謂大數而鼓，如用參舂之杵也。上下左右其脈相失，不可數者死，蓋謂一息十至以上也。夫曰病重曰死，亦有別也。上文言三部之不可相應者為病為死，故中部之候雖獨調和，然與上下二部之脈彼此相失，其死必也。且中部之候亦至相減，不得調和，則其死亦可必矣。不惟是也，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主諸陽經之氣，乃衛氣之行從茲而始者，今日目已內陷，則亦必死之驗也。

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岐伯曰。察九候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獨疾者病。獨陷下者病。【張注】夫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如一部獨異，即知病之所在，而隨證治之。大小者，脈之體象也；疾遲者，脈之氣數也；寒熱者，三部皮膚之寒熱也；陷下者，沉陷而不起也。針經曰：上下左右

獨遲獨寒者不及也下節乃生氣

應去聲蠕而宣切乍數乍踈脾絕之真藏脈也

踝胡瓦切蠕音軟中去聲數朔

知其寒溫何經所在審皮膚之寒溫滑濇知其所苦。註馬 此言九候之中有七診之法也言察九候之中大小偏者病疾遲偏者病寒熱偏者病脈獨陷下者病名曰七診之法而可以識九候中之病也▲按九候有此七診法與後世脈訣七診異。

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當踝而彈之。註張 此候生陽之氣以知病之死生也諸陽氣者太陽之所主也根結篇曰太陽為開開折則肉節瀆而暴病起矣故暴病者取之足太陽視有餘不足瀆者皮膚宛焦而弱也是以知病之所在而又當候太陽之氣焉衛氣篇曰足太陽之本在跟上五寸中而氣在腦者正之于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必先按而在久應于手乃刺而予之按承山乃足太陽穴在外踝上七寸故以右手于病者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是在承山穴以下矣庶右手于病者足上當踝而彈之蓋以左手取脈庶右手得以在下而彈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是更踝上五寸而及于承山矣故曰踝上以下必先按而在久踝上者謂去踝五寸以上而及于承山以下者謂承山以下而至去踝五寸之間蓋以左手之三指于踝上五寸承山以下以候太陽之氣以察病之死生故下文曰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蓋九針之要候氣為先足太陽為諸陽主氣也

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應疾中手渾渾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註張 蠕蠕微動貌氣之和也其應疾而中手渾渾然者急疾而大過也徐徐然者氣之不及也故皆主病

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彈之不應者死。註張 生氣絕於下故不能上應也

是以脫肉身不去者死。註張 是以者承上文而言脫肉者皮肉宛焦而弱也身不去者開折而暴病留于身也言正氣虛而肉脫邪留于身而不去者死也

中部乍踈乍數者死。註張 太陽之氣者論先天之生陽榮衛氣血者乃後天水穀之精氣中部乍數乍踈者中焦之生氣欲絕也

其脈代而鉤者病在絡脈。註張 夫血脈生于心而輸于脾代乃脾脈鉤乃心脈此復申明候足上中部者候中下二焦之生氣如病在絡脈者其脈代而鉤也

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後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後者應不俱也。註張 夫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為九野是以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不應是天地人之氣失其一矣故主病二候後不應是三部之中失其二矣故主病甚三候後不應是三者皆失故主乎病危

察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註張 府為陽藏為陰知陽者知病之所從來知陰者知死生之期

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註張 知經脈之死生出入而後知病脈之所從來詳經脈別論

真藏脈見者勝死。註張 真藏脈見者至其所勝尅之日時而死

註馬 此言診脈之有定所正可以施七診而知諸病也手踝之上手太陰肺經脈也應于中部去踝五寸手之踝骨在下而從內廉至太淵穴計有五寸足踝之上足太陰脾經脈也應于下部去內踝骨之上五寸乃三陰交之上漏谷之下也蓋漏谷去踝六寸也以其左手上去踝五寸即太淵穴左足上去踝五寸即漏谷之下兩處按其脈則于右手右足當踝而彈之若按右手右足之脈則于左手右足彈之蓋使左

右相應也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蠕者乃蟲之軟也今脈軟而和故曰不病其脈應而速中指渾渾然者病渾渾當作混混不清也中指徐徐然者病徐徐緩也不應手也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左右手足互相彈之不應者死蓋氣絕故不應也凡曰應者應醫工之指下也足太陰脾經之脈應在內是以脫內不能行去者死手太陰肺經之脈主乎氣是以中部乍疏乍數者死氣之衰也其脈代而鉤者病在絡脈鉤為夏脈又夏氣在絡故病在絡脈絡脈受邪則經脈自滯故脈來中止而代也九候之相應者上下若一不得相失則遲速大小相等斯為可貴其有不等者一候後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候後曰病曰甚曰危者脈來應手之際左右上下不得齊一也又必察其腑臟以知死生之期即陰陽別論之所謂別于陽者知病忌時別于陰者知死生之期也又必先知各經自然之經脈▲即靈樞經脈篇十二經之脈▼然後知各經適然之病脈凡真藏脈來見者至于相勝之日時而死矣▲按此節似有錯簡姑從正文釋之

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注】此復結上文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彈之不應者足太陽之氣絕也足太陽主筋陽氣者柔則養筋是以太陽氣絕筋攣急而足不可屈伸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為目上綱脈系絕故死必戴眼○張二中云足不可屈伸太陽之氣絕也死必戴眼太陽之脈絕也【注】按診要經終篇載三陽三陰脈之證內言足太陰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瘈瘲其色白絕汗乃出出則死矣與此畧同此當與後第十三節參看【注】此舉足太陽經之氣絕者必其證之可驗也足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從項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其支者復從肩髆別下貫臀通髀樞下合膕中貫腨循踵至足外側故太陽氣絕其足不可屈伸而死必戴眼也

以九而中分之故以五分陰陽

帝曰。冬陰夏陽奈何。岐伯曰。九候之脈皆沉細懸絕者。為陰主冬。故以夜半死。盛燥喘數者。為陽主夏。故以日中死。【注】此復問冬陰夏陽以人應之奈何按九鍼篇曰五者音也音者立夏之分分於子午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搏也蓋言冬至之子陰之極也陰極而一陽初生陰氣始下夏至之午陽之極也陽極而一陰初生陽氣始下是陰陽之氣分于子午也至春分之時陽氣直上陰氣直下秋分之時陰氣直上陽氣直下是陰陽離別也寒熱者陰陽之氣也陰陽分別而復有交合故寒與熱爭而兩氣相搏也此三部九候之中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若九候之脈皆沉細而絕無陽氣之和此為陰而主冬故死于夜半之子如盛噪喘數而無陰氣之和此為陽而主夏故死于日中之午皆陰陽偏絕之為害也

平旦日夕即二分之時日中夜

是故寒熱病者。以平旦死。熱中及熱病者。以日中死。病風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脈乍疏乍數乍遲乍疾者。日乘四季死。【注】是故者承上文而言也寒熱病者陰陽相承而為寒為熱也本經云因于露風乃生寒熱病風者亦為寒熱病也平旦日夕係陰陽兩分之時寒熱者乃陰陽兩傷之病是以應時

半卽二至之時

日乘四季卽四季之月

上節總言陰陽此節分為五氣以五氣而合陰陽是為七胗

此重在氣而不在血脈

此重在氣而不在病邪曰風氣曰經月謂病吾身中之風水與風以應水水以應經

此與平脈篇之期以月節尅之同義

而死熱中熱病者陽盛之極故死于日中之午病水者陰寒之邪故死于夜半之中土位中央王于四季其脈乍疎乍數乍疾乍遲乃土氣敗而不能灌溉四藏故死于辰戌丑未之時也

〔馬註〕此詳言諸病必有死期也帝于首節曾以更互冬陰夏陽以人應之為問故此又復問之伯言九候之脈凡沉細懸絕者皆為陰脈其脈宜見于冬然凡病至于死者必死以夜半正以脈與時皆陰也凡盛躁喘數者皆為陽脈其脈宜見于夏然凡病至於死者必死以日中正以脈與時皆陽也病發寒熱者本于感風風為厥陰肝經所感其死必以平旦正以平旦屬甲乙木也▲生氣通天論云因于露風乃生寒熱則寒熱之病風氣所感也▼內熱及凡熱病者本于有火火為手少陰心經所屬其死必以日中正以日中屬丙丁火也又凡病風者必足厥陰肝經感之不特死于平旦其死必以日夕正以日夕屬申酉金而與木相尅也凡病水者必足少陰腎經主之其死必以夜半正以夜半屬壬癸水也凡脈乍疎乍數乍遲乍疾者脾氣內絕其時必以日乘四季死正以四季之時屬辰戌丑未土也

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張註〕形歸氣氣生形形氣已敗血脈雖調猶死意言七診之死因氣而見于脈非血脈之為病也故下文云其脈候亦敗者死 七胗雖見。九候皆從者不死。〔張註〕七胗者謂沉細懸絕盛燥喘數寒熱熱中病風病水土絕于四季也九候皆從者謂上下若一無獨大獨小也 所言不死者。風氣之病。及經月之病。似七胗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張註〕此言七胗者乃陰陽之氣自相分離是以應時而死若因邪病而有似乎七胗者不死也風氣之病病風也病風而陰陽相離期以日夕死如病風而陰陽和平九候若一不死也經月之病病水也病水而沉細懸絕期以夜半死病水而陰陽和平九候皆從不死也蓋言七胗之死死于陰陽分離不因邪病而有應時之死也 若有七胗之病。其胗候亦敗者死矣。必發噦噫。〔張註〕此復申明七胗之病以脈候為憑蓋脈者病氣之見胃不輸精故胃敗而其脈亦敗者病氣而脈亦從之俱病也脈病則其胃敗者其聲噦胃氣逆而上也逆則九候必絕將死之脈也

〔馬註〕此舉形肉已脫者為死七診見者唯風氣與經月之病為不死餘則九候敗而亦為死也▲此節止舉二端而言▼夫形肉在人猶堂室之有牆壁也形肉已脫則九候之脈雖調猶死即上文所謂脫肉身不去者死也上文言七診為病者詳矣若七診雖見九候之脈皆與各經相宜者不死所謂不死者以其有風氣之病為有外邪月經不行之病為有妊娠則似有七診之病而寔非真七診也故言不死若除風氣經病之外而有七診之病其九候亦敗者死矣且胃經既竭神不守心故死之時必發噦噫宣明五氣篇云心為噫胃為噦

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而後各切循其脈。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逆從循之。〔張註〕始病者病久而深也方病者新受之邪病之淺也各切循其脈者切其病之在陰在陽在藏在脈也夫病久者其脈沉而逆方病者其脈從而浮故當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之逆從循之

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病。脈

疾者太過，遲者不及。太過者病在外，不及者病在內。言七胗之病，病陰陽氣之不離，不因邪病而死。

不從外內中風之病，故瘦留着也。

心為牡藏，小腸為之使。本論篇。

不往來者死。皮膚著者死。【張注】夫邪傷經脈則脈數疾，故其脈疾者，知不病在七診也。陰陽藏氣受傷，則其脈遲，故脈遲者，知其病在七胗也。脈不往來者，有七診之病，而脈候亦敗也。皮膚著者，病久而肉脫也。根結篇曰：皮膚薄著，毛腠夭焦，予之期死。此言方病而傷于形身經絡者不死，病久而傷五藏陰陽之氣者死。故曰經病者治其經，絡脈病者治其孫絡血。若五藏陰陽之氣已絕于內，而欲以針石治其外者，未之有也。

【馬注】此亦詳診脈之法也。脉疾者，氣猶強盛，故不病。脈遲者，氣已不足，故病。脉不往來，精神已去，故死。皮膚著者，骨已乾枯，故死。

帝曰：其可治者奈何？岐伯曰：經病者治其經，孫絡病者治其孫絡血。【張注】靈樞經曰：經脈為裏，支而橫者為絡，絡之別者為孫絡。言病在經者刺其經，病在孫絡者去其孫絡血。蓋病在孫絡，其邪更淺，故當出其血而瀉之也。

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經絡。【張注】血病者，邪傳舍于絡脈，在絡之時，痛于肌肉，故身有痛也。蓋言病在經之深者治其經，病在孫絡之淺者治其孫絡，病在經絡淺深之間，而痛及于肌肉者，治其經與絡也。

其病者在奇邪，奇邪之脈則繆刺之。【張注】奇邪者，邪不入于經，流溢于大絡而生奇病也。夫邪客大絡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而布于四末，其氣無常處，不入于經俞，故宜繆刺之。繆刺者，以左取右，以右取左也。

留瘦不移，節而刺之。【張注】留瘦不移者，留淫日深，著于骨髓，故即于節而刺之。蓋病在絡脈者取之脈，病在骨節者治其節也。

上實下虛，切而從之，索其結絡脈，刺出其血，以見通之。【張注】刺節真邪篇曰：大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已也。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于大經，令之不通，視而瀉之，此所謂解結也。是以上實下虛者，有橫絡盛加于經，以致上下不通，而有虛實也。切而從之者，切其某經之所阻而從治之也。索其結絡者，索其橫絡之結而刺出其血，以見通之者，視而瀉之也。以上言病在經脈者為可治也。【馬注】奇邪見靈樞根結、血問、血絡等篇。

【馬注】此詳言諸病之刺法也。病有在經者，治其經穴，如肺病治其經渠之謂。病有在孫絡者，治其孫絡之結血。▲靈樞脈度篇云：經脈為裏，支而橫者為絡，絡之別者為孫，盛而血者疾誅之，盛者瀉之，虛者飲藥以補之。▼血病及身有痛者，合經穴絡穴而治之。▲如肺病治經渠列缺之謂。▼其有奇邪者，不正之邪通然所中者，則取絡脈以繆刺之，左取右，右取左也。病氣淹留，形容減瘦，證不移易，則以時消息而漸刺之，即上文所謂無問其病，以平為期者是也。有等上實下虛，當切而從之，必其有結絡之脉，故上下不通，當索其結處而刺出其血，以現通之，即上文刺孫絡絡脈之謂也。

瞳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絕，此決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張注】夫九針九候之道，貴在神與氣。心藏神，而為陽中之太陽；腎為生氣之原，而膀胱為之表裏。是以獨候手足之太陽者，太陽主諸陽之氣也。瞳子高者，乃太陽之神氣不足，蓋手太陽之脈上頰至目銳眥，其支者抵鼻至目內眥，虛則經氣急而瞳子高大矣。足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系氣絕

曰足之三陽上合于手者也

故死必戴眼雖然手足之經氣交相貫通手經之不足緣生氣之衰微如生氣脫于下手太陽先絕于上矣故虛于上者宜補之絕于下者為死證所謂木敷者其葉發絃敗者其音嘶【馬註】此篇為第八節之錯簡【馬註】上文言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然須知瞳子高者乃太陽不足欲絕而未絕戴眼者乃太陽已絕欲甦而不能此內有死生之分不可不察也

手指及手外踝上五指留鍼【張註】此復申明瞳子高者太陽不足于上也手太陰之脈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外踝上者在手外側踝上也五指者第五之小指也言太陽不足當于手指及外踝上之後谿五指之少澤上留針以補之蓋候足太陽之氣者于足上去踝五寸而彈之補手太陽者當于手外踝上五指而取之此手足之經氣交相貫通先不足于上而後絕于下也○張二中曰瀉者出血補者留針【馬註】王註以為錯簡者是也愚疑是第七節中手徐徐然下之脫簡

經脈別論篇第二十一

【張註】言經脈病脈之各有分別

【馬註】別彼劣切內言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之脈各有分別故名篇

黃帝問曰人之居處動靜勇怯脈亦為之變乎【張註】按三部九候論至血氣形志篇與靈樞之九鍼論前後相符止此篇與藏氣發時論少有異別然此篇章旨乃九候論之所謂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藏氣法時論章旨乃九候論之所謂察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蓋九針九篇九九八十一篇論在靈樞經內此復論三部九候之法故必先知經脈生始之原而後知九候之病脈知五藏生尅之理而後知死生之期故設此二問岐伯對曰凡人之驚恐恚勞動靜皆為變也【張註】言人之居處安靜其氣和平自有經常之脈如動作通用則變為病脈矣是以夜行則喘出於腎淫氣病肺【張註】腎屬亥子而氣主閉藏夜行則腎氣外泄故喘出於腎腎為本肺為末腎氣上逆故淫傷於肺也夫喘屬肺證又曰陽明厥則喘汗出于肺主之皮毛而生于胃府之津液此章首論喘次論汗者言經脈榮衛生于胃府水穀之津而通會于肺肺氣是有經常之理如勞動過傷則五藏氣逆而脈亦為之變故先論其變而後論其常也有所墮恐喘出於肝淫氣害脾【張註】墮則傷筋筋即為肝故喘出于肝木勝土故淫氣害脾有所驚恐喘出於肺淫氣傷心【張註】驚則氣亂故喘出于肺肺者心之蓋故淫氣傷心度水跌仆喘出於腎與骨【張註】跌則傷骨骨即為腎故喘出焉○徐公遐曰腎生骨髓髓生肝骨者腎之精氣所注末言骨者則五藏之生氣可類推之當是之時勇者氣行則已怯者則着而為病也【張註】言此數者皆傷五藏之氣勇者逆氣已過正氣復順怯者則留着為病而見病脈矣故曰診脈之道觀人勇怯骨

脉乃血氣之府氣逆則喘血液為汗故帝問脈而伯答其喘汗

馬　此篇作二段看言藏府血氣之病次言血氣生始之原

末論血氣之有別皮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故能知其情以為胗脈

張兆璜曰淡滲皮毛之血與經脈之血相合故曰合精

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為胗法也。【張註】夫氣有勇怯。理有踈密。皮膚有厚薄。骨肉有堅脆。能知其情。以為胗法之要。

【馬註】此言脈有因五藏受傷而變。而診病者當據此以為法也。帝問居處或動或靜。性情或勇或怯。脈亦為之變乎。伯言凡人或驚或恐或怒或勞或動或靜。皆為變也。是以腎屬少陽。衛氣夜行于陰。營氣以寐而養。設當夜而行。則喘息內出于腎。而肺為之母者。子氣受淫。上干于肺。肺斯病焉。有所墮墜而恐。則筋既受傷。血亦不納。其喘息內出于肝。而肝氣反餘。淫氣乘土。脾被害焉。有所驚怖而恐。驚則氣亂。喘息內出于肺。而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所勝妄行。心反傷焉。渡水跌仆。水通于腎。跌仆傷則喘出於腎與骨。斯時也。勇者氣散則無病。怯者氣着則病矣。故診病之道。既觀人之勇怯骨肉皮膚。而知病肺害脾傷心着病之詳。則診法備焉矣。

故飲食飽甚。汗出於胃。【張註】汗者水穀之津液。飽甚則胃滿。故汗出焉。驚而奪精。汗出於心。【張註】血乃心之精。汗乃血之液。驚傷心氣。汗出于心。故曰奪精。經云奪汗者無血。持重遠行。汗出於腎。【張註】持重遠行則傷骨。故汗出于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張註】疲罷傷筋。故汗出于肝。搖體勞苦。汗出于脾。【張註】勞傷四體。故汗出于脾。故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此為常也。【張註】四時陰陽。自有經常。血氣循行。各有調理。如動作過傷。則血氣妄逆而生病。此自然之理也。口問篇曰。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空虛。血氣不次。乃失其常。是以驚恐恚勞動作飲食。以致喘汗出者。皆使氣血不次。脈道常失。故欲知經度之循行。先識變常之逆氣。徐公遐曰。喘汗之證。乃經氣逆行。故首提曰脈亦為之變。又曰能知其情。以為胗法。

【馬註】此言人之四時藏府生病。皆起于過用。亦診病者所當知也。飲食入胃。太過于飽。食氣蒸迫。故汗出于胃。事有驚怖。致奪精神。心神外越。故汗出於心。所持則重。所行則遠。必骨以當之。惟腎主于骨。故汗出于腎。其走過疾。兼之恐懼。必筋以當之。惟肝主于筋。故汗出于肝。搖動其體。勞苦其形。必肉以當之。惟脾主于肉。故汗出于脾。此乃四時之在藏為陰。在府為陽。其有病皆起于過用。如飲食飽甚等義。人所常犯者也。凡診病者。可不知此等之病由歟。

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張註】肝者土之勝。制則生化。故散精于肝。肝者筋其應。故淫氣于筋。經曰。穀入于胃。脈道乃通。血氣乃行。是榮衛氣血。皆水穀之所資生。而水穀入胃。各有淫散輸轉之道。故又必先知經脈生始之原。而後知病脈也。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張註】經曰。受穀者濁。胃之食氣。故曰濁氣。胃絡上通于心。故入胃之食氣歸于心。子令母寔也。心氣通于脈。故淫精于脈。○伯高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嚨而司呼吸。又曰。穀入于胃。乃傳之肺。五

肺主氣而外主皮毛膀胱者水津之府氣化則出是以外竅通則內竅通上竅通則下竅通四布者散于脈外而為汗五藏者行于脈中而為血太少之氣皆生于陰為陽所以養陰也

藏六府皆以受氣所謂先出于胃之兩焦者入胃之穀氣先下淫于肝上歸于心肺以養五藏氣此章論經脈之道由水穀之精以養府藏府藏之精淫于經脈氣口成寸以決死生所謂五藏皆稟氣于胃而至于手太陰也其別出兩行之榮衛與宗氣又當別論同志者當細玩諸經體認明白

脈氣流經。經氣歸于肺。肺朝百脈。輸精於毛皮。

【張注】脈氣者水穀之精氣而行於經脈中也經大經也言入胃之穀氣先淫氣于脈百脈之經氣總歸于大經經氣歸于肺是百脈之氣皆朝會于肺也肺合皮毛故合輸精于皮毛也

毛脈合精。行氣於府。

【張注】經云血獨盛則淡滲皮膚生毫毛夫皮膚主氣經脈主血毛脈合精者血氣相合也六府為陽故先受氣

府精神明。留於四藏。

府精神明者六府之津液相成而神乃自生也穀氣入胃淫精于脈乃傳之肺肺氣散精行氣于府府精留于四藏以養五藏之氣故曰穀入于胃乃傳之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

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

【張注】權衡平也言脈之浮沉出入陰陽和平故曰權衡以平氣口手太陰之兩脈口成寸者分尺為寸也言五藏六府受氣于穀淫精于脈變見于氣口以決其死生

飲入于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

【張注】入胃之飲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蓋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者也肺應天而主氣故能通調水道而下輸膀胱所謂地氣升而為雲天氣降而為雨也水精四布者氣化則水行故四布于皮毛五經並行者通灌于五藏之經脈也平脈篇曰穀入胃脈道乃行水入于經而血乃成故先論食而後論其飲焉矣

合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為常也。

【張注】五藏五行之氣也揆度度數也總結上文而言經脈之道合于四時五行之次序陰陽出入之度數以為經脈之經常焉已

【馬注】此言食入于胃者精氣散于肝歸于心而會于肺飲入于胃者輸于脾歸于肺而下行于膀胱亦診病者所當知也食氣者穀氣也穀氣入胃運化于脾而精微之氣散之于肝則浸淫滋養于筋矣以肝主筋也穀氣入胃其已化之氣雖曰精氣而生自穀氣故亦可名為濁氣也心居胃上而濁氣歸之則浸淫滋養于脈矣以心主脈也心為諸經之君主主夫血脈脈氣留于諸經諸經之氣歸于肺肺為五臟之華蓋所謂藏真高于肺以行營衛陰陽故受百脈之朝會其精氣運之于皮毛矣以肺主皮毛也肺曰毛心曰脈毛脈合精而精氣行于府府者膻中也靈樞五味篇謂大氣積于胸中邪客篇謂宗氣積于胸中刺節真邪篇謂宗氣流于海者是也膻中為府其精氣宗氣最為神明而司呼吸行經隧始行于手太陰肺經通于心肝脾腎之四藏而四藏之精皆其所留是氣也平如權衡惟其始于手太陰肺經而行之故氣口者即手太陰經之太淵穴也與魚際相去一寸又成寸口之名真可以診吉凶而決死生也▲靈樞小鍼解篇以氣口虛為當補氣口盛為當瀉則凡病皆以氣口為主▼然所食之穀有精氣則所飲之水亦有精氣方其飲入于胃其精微之氣游溢升騰上輸于脾蓋脾附于胃之右比胃為上故脾氣散精上歸于肺而肺行百脈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分布于四臟五臟並行乎水精真有合于四時五臟及古經陰陽揆度等篇之常義也診病者可弗知歟▲按飲入于胃以下乃言飲而不言食李東垣脾胃論朱丹溪纂要書不考上文為食及改為飲食入胃則于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之義大背矣殊不知上文之食含

所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者論陰陽之經脉也經脉進于藏府故曰藏所謂一陰二陽一陽二陰者論三陰三陽之氣也此節論在病經而及於無之氣者有病氣而及于有形之經者蓋病在經者由藏而經由經

飲義而下文之飲必難以兼食也何諸醫書皆宗李朱而不考經旨者皆繆矣

太陽藏獨至。厥喘虛氣逆。是陰不足陽有餘也。表裏當俱瀉。取之下俞。張注此言藏府經脉有陰陽相合之常度。如偏陰偏陽之獨至。則為厥喘諸病。所謂先知經脉。今識病脉也。太陽藏獨至者。太陽之精氣獨至而無陰氣之和也。陽氣惟上。故下厥上喘而虛氣上逆也。是陰不足而陽有餘。表裏俱當瀉。蓋太陽之氣發原于下而上出于膚表。故當表裏俱瀉而取之下俞。

陽明藏獨至。是陽氣重并也。當瀉陽補陰。取之下俞。張注陰陽繫日月論曰。寅者是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陽明之獨至。是太少重并于陽明。陽盛故陰虛矣。此言陰陽并合。乃經脉之常。如陽并于陽。陰并于陰。則為病脉矣。故曰持雌守雄。棄陰附陽。不知并合。胗故不明。

少陽藏獨至。是厥氣也。蹻前卒大。取之下俞。張注少陽主初生之氣。生氣厥逆于下。以致藏脉之獨大于蹻前也。蹻者奇經之蹻脉。足少陽經脉在陽蹻之前。故蹻前厥大。○朱衛公曰。言蹻前卒大者。釋明三陽之脉候。足之三陽也。蓋生陽之氣。皆從下而上。由陰而陽。故俱取之下俞。又申明三陰三陽之候。候十二經之本脉也。如蹻前少陽之脉卒大。而厥陰之動脉微小者。是為少陽獨至也。

少陽獨至者。一陽之過也。張注此申明之經氣各有別也。夫一陰一陽。分為三陰三陽。三陰三陽。合于手足十二經脉。十二經脉。合于十二藏府。所以藏物。故亦名藏也。所謂太陽陽明少陽藏獨至者。言三陽經脉之獨盛者。是三陽氣之太過也。

太陰藏搏者。用心省真。五脉氣少。胃氣不平。三陰也。宜治其下俞。補陽瀉陰。張注此言三陰三陽之經氣。皆有手有足也。夫手之太陰。足之太陰。是為三陰。是以太陰之藏脉相搏者。須用心省察其為手之太陰。足之太陰也。如五脉氣少者。手太陰之過也。蓋肺朝百脉而輸精于藏府。肺氣搏而不行。則五脉之氣皆少。是以五脉氣少者。知在手之太陰也。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脾氣搏而不行。是以胃氣不平。胃氣不平者。知在足之太陰也。手之太陰。足之太陰。而後謂之三陰也。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手之三陰。從腹走手。手足經氣。交相貫通。故獨取之下俞。○徐公遐曰。此復申明所謂三陰三陽者。槩手足而言也。蓋陰陽之氣。皆從下而上。故獨取之下俞。

一陽獨嘯。少陽厥也。張注此言經厥而及于氣也。夫氣激于喉中而濁謂之言。氣激于舌端而清謂之嘯。蓋氣鬱而欲伸出之。一陽之氣獨嘯者。蓋因少陽之經氣厥逆也。所謂少陽獨至。一陽之過者。言氣盛而及于經也。一陽獨嘯。少陽厥者。言經逆而及于氣也。分而論之。有氣有經。合而論之。經氣之相通也。○朱衛公曰。以太陰間于其間者。當知三陰三陽之經氣皆若是也。○張兆璜曰。少陽厥者。木火之氣鬱也。木鬱之發。松吟高山。虎嘯巖岫。古之善嘯者。聽谿中虎聲而瀉之。一陽獨嘯之義。蓋取諸此與。

陽并於上。四脉爭張。氣歸於腎。宜治其經絡。瀉陽補陰。張注陽并者。太陽陽明之氣相并也。四脉者。太陽之小腸膀胱。陽明之胃與大腸。即四形藏之脉也。四脉爭張。以致陽并于上。亦經厥而及于氣也。腎為生氣之原。此三陰之氣虛陷于腎。不能與陽相接。故宜瀉

而氣病在氣者由氣而經經而藏也五藏六府皆出于足之三陰三陽上合于手者也故皆治其下俞

在脈曰獨至在氣曰獨嘯用一嘯字以分別其經與氣焉

上論一陽故曰獨此論二陽三陽故曰并曰脈爭張四形藏之氣盛也氣歸真

其陽之絡補其陰之經陰陽平而經氣和矣

一陰至厥陰之治也真虛痟心厥氣留薄發為白汗調食和藥治在下俞。

【張注】痟音猖〇此言經氣逆而病及于藏也一陰者厥陰也是以一陰氣至當厥陰主治而反見藏真之虛心為痠痛蓋厥陰之氣發于命門為心主之包絡厥陰氣逆以至真虛而心痛也厥逆之氣留薄于心下則上迫于肺故發而為白汗夫真虛痛心病在內也經氣厥逆病在外也病在內者治以藥食病在外者治以針砭故宜調食和藥治其下俞犬所謂一陽二陽三陽一陰二陰三陰者陰陽之二氣也所謂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厥陰少陰者緊藏府經氣而言也人禀天地陰陽之氣而成此形是有有形之藏府經脈有無形之陰陽六氣也雖然藏不離乎經經不離乎氣氣不離乎藏經氣貫通藏氣并合陰陽出入上下循環是以有論三陽之獨至者有論在手經足經者有論經病而及于氣氣病而及于經者有論陰陽之不相合者有論經氣逆而病及于藏者此皆陰陽之道可合可分書不盡言舉一以槩十學者當知一經之氣若是則十二經可知能引而伸之則庶乎其進于技矣

【馬注】卒捽同一陽獨嘯之一陽當作二陰少陽厥也之少陽當作少陰且與下文氣歸于腎方有照應痟音猖痠也和去聲

【馬注】此言三陽三陰脈証各見者宜分經而治也太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其脈獨至▲張仲景以為尺寸脈浮▼厥者氣逆喘者難息虛者不足是諸証上行是腎經不足膀胱經有餘也蓋膀胱與腎為表裏而裏不足則在表有餘之邪乘之其表裏俱當寫取之下俞蓋下者足也俞者膀胱經之俞穴束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赤白肉際陷中灸三壯鍼三分留三呼▼腎經之俞穴太谿▲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中針三分留三呼灸三壯按王註以為足俞者不明新校正能校王註之訛而于本經之穴無着亦非也▼由是三陽入于二陽則為足陽明胃經矣▲陰陽別論篇岐伯以太陽為三陽陰陽論曰黃帝以陽明為二陽少陽為一陽▼陽明脈氣獨至▲張仲景以為尺寸俱長▼是足太陽之邪重并於陽明也胃屬陽脾屬陰惟陽氣重并當瀉足陽明胃經之俞穴陷谷▲足大指次指外間陷中灸三壯針三分留七呼▼補足太陰脾經之俞穴太白▲足大指內側內踝前核骨下陷中針三分灸三壯▼由是二陽入于一陽則為足少陽膽經矣少陽脈氣獨至▲張仲景以為尺寸俱弦▼是足少陽之氣逆也然足少陽之脈下行抵絕骨之端當外踝之前循足跗故陽蹻者本屬足太陽經之申脈而陽蹻之前乃足少陽之脈今捽然而大是少陽之氣盛也當瀉膽經之俞穴臨泣▲足次指本節後間陷中去夾谿一寸五分針二分留五呼灸三壯▼蓋少陽獨至者正一陽之有過也過者病也故即此經治之而其肝經則無及耳由是一陽入于三陰則為足太陰脾經矣▲陰陽類論黃帝以足太陰為三陰足少陰為二陰足厥陰為一陰▼太陰藏搏者下節之所謂伏鼓脈者是也▲仲景以為尺寸俱沉細▼真者真藏之脈也宜用心省之若真藏脈來則不可治矣此藏之脈搏者何也五藏之脈氣少而胃氣不平故言此三陰真藏之脈來現也當補足陽明胃經之俞穴陷谷▲足次指外間本節後陷中去內庭二寸針五分留七呼灸三壯▼瀉足太陰脾經之俞穴太白▲足大指內側內踝前核骨下陷中針三分灸三壯▼由是三陰入于二陰則為足少陰腎經矣嘯者耳中鳴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腎在竅為耳今二陰獨嘯是少陰之氣逆于上也足太陰之氣并于上而行而太陽陽明少陽太陰之四脈爭張而有餘故邪氣歸之于腎宜瀉足太陽膀胱

虛五神藏之氣虛也厥陰之治謂當足厥陰之經脉主治也此言三陰三陽之氣可合于六經可通于藏府當與末節合論三陰之氣而各有別也兆璜曰此經氣厥逆于下而上病于手厥陰之心主焉此言三陰三陽之氣合于十二經而應于脉非

經之經穴崑崙絡穴飛揚▲崑崙足外踝從跟骨上陷中鍼五分留十呼灸三壯妊婦忌之飛揚外踝骨上七寸針三分灸三壯▼補足少陽腎經之經穴復溜▲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針三分留七呼灸五壯▼絡穴大鍾▲足跟後踵中大骨上兩筋間灸三壯針二分留七呼▼由是而二陰入于一陰則一陰之脉至者乃足厥陰肝經治事也至此則虛者真痟者在心其逆氣留薄發為白汗白汗者肝虛為金所乘也宜調和藥食並治肝經之俞穴太衝▲足大指本節後一寸半動脉應手陷中針三分留十呼灸三壯▼不言補瀉者上文腎經尚補而此肝經亦宜曰補況既曰真虛則豈可再瀉乎▲按此篇傳經次第唯熱論一日巨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四日太陰受之五日少陰受之六日厥陰受之與此相類然以諸經証候觀之則與熱論之證不同未可以外感論也學者察之

帝曰。太陽藏何象。【張註】太陽藏者謂小藏膀胱之經脉也象者效象形容此復論經氣之見于脉者各有別也岐伯曰。象三陽而浮也。【張註】象者像也三陽陽盛之象也言太陽之藏脉象陽盛之氣而浮也帝曰。少陽藏何象。岐伯曰。象一陽也。【張註】少陽藏者三陽甲膽之經氣故象一陽初動之生陽也一陽藏者。滑而不實也。【張註】所謂一陽二陽者乃二陽之氣也氣應脉外故以脉之浮沉以效象陰陽之氣如在一陽之藏脉則見脉體之滑象矣蓋陽氣搏于脉中其脉則滑陽欲外浮故不實也此反結上文而言一陽之藏脉與一陽之氣見于脉者之不同也帝曰。陽明藏何象。岐伯曰。象大浮也。【張註】陽明藏者胃與大腸之經脉也陽明者兩陽合明陽氣合并則陽熱盛故其象大浮象大浮者二陽之氣也太陰藏搏。言伏鼓也。二陰搏至。腎沉不浮也。【張註】此復結陰藏之經脉與陰氣之見于脉者之不同也太陰藏搏者乃太陰之經脉相搏故見脉象之伏鼓如二陰之氣相搏雖至于少陰之腎止見乎沉而不浮蓋以脉象之浮沉以別陰陽之氣以脉體之滑動不實鼓動而伏以別陰陽之脉也此篇論欲識病脉先知經脉然欲知經脉又當體析其經與氣焉【馬註】此節未言二陰則上文一陽獨嘯少陽厥也當為二陰少陰可知且此尾不言厥陰信有脫簡而上節之訛益顯【馬註】此總承上文而明六經之脉象也帝言太陽陽明少陽俱曰獨藏至而太陰藏則曰藏搏二陰則曰獨嘯一陰則曰至其脉體果何象耶伯言太陽之脉主于浮蓋太陽為三陽陽行于表故脉宜象三陽而浮也少陽為陽之裡陰之表所謂半表半裡者是也其藏為陽之初生故脉體滑而不實象一陽之為初陽也陽明雖為太陰之裏而實為少陽之表比之滑而不實者則大而浮矣彷彿乎太陽之浮也太陰則入于陰分脉雖始伏而實鼓擊于手未全沉也二陰雖相搏而至然腎脉沉而不浮也由是觀之則厥陰為沉之甚又非二陰比矣

藏氣發時論篇第二十二

【馬註】五藏之氣必應天時而人之治藏氣者當法天時故名篇

氣之行于脈中也此太陽之脈者乃二陽之于盛而浮少陽之脈象象少之脈揚中內榮氣故陽焦初動之脈生則滑而不寔矣此申明陽藏獨至陰藏相搏者乃因氣而見于脈故曰少陽獨至者陽之過也在肺則鼓而上在肝則伏而下人氣則

黃帝問曰。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何如而從。何如而逆。得失之意。願聞其事。【張注】此承上章而復問也。經脈篇曰。合于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為經脈之常。故帝以藏府陰陽合于人形。法于四時五行。而為救治之法。何如而從。何如而逆。反逆為從。謂之得。反順為逆。謂之失。

岐伯對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而定五藏之氣。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張注】此節言察其府藏。而知死生之期。故可法于四時五行。生尅之順逆。而後死生可必。故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言天之十干。四時地之五行。五味人之五藏。五氣皆合于此五者。以此五者而互參之。則成敗死生可決矣。更貴更賤者。貴賤異時也。間者將愈之時。甚者加甚之時也。

帝曰。願卒聞之。【張注】卒。盡也。

【馬注】此因帝欲法時以治藏氣。而伯言以五行為主。可以為治病之準也。下文乃詳言之。卒。盡也。▲按素問靈樞言卒。愿聞之者甚多。其義仿此。

岐伯曰。肝主春。【張注】肝主春木之氣。足厥陰少陽主治。【張注】足厥陰主乙木。少陽主甲木。二者相為表裏。而主治其經氣。其日甲乙。【張注】甲為陽木。乙為陰木。在時為春。在日為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張注】肝主春生怒發之氣。故苦于太過之急。宜食甘以緩之。

心主夏。【張注】心主夏火之氣。手少陰太陽主治。【張注】手少陰主丁火。太陽主丙火。二者相為表裏。而主治其經氣。其日丙丁。【張注】丙為陽火。丁為陰火。在時主夏。在日為丙丁。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張注】吳氏曰。心以長養為令。志喜而緩。緩則心氣散逸。自傷其神矣。急宜食酸以收之。

脾主長夏。【張注】長夏六月也。謂火土相生之時。足太陰陽明主治。【張注】足太陰主己土。陽明主戊土。二經相為表裏。而主治其經氣。其日戊己。【張注】戊為陽土。己為陰土。位居中央。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張注】脾屬陰土。喜燥惡濕。苦乃火味。故宜食苦以燥之。○張二中曰。喜燥者。喜母氣以資生。苦濕者。惡所勝之乘侮。

肺主秋。【張注】主秋金之令。手太陰陽明主治。【張注】手太陰主辛金。陽明主庚金。二經相為表裏。而主治經氣。其日庚辛。【張注】庚為陽金。辛為陰金。在時主秋。在日主庚辛。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張注】肺主收降之令。故苦氣上逆。宜食苦以泄下之。

腎主冬。【張注】主冬水之令。足少陰太陽主治。【張注】足少陰主癸水。太陽主壬水。二經相為表裏。而主治經氣。其日壬癸。【張注】壬屬陽水。癸屬陰水。在時主冬。在日為壬癸。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張注】腎者水藏。喜潤而惡燥。宜食辛以潤之。謂辛能開腠理。使津液行而能通氣。故潤。以上論五藏之本氣。而合于四時五行五味也。

【馬注】此言五藏應乎四時。而治之者。必法時也。春屬木。肝亦屬木。故肝主春。斯時也。足厥陰肝者乙木也。足少陽膽者甲木也。正治其時。春之日有甲乙。乃肝氣之尤旺者。然肝脈主弦。最苦在急。急則肝病也。惟

浮水氣則沉二陰之氣搏至腎故沉而不浮此復言之陰三陽之氣而合于至藏六府也張兆璜曰合人形者以藏府陰陽合于九竅九候

以上論五藏所主之時日及五苦五味以下論五藏之病有間甚之時日及五欲五補五寫五藏準

甘性緩急宜食甘者以緩之▲凡飲食藥物皆然▼夏屬火心亦屬火故心主夏斯時也手少陰心者丁火也手太陰小腸者丙火也正治其時夏之日有丙丁乃心氣之尤旺者然心脉洪最苦在緩緩者心虛也惟酸性收急宜食酸者以收之長夏屬土脾亦屬土故脾主長夏斯時也足太陰脾者巳土也足陽明胃者戊土也正治其時長夏之日有戊己乃脾氣之尤旺者然脾為太陰濕土最苦在濕濕則脾病也惟苦性燥急宜食苦者以燥之秋屬金肺亦屬金故肺主秋斯時也手太陰肺者辛金也手陽明大腸者庚金也正治其時秋之日有庚辛乃肺氣之尤旺者然肺苦氣上逆惟性苦者可以泄逆急宜食苦者以泄之冬屬水腎亦屬水故腎主冬斯時也足少陰腎者癸水也足太陽膀胱者壬水也正治其時冬之日有壬癸乃腎氣之尤旺者然腎屬水最苦燥惟辛性潤急宜食辛者以潤之▲如黃柏之類▼庶乎腠理自開津液自致五藏之氣自相通也

病在肝愈於夏。【張註】此論邪氣之客于身而病在五藏者亦合于四時五行而有間甚之時日也病在肝愈于夏者子制其鬼賊而能令母寔也夏不愈甚於秋。【張註】手休而賊旺至其所不勝而甚也秋不死持於冬。【張註】賊氣休而得母氣之養至其所生而持也起於春。【張註】自得其位故復起也此論死生之月節也餘藏仿此禁當風。【張註】風氣通于肝故禁而弗犯肝病者愈在丙丁。【張註】至其所生而愈也丙丁不愈加於庚辛。【張註】金尅木也庚辛不死持於壬癸。【張註】得母氣之所生而持起於甲乙。【張註】本氣復旺而起此論死生之期日也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張註】平旦乃木氣生旺之時故爽慧下晡乃金旺之時故病甚夜半得母之生氣故安靜此論間甚之時也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張註】肝氣受邪則木鬱而欲散故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瀉之。【張註】按歲運厥陰之勝以酸瀉之少陰之勝以甘瀉之太陰之勝以苦瀉之又曰木位之主其瀉以酸其補以辛火位之主其瀉以甘其補以鹹土位之主其瀉以苦其補以甘金位之主其瀉以辛其補以酸水位之主其瀉以鹹其補以苦五味陰陽之用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湧泄為陰淡味滲泄為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夫病肝者厥陰之勝也邪盛則正虛故以辛之發散以散其木鬱以辛之潤以補其肝氣以酸之泄以瀉其有餘所謂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餘藏倣此

【馬註】此以下五節承上文而言五藏之病可以于歲于日于時而決之又當順其所欲之性以行補瀉之法也試以肝經言之凡病在肝者以肝性屬木其病從春始也至于夏屬火則火能尅金而金不能尅木故肝病當愈于夏所謂子制其鬼者是也▲餘愈同▼若夏不愈當甚于秋益甚則淪于死矣而金來剋木所謂子休鬼復者是也▲餘甚同▼設秋不死當持于冬益冬屬水水為肝之母母氣一旺肝氣有資故可與病氣相支而不甚耳所謂鬼休而母養故能相持於父母之鄉也▲餘持同▼其冬雖與相持其病復起于春蓋肝氣之病又當至春而起所謂自得其位而起者是也▲餘起同▼然吾之肝正屬厥陰

木而風氣必通于肝故凡有肝病者必禁當風以犯之也斯則一歲之中可以計其所愈所甚所持所起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肝病者愈于丙丁之日以丙丁火旺所制者金而金不尅木木病自愈也設丙丁不愈加于庚辛之日加即甚之謂也以庚辛金旺必來尅木而木病自甚也設庚辛不死持於壬癸之日以壬癸水旺必母來助子而木病可支也雖能支于水旺之日又必起于甲乙之日以木病當復于本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肝病者平旦慧以平旦應甲乙木故病主慧慧者爽也時王木亦王也下晡甚以下晡者申酉時也應在庚辛故病主甚金來尅木也夜半靜以夜半者亥子時也應在壬癸故病主靜水來生木也況肝既有病則治之者當順其性而治之故肝之所苦在急則其所欲在散惟味之辛者主散宜急食辛以散之性欲散而辛能散此補之者所以用辛也性苦急而酸能收此瀉之者所以用酸也治肝之法又如此

病在心。愈於長夏。長夏不愈。甚於冬。冬不死。持於春。起於夏。【張註】不死則持持則能愈矣禁溫食熱衣。【張註】心惡熱也心病者。愈於戊己。戊己不愈。加於壬癸。壬癸不死。持於甲乙。起於丙丁。【張註】當愈不愈故有所加值死不死故有所起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張註】靈樞經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之日分為四時朝則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故自得其位而慧至其所不勝而甚至其所生而靜也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張註】耎叶軟。心為火藏心病則剛燥矣故宜食鹹以耎之用鹹補之。甘瀉之。【張註】鹹味下泄上湧而從水化能泄心氣以下交湧水氣以上濟水火既濟則心氣自益火欲炎上以甘之發散而瀉之

【馬註】以心經言之凡病在心者以心性屬火其病從夏始也至于長夏屬土則土能尅水而水不能尅火故心病當愈于長夏但長夏不愈當甚于冬以水能尅火也若冬不死當持于春以木能生火也其病之復起又當在于夏以火病當起于火候也且熱則心躁故食溫衣熱者皆當禁用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心病者愈在戊己日以土王則水衰水衰不能尅火也戊己不愈加于壬癸以水王則火必受尅也壬癸不死持于甲乙以木王則火生也然心病必起于丙丁以火病當復于火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心病者日中慧以日中正屬丙丁火也夜半甚以夜半正屬壬癸水也平旦靜以平旦正屬甲乙木也然所以治之者心欲耎惟鹹為能耎堅急食鹹以耎之惟其所欲在耎此鹹之所以為補也惟其所苦在緩此甘之所以為瀉也此乃因其性而治之耳

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於春。春不死。持於夏。起於長夏。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張註】胃欲清飲故禁溫食飽食傷脾故禁飽食脾屬陰土而惡濕濕故地濡衣宜禁之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於甲乙。甲乙不死。持於丙丁。起於戊己。【張註】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地之

五行化生人之五藏，人生于地，懸命于天，是以生于五行而歸命于十干也。

脾病者，日昳慧，日出甚，下晡靜。【張註】昳，日昃也，應長夏之時，故慧。日出乃木旺之時，故甚。下晡乃申酉之分，應秋金之令，故靜。

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張註】土德和厚，故欲緩。病則失其中和之氣矣，故宜食甘以緩之。

用苦瀉之，甘補之。【張註】脾病則土鬱矣，故用苦味之涌泄以瀉奪之，以甘之緩補之。金匱要畧曰：五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藏病各有所惡，隨其所不喜者即爲病，是以順其所欲之味爲補也。

【馬註】以脾經言之，凡病在脾者，以脾性屬土，其病從長夏始也。至于秋屬金，則金能克土而木不能尅土，故脾病當愈于秋。但秋不愈，當甚于春，以木能尅土也。若春不死，當持于夏，以火能生土也。其病之復起，又當在于長夏，以土病當復于土月也。且食或溫熱，過于太飽，或濕地濕衣，皆脾土所惡，俱宜禁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愈在庚辛日，以金旺則木衰，木衰不能尅土也。庚辛不愈，加于甲乙，以木旺則土必受尅也。甲乙不死，持于丙丁，以火旺則土生也。然脾病必起于戊己，以土病當復于土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日昳慧，以日昃則未土正王，土性耐也。日出甚，以日出則木王也。下晡靜，以金王則木退也。然所以治之者，脾欲緩，惟甘者能緩，急食甘以緩之，惟甘能緩之，此甘之所以爲補也。脾苦濕，惟苦性堅燥，此苦之所以爲瀉也。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長夏，起于秋，禁寒飲食寒衣。【張註】形寒飲冷則傷肺，故皆禁之。

肺病者，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於丙丁，丙丁不死，持於戊己，起於庚辛。【張註】始病則以歲月期之，病重則以旬日期之，垂死則以旦暮計之。

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靜。【張註】一日一夜五分之，而各有生尅間甚之時。

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張註】肺主秋收之令，病則反其常矣，故急食酸以收之。

用酸補之，辛瀉之。

用酸收以補正，辛散以瀉邪。

【馬註】以肺經言之，凡病在肺者，以肺經屬金，其病從秋始也。至冬屬水，則水能尅火而火不能尅金，故肺病當愈于冬。但冬不愈，當甚于夏，以火能尅金也。若夏不死，當持于長夏，以土能生金也。其復之病起，又當在于秋，以金病當起于金候也。且肺惡寒，故衣食之寒者，皆禁用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肺病者愈在壬癸日，以水旺則火衰，火衰不能克金也。壬癸不愈，加于丙丁，以火旺則金必受尅也。丙丁不死，持于戊己，以土旺則金旺也。然肺病必起于庚辛，金病常復于金日也。又至於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肺病者下晡慧，以下晡正屬庚辛金也。日中甚，以日中正屬丙丁火也。夜半靜，以夜半正屬壬癸水也。然所以治之者，肺欲收，惟酸爲能收，急食酸以收之，唯其所欲在收，此酸之所以爲補也。所苦在散，此辛之所以爲瀉也。

病在腎，愈於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焠㶼熱食溫炙衣。【張註】焠㶼，爆潰之熱食也。溫炙衣，烘烤之熱衣

胅音迭

焠音猝　㶼音矣

也腎惡燥故禁犯之腎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甚於戊己戊己不死持於庚辛起於壬癸【張註】在四藏曰加者言所勝之氣加于我而使病加之是客勝也在腎藏曰甚于戊己乃至其所不勝而甚是主弱也本經凡論五藏多不一其辭益陰陽之道推之無窮腎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靜【張註】四季辰戌丑未時也腎病者水旺則慧土王則甚金王則靜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張註】腎體沉石德性堅凝病則失其常矣故宜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瀉之【張註】用苦堅以補之鹹泄以瀉之以上論五藏之病而宜于藥石者五味各有所宜

【馬註】以腎經言之凡病在腎者以腎經屬水其病從冬始也至春屬木則木能尅土而土不能尅水故腎病當愈于春若春不愈當甚于長夏以土能尅水也若長夏不死當持于秋以金能生水也其病能復起又當在于冬以水病必在于水候也且腎性惡燥故凡焠㶼之熱食溫炙之衣宜勿犯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腎病者愈在甲乙日以木王則土衰土衰不能尅水也甲乙不愈甚于戊己以土王則水必受尅也戊己不死持于庚辛以金旺則生水也然腎病必起于壬癸以水病當復于水日也又至于時而計之者何如腎病者夜半慧以夜半屬壬癸水也四季甚以四季屬土也下晡靜以下晡屬庚辛金也然所以治之者腎欲堅惟苦為能堅急食苦以堅之惟其所欲在苦此苦之所以為補也所苦在耎此鹹之所以為瀉也

夫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張註】邪氣者風寒暑濕外淫之邪也以勝相加者如肝病加于庚辛心病加于壬癸所勝之處加臨而病益重也至其所生而愈【張註】如肝病者愈于夏心病者愈于戊己得所生之子氣而愈也至其所不勝而甚【張註】謂值其尅賊之時而病亦甚也至於所生而持【張註】得所生之母氣而能支持也自得其位而起【張註】位者本經所謂木位火位之類值本氣自旺之時故能復起而愈者也必先定五藏之脈乃可言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張註】言必先定五藏之經脈如五藏之病脈乃可言病之間甚死生之期

【馬註】此總總上文之為病為愈為甚為持為起者必當先定五藏之本脈而始知之也肝病始于春心病始于夏脾病始于長夏肺病始于秋腎病始于冬者皆由邪氣感于吾身以勝相加如肝病由肺而傳心病由腎而傳脾病由肝而傳肺病由心而傳腎病由脾而傳之謂也至其所生而愈如肝病愈于夏心病愈于長夏脾病愈于秋肺病愈于冬腎病愈于春者皆我之所生也至其所不勝而甚如肝病甚于秋心病甚于冬脾病甚于春肺病甚于夏腎病甚于長夏者皆我之所不勝而能尅我也至其所生而持如肝病持于冬心病持于春脾病持于夏肺病持于長夏腎病持于秋者皆彼能生我也自得其位而起如肝病起于春心病起于夏脾病起于長夏肺病起于秋腎病起于冬者皆得其所應之時而病復起也夫五藏之病由于相生相勝者如此至于日時可推矣又當先定五藏之本脈如春脈弦夏脈鉤長夏脈代秋

問去聲

脉毛冬脉石或有胃氣及無胃氣則彼之生我剋我我得而知故凡為愈者我所生持者生乎我其病為間而為生之期為甚者剋乎我為起者得本位其病為甚而為死之期可得而言之矣若不定五藏之脉則彼于我之相生相剋胡從而知之哉

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注】病者邪氣寔也肝脉布脇肋抵少腹故兩脇下痛引少腹靈樞經曰肝氣寔則怒蓋肝為將軍之官而志怒肝氣鬱而不舒故怒也

虛則目䀮䀮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注】虛者精氣奪也䀮不明也肝藏血而開竅于目肝虛故䀮䀮無所見少陽經脉入耳中故無所聞膽病者心下淡淡如人將捕之

取其經厥陰與少陽。【注】經謂經脉也足少陽與厥陰為表裡故取二經以通其氣

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頰腫取血者。【注】厥陰與督脉會于巔肝氣逆故頭痛少陽氣逆故耳不聽而頰腫也取血者謂取其經之多血者而去之蓋足少陽與厥陰為表裡少陽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藏府經氣相通宜從厥陰之多血者瀉之

【注】上文五節言五藏之病用五味以補瀉則用藥之意寓矣而此下五節又言五藏之病復有用鍼之法也試以肝經言之足厥陰之脉循股陰入毛中過陰器抵少腹又上貫鬲布脇肋故兩脇下痛以下引少腹其氣寔則善怒▲靈樞本神篇云肝氣寔則怒▼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于正氣之虛則目䀮䀮無所見耳無所聞蓋足厥陰之脉自脇肋循喉嚨上入頏顙連目系足少陽之脉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故虛則耳目無所見聞也惟其虛也故善于恐懼如人有將捕之意正以肝藏魂魂不安故其病如此當取足厥陰之經穴中封▲足內踝骨前一寸筋裡宛宛中針四分留七呼灸三壯▼足少陽之經穴陽輔▲足外踝上四寸輔骨前絶骨端三分去坵墟七寸針三分留七呼灸三壯▼以肝與膽相為表裏也寔則瀉其有餘虛則補其不足耳▲王註泛言以為經脉之經不着穴言然則將用何穴以治病耶▼然足厥陰之脉自目系上出額與督脉會于巔故頭必痛足少陽之脉支別者從耳中出走耳前又支別者抵于䪼加頰車又足厥陰之脉支別者從目系下頰裡故耳聾不聰而頰又腫也此則氣逆于上故見之于頭耳頰者如此亦是有餘之證也取其兩經以出血而已此不言穴意者亦是上文之經穴耳▲按此下五節皆言用針不言用藥然各經證候甚明惟智者明此經絡識此證候則凡藥屬肝膽者可慿用矣後仿此

心病者。胸中痛。脇支滿。脇下痛。膺背肩甲間痛。兩臂內痛。【注】手少陰心脉起心中上挾咽出脇下循臑內下肘中循臂內後廉手少陽小腸脉上手臂循臑內出肩解繞肩胛二經氣寔故有是痛脇支滿者少陰之支絡滿痛于脇下也

虛則胸腹大。脇下與腰相引而痛。【注】心火氣虛則水濁上乘故胸腹大經云濁氣在上則生䐜脹心氣不能交于陰故脇下與陰相引而痛也

取其經少陰太陽舌下血者。【注】心脉上循咽喉開竅于舌故取舌下血者蓋手足陰陽所苦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然後瀉有餘補不足

肌當作飢

尻苦刀

其變病刺郄中血者。[注張]設有變病而邪不在經絡者，亦取其郄中出血，藏府之經氣相通也。○徐公遐問曰：師言取經之多血者而去之，少陰常少血，奚獨取其舌下郄中？曰：處有常變，用有經權。少陰少血者，言其常也；病有所若，必先去其血而後瀉有餘補不足者，言其變也。蓋虛者亦不宜去血，變病者又取于郄中，此皆處變用權之法，故獨舉少陰一經，而曰舌下血，曰變病，蓋欲其類推于諸經也。

[注馬]以心病言之，手少陰心經之脈，其直者從心系卻上肺，下出腋下；手厥陰心包絡之脈，其支者循胸中出脇，下腋三寸，上抵腋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循臂，行兩筋之間；又手太陽小腸經之脈，自臂臑上繞肩甲，交肩上，故胸中必痛，脇支必滿，脇下亦痛，膺背肩胛間皆痛，兩臂內皆痛，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于正氣之虛，則胸腹之中，大腸之下，與腰相引而痛。蓋手厥陰之脈，從胸中出屬心包絡，下鬲，歷絡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脇；手少陰之脈，自心系下鬲絡小腸，故曰胸曰脇曰腰背主痛也。當取手少陰之經穴靈道▲掌後一寸五分，針三分，灸三壯▼手太陽之經穴陽谷▲手外側腕中銳骨下陷中，針三分，留三呼，灸三壯▼以心與小腸相為表裡也。寔則瀉其有餘，虛則補其不足耳。其舌本下并出其血者，正以手少陰之脈從心系上挾咽喉，所以出舌下之血也。曰出血，乃治有餘之證耳▲舌下即廉泉穴，係任脈經，頷下結喉上四寸中，針二分，留七呼，灸三壯▼及有變病，則又不止前證而已，又當取手少陰之郄，曰陰郄穴者，以出其血也▲在掌後脈中，去腕半寸，當小指之後，針三分，灸七壯▼

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瘈，腳下痛。[注張]脾主肌肉，主通會五藏元真之氣，脾氣傷，故身重而肌肉善痿。痿者，肌肉委棄不仁也。足太陰經脈循脛膝，邪在經絡，故足不收；氣傷，故善瘈而痛。用二善字者，言經病而及于氣也。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注張]此因脾氣虛而不能轉輸水穀故也。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注張]榮衛氣血始于足少陰腎，生于足陽明胃，輸于足太陰脾，故取此三經以通經氣。

[注馬]以脾病言之，脾象脈而主肉，故身重善飢，肉痿無力也。足太陰脾經之脈，起于足大指之端，循指內側，上內踝前廉，上腨內▲足陽明胃經之脈，自下髀關，抵伏菟，下膝臏中，下循股外廉，下足跗，入中指間▼足少陰腎經之脈，起于足小指之下，斜趨足心，上腨內，出膕內廉。脾病故足不收，行善瘈，腳下痛，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于正氣之虛，則腹中滿，腸中鳴，飧泄而食不化。蓋足太陰之脈，從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足陽明之脈，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支者起胃口，下循股裏，故其為病如此▲靈樞口問篇曰：中氣不足，腸為之苦鳴▼當取足太陰之經穴商邱▲足內踝骨下微前陷中，鍼三分，灸三壯▼足陽明之經穴解谿▲衝陽後一寸半，鍼五分，留三呼，灸三壯▼足少陰之經穴復溜▲足內踝上三寸陷中，針三分，留七呼，灸五壯▼以出其血耳。夫曰出血，則治前有餘之證而已，而虛則補之，又非可以出血治也。

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注張]此言肺腎之經氣相通也。夫肺主氣而發原于腎，腎為本，肺為末，母子之經氣相通，是以足少陰之脈，其直者從腎上貫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病則氣逆，故喘欬也。肺俞氣在肩背，氣逆于上，則肩背痛而汗出；逆于下，則尻陰胻膝皆痛也。按五經之論，各有不同，俱當着眼。虛則少氣不能

報息耳聾嗌乾。〔張注〕腎為生氣之原，肺主周身之氣，以司呼吸。生氣衰于下，不能報息于上，耳。腎氣衰則耳聾，金水之氣不足則嗌乾也。取其經太陰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血者。〔張注〕太陰手太陰肺經之本脈也。啟元子曰：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者，正謂腨內側內踝後之直上，則少陰脈也。視左右足脉少陰部分有血滿異于常者，即而取之。

〔馬注〕以肺病言之，肺藏氣而主喘息，在變動為欬，故病則喘欬逆氣。肩近于背，而背為胸中之府，故肩背痛也。肺主皮毛，邪盛則心液外泄，故邪出也。足少陰之脈，從足下上循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今肺病則腎為之子，亦必受邪，故尻陰股髀腨行足皆痛。此乃邪氣有餘之證也。至于正氣之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益手太陰之絡會于耳中，故為耳聾。腎脉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今肺虛則腎藏不足以上潤于嗌，故嗌乾。當取手太陰之經穴經渠。▲寸口陷中，針二分，留三呼，禁灸。▼足太陽之外，足厥陰之內，即足少陰之脈也。亦取其經穴復溜，以出其血焉可也。▲復溜見前。▼三部九候論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瀉之，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其虛實。無論其病，以平為期，則皆于出血之後，又當用瀉以調之耳。▲餘節。

腎病者，腹大脛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張注〕腎少陰脈起于足而上循腨，挾臍循腹裏，上行而入肺。病在經絡，故腹大脛腫；水邪逆于上，則喘欬；生氣衰于下，則身重也。太陽之氣司表而下出于膀胱，經氣逆則表氣虛，故汗寢出而惡風。虛則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張注〕腎氣虛而不能上交于心，故胸中痛。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生氣虛于下，故大腹小腹痛也。清厥，冷之輕者。陽氣虛，故手足厥冷也。心有所憶謂之意，膻中者臣使之官，代君行令，喜樂出焉。胸中之心氣不足，故意不樂焉。取其經少陰太陽血者。〔張注〕少陰與太陽為表裏，藏府之經氣相通，故藏病而兼及于府經也。以上論病生于經脈肌肉，宜治之以針石者，審察其藏府經脈之虛實而取之。

〔馬注〕以腎經言之，足少陰之脈起于足心，上循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故腹大脛腫喘欬也。腎病則骨不能用，故身重也。腎主五液，在心為汗。腎邪攻肺，心氣內微，故寢後即有汗也。大凡有汗之疾多惡風，以腠理不密，故汗出而表虛者必惡風也。此皆邪氣有餘之證耳。至于正氣之虛，則足少陰之脈從肺出絡心，注胸中。今腎氣既虛，胸中自痛，其大腹小腹亦從而痛，正以腎脈自小腹上行大腹，至俞府而止也。足太陽膀胱之脈，從項下行而至足，今腎氣既虛，而太陽之氣不能盛行于足，故足清冷而氣逆也。腎之神為志，惟志不足，故意不樂也。當取足少陰之經穴復溜，▲見前。▼足太陽之經穴崑崙，▲足外踝後跟骨上陷中，針三分，留七呼，灸三壯。▼以出其血可也。如三部九候篇所謂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之耳。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張注〕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肝色青，則其氣苦急，故宜食甘以緩之。蓋五味所以養五藏之氣者也。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張注〕心志喜，喜則氣緩，緩則心神懈弛，故宜食小豆犬李之酸，以收養心氣。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張注〕肺色白，其氣主秋金之降

按此各經所食與靈樞五味篇不同

令而苦上逆故宜食羊麥杏薤之苦以收降其肺氣。**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張註】夫脾土之所以灌溉四藏者主上于心肺下洩于肝腎如脾苦濕則不能上滲矣土氣敦阜則不能下洩矣經曰酸苦涌泄為陰鹹味滲泄為陰故宜食苦者取其燥土氣以涌滲于上也宜食鹹者取其行上氣以滲泄于下也**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張註】腎色黑則其氣喜潤辛能開腠理致津液益從革作辛能通母之化原也**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耎。**【張註】此言發散涌洩之外而又有或收或緩或堅或耎之性善用者隨其所利而行之**毒藥攻邪**【張註】啟元子曰藥謂金玉土石草木菜果蟲魚鳥獸之類皆可以袪邪養正者也然攻邪却病惟毒乃能故曰毒藥攻邪○再按本草云上藥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中藥為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補虛羸者本中經下藥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五穀為養。**【張註】謂黍稷稻麥菽以供養五藏之氣**五果為助**【張註】謂桃李杏棗栗以助其養**五畜為益。**【張註】謂牛羊犬豕雞為補益五藏者也**五菜為充。**【張註】謂葵藿葱韭薤充寔于藏府者也按五藏政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蓋毒藥所以攻邪穀肉果菜無使過傷能補精益氣精氣充足則邪病自除**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張註】此總結上文而言穀肉果菜皆有五氣五味宜和合而食之無使偏勝以補益精氣如偏食焦苦之氣味則增火化如偏食鹹腐之物則增寒化經曰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故宜氣味和合而食之**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堅或耎四時五藏病隨五味所宜也。**【張註】五者謂毒藥穀畜菜果也言此五者皆有辛甘之發散有酸苦鹹之涌泄又有辛散酸收苦堅鹹耎或隨四時之宜散宜收或隨五藏之所苦所欲各隨其所利而行之此篇論察五藏以知間甚死生之期審貴賤以施鍼砭藥食之別益九候之病自五藏之所生

【馬註】此承首節論五藏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等義而詳言之也東方甲乙木其色青肝屬木故色亦青肝苦急惟甘為能緩之故宜食甘凡粳米牛肉棗葵皆甘皆可食也南方丙丁火其色赤心屬火故色亦赤心苦緩惟酸為能收之故宜食酸凡小豆犬肉李韭皆酸皆可食也西方庚辛金其色白肺亦屬金故色亦白肺苦氣上逆惟苦為能泄之故宜食苦凡麥羊肉杏薤皆苦皆可食也中央戊己土其色黃脾亦屬土故色亦黃上文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故宜食苦然腎為胃關脾與腎合當假鹹之柔耎以利其關關利而胃氣乃行胃行而穀氣方化故脾與各藏不同宜食味之鹹者乃調利機關之義也凡大豆豕肉栗藿皆鹹皆可食也北方壬癸水其色黑腎亦屬水故其色亦黑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故宜食辛凡黃黍雞肉桃葱皆辛皆可食也以辛主散酸主收甘主緩苦主堅鹹主耎故耳彼補正氣者必有取于良藥治邪氣者必有取于毒藥此毒藥之所以攻邪也▲如金玉土石草木蟲魚鳥獸之類皆有攻邪之藥五運行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此皆所謂毒藥也又曰無毒治

病十去其九此所謂良藥也▼且粳米小豆麥大豆黃黍之五穀所以養此元氣也桃李杏栗棗之五果所以助此元氣也牛羊犬豕雞之五畜所以益此元氣也葵藿薤葱之五菜所以充此元氣也此皆陽爲氣者氣歸精而精歸化陰爲味者味歸形而形歸氣故合氣味而服之所以補精益氣也自毒藥攻邪以下至此其間穀果畜菜各有五者各有五味各有散收緩急堅耎之宜在因四時五藏之病隨五味所宜以異用耳蓋至是而藏氣法時之義無餘蘊矣▲按王好古論五藏苦欲補寫藥味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甘草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川芎以辛補之細辛以酸瀉之芍藥虛以生姜陳皮之類補之經曰虛以補其母水能生木腎乃肝之母腎水也苦以補腎熟地黃黃蘗是也如無他證宜錢氏地黃丸主之實則白芍藥瀉之如無他證錢氏瀉青丸主之實則瀉其子心乃甘之子以甘草瀉心○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欲耎急食鹹以軟之芒硝以鹹補之澤瀉以甘瀉之人參黃芪甘草虛則炒鹽補之虛則補其母木能生火肝乃心之母肝木也以生薑補肝如無他證以安脾丸主之實則甘草瀉之如無他證錢氏方中重則瀉心湯輕則導赤散○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白朮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甘草以甘補之人參以苦瀉之黃連虛則以甘草大棗之類補之如無他證錢氏益黃散主之心乃脾之母以炒鹽補心實則以枳實瀉之如無他證以瀉黃散瀉之肺乃脾之子以桑白皮瀉肺○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瀉之訶子皮知母黃芩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白芍藥以辛瀉之桑白皮以酸補之五味子虛則五味子補之如無他證錢氏白膠散補之脾乃肺之母以甘草補脾實則桑白皮瀉之如無他證以涼白散瀉之腎乃肺之子以澤瀉寫腎○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知母黃蘗欲堅急食苦以堅之知母以苦補之黃蘗以鹹瀉之澤瀉虛心熟地黃黃蘗補之腎本寔不可瀉錢氏止有補腎地黃丸無瀉腎之藥肺乃腎之母以五味子補肺

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三

張註 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此篇承上章而宣明五氣五味五藏五邪故無問答之詞而不曰論

馬註 此篇宣能五藏之氣故名篇

五味所入。張註 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府皆稟氣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酸先走肝苦先走心甘先走脾辛先走肺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

酸入肝。張註 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故味之酸者入肝以養肝氣

辛入肺。張註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故味之辛者入肺以養肺氣

苦入心。張註 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故味之苦者入心以養心氣也

鹹入腎。張註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故味之鹹者入腎以養腎氣

甘入脾。張註 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故味之甘者入脾以養脾氣

是為五入。張註 此與靈樞九鍼論同但彼多淡入胃一句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出故或為癃或為遺溺

【註馬】此言五味各入五藏也。陰陽應象大論云：木生酸，酸生肝。金生辛，辛生肺。火生苦，苦生心。水生鹹，鹹生腎。土生甘，甘生脾。此酸之所以入肝，辛之所以入肺，苦之所以入心，鹹之所以入腎，甘之所以入脾也。

是五味隨五藏而入，遂名之曰五入。

五氣所病。【註張】五藏氣逆而為病。**心為噫。**【註張】噫，不平之氣也。本經曰：所謂上走心為噫者，陰氣而上走于陽明，陽明絡屬心，故上走心為噫。蓋此因胃氣上逆于心，故為噫。**肺為欬。**【註張】陰陽氣象論曰：肺在變動為欬。**肝為語。**【註張】肝為將軍之官，在志為怒，肝氣欲達則為語。診要經終篇曰：春刺冬分，邪氣着藏，病不愈，又且欲言語。此言春令之肝氣不舒故也。**脾為吞。**【註張】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脾氣病而不能灌溉于四藏，則津液反溢于脾竅之口，故為吞嚥之證。**腎為欠為嚏。**【註張】靈樞經曰：陽者主上，陰者主下，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當寫足少陰，補足太陽。蓋少陰之氣在下，病則反逆于上，而欲引于下，欲引于下則欠，反逆于上則嚏。蓋腎絡上通于肺也。**胃為氣逆為噦為恐。**【註張】口問篇曰：人之噦者，穀入于胃，胃氣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併相逆，復出于胃，故為噦。蓋穀入于胃，乃傳之肺，而肺反還入于胃，胃受肺之寒氣所逆，而欲復出于胃，故為噦。胃之逆氣下并于腎則為恐，蓋腎于胃戊癸相合也。噦，呃逆也。噦噦，車鑾聲，言其聲之有輪序，故曰噦。**大腸小腸為泄。**【註張】大腸小腸受盛水穀，變化糟粕，病則不能化物而為泄矣。**下焦溢為水。**【註張】下焦如瀆，水道出焉，病則反溢而為水焉。**膀胱不利為癃，不約為遺溺。**【註張】靈樞經曰：三焦下俞出于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遺溺則補之，閉癃則瀉之耳。**膽為怒。**【註張】膽為中正之官，性秉剛決，病則氣鬱而為怒。**是為五病。**【註張】謂病五藏五行之氣，而六府亦配合于五行。【註馬】此節與靈樞九鍼論同。

【註馬】此言五藏邪氣各有所病也。心有不平，氣鬱于心，故噫出之，象火炎上而烟焰出也。▲按靈樞口問篇岐伯曰：寒氣客于胃，厥逆從下上數，復出于胃，故為噫。則是噫出于胃。三部九候論、靈樞九鍼論皆曰：心為噫，與此篇同。然則以為出于胃耶？出于心耶？又嘗考脈解篇所謂上走心為噫者，陰盛而上走于陽明，陽明絡屬心，故曰上走心為噫也。由此觀之，則知噫屬心，而足陽明胃經之絡又屬于心，故胃有寒亦能噫也。經典之旨，豈非二而一者耶。▼肺為欬，蓋肺本屬金，扣之當有聲，故邪擊于肺則為欬也。▲按欬論一篇論欬甚詳，其曰五藏六府皆令人欬，非獨肺也。又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此外感之邪也。又曰：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脈上至于肺則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為肺欬。五藏各以其時受病，如下文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之，乘夏則心先受之，乘至陰則脾先受之，乘冬則腎先受之之謂也。非其時則皆是肺欬為始而傳以與之。又末云：此皆聚于胃，關于肺。可知五藏六府俱能為欬，而終不離乎肺也，故此篇曰肺為欬，學者當合欬論考之。▼肝為語，夫答述曰語，象木有枝條而下宣委曲，故出于肝也。脾為吞者，王註云：象土包容，物歸于內，故為吞也。腎為欠為嚏，按靈樞口問篇岐伯曰：衛氣晝日行于陽，夜半則行于陰，陰者主夜，夜者主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

于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又曰陽氣和利滿于心出于鼻故為嚏今曰為腎之病者蓋腎屬乎陰故欠由之足太陽之氣和利于心而太陽與腎為表裡故嚏由之觀口問篇下文有補足太陽眉上等語則知陽氣為太陽而嚏出于鼻故補眉上也▲眉上者攢竹穴也經陽氣為衛氣亦由膀胱穴而上行之所謂目張則上行于頭故必刺攢竹穴▼胃為氣逆為噦為恐蓋胃為水穀之海故胃氣不和則氣逆按靈樞口問篇岐伯曰穀入于胃胃氣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于胃故為噦又按陰陽應象大論曰腎在志為恐又按此篇下文有曰精氣并于腎則恐今以為胃之病者蓋胃寒則噦熱則恐生何者胃熱則腎氣亦熱故為恐也蓋腎者胃之關也大腸小腸為泄蓋大腸為傳道之府小腸為受盛之府今受盛之氣既虛傳道之司不禁故為泄利之證也下焦者即靈樞營衛生會篇上中下之下焦也按營衛生會篇岐伯曰下焦者別迴腸注于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故難經三十一難曰下焦者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滲泄主出而不納以傳道也又三十五難曰膀胱者為黑腸下焦所治也今下焦之氣窒而不瀉故溢而為水病▲水之為義載陰陽別論篇第七節注中▼靈蘭祕典論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今曰不利則為癃癃者水道不通之病也不約則為遺溺遺溺者溺不止也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惟決斷無私秉正疾邪故病為怒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者怒而此云然者以其與肝為表裡也是為五藏之病也其曰大腸小腸胃膽膀胱者府病同藏藏病府亦病也

五精所并。【註張】謂五藏之精氣相併**精氣并於心則喜。**【註張】多陽者多喜心為陽藏陰精并之故喜本經曰神餘則笑不休**并於肺則悲。**【註張】肝悲哀動中則傷魂肺虛而肝氣并于肺則悲**并於肝則憂。**【註張】脾憂愁不解則傷意肝虛而脾氣并于肝則憂**并於脾則畏。**【註張】恐懼不解則傷精脾虛而腎氣并于脾則畏**并於腎則恐。**【註張】本經曰所謂恐如人將捕之者陰氣少陽氣入陰陰陽相薄故恐也蓋心腎為水火陰陽之主宰是以心虛而陰精并之則喜腎虛而陽氣并之則恐此水火二氣上下交并其餘三藏皆所勝之氣相并所謂氣不及則所勝妄行○徐公選曰有精相并者有氣相并者故首提曰精氣**是謂五并虛而相并者也。**【註張】此申明并者因虛而相并也

【註馬】此言五藏既虛故精氣并之則志不能禁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為怒心在志為喜脾在志為思肺在志為憂腎在志為恐今心虛而餘藏之精氣皆并之則善喜蓋喜者同其所志而太過於喜則為病也▲如難經十六難善怒善欠善思善嚏之類▼肺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悲夫陰陽應象大論曰憂而茲曰悲者蓋憂與悲無大相遠也肝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憂夫陰陽應象大論曰怒而茲曰憂者以肺氣得以乘之也脾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畏夫陰陽應象大論曰思而茲曰畏者蓋思過則反畏也腎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恐是之為五并者惟其本藏既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本藏之志不能禁而失之太過者有之調經論以相并為寔蓋寔亦為病也

惡俱去聲此與靈樞九針論同

此與靈樞九針論同

令平聲

按靈樞九針論謂之五裁又詳見五味論中

五藏所惡。【張註】金木水火土五藏之本氣也風寒熱燥濕五行之所生也五藏之氣喜于生化故本氣自勝者惡之 心惡熱。【張註】心為火藏故惡熱 肺惡寒。【張註】肺屬清金故惡寒 肝惡風。【張註】肝主風木故惡風 脾惡濕。【張註】脾為陰土故惡濕 腎惡燥。【張註】腎為水藏故惡燥 是謂五惡。【張註】三藏惡本氣之勝肺惡腎之寒腎惡肺之燥此亦陰陽變換之道而肺腎子母之氣互為本末也

【馬註】此言五藏之性有所惡也心本屬火火之性熱而受熱則病故惡熱肺本屬金金之体寒而受寒則病故惡寒肝屬木其性與風氣相通而感風則傷筋故惡風脾屬土土濕則傷肉故惡濕腎屬水其性潤而得燥則精涸故惡燥是為五藏之所惡也

五藏化液。【張註】水穀入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五藏受水穀之津淖注于外竅是化為五液 心為汗。【張註】心主血汗乃血之液也 肺為涕。【張註】出于肺竅之鼻而為涕 肝為淚。【張註】出於肝竅之目而為淚 脾為涎。【張註】出於脾竅之口而為涎 腎為唾。【張註】腎絡上貫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舌下廉泉玉英上液之道也故腎為唾經曰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

是為五液。【張註】人曰五液者腎為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腎之液復入心而為血入肝為淚入肺為涕入脾為涎自入為唾是以五液皆鹹

【馬註】此言五藏各有其液也飲食入胃其精微之氣有所化而為液者在心為汗故得熱則汗出心氣有餘也在肺為涕故鼻為肺之竅涕出于肺也在肝為淚故目為肝之竅者淚注于目也在脾為涎故唇口主脾者涎出于脾也在腎為唾故齒為骨類者唾生于齒也是為五藏之液也

五味所禁。【張註】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官傷在五味故禁多食 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張註】肺主氣辛入肺故走氣氣病而多食之反辛散而傷氣 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張註】心主血潤下作鹹鹹走血者水氣上交于心也血病而多食之則水反勝火矣 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張註】腎主骨炎上作苦苦走骨者火氣下交于腎也骨病而多食之則火氣反勝矣此與并于心則喜并于腎則恐之義相同蓋心腎水火之氣時相既濟故所走互更其餘三藏是本藏之味而走本藏所主之筋肉也 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張註】脾主肌肉甘為土味脾病而多食之則反傷其脾氣 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張註】肝合筋酸走肝筋病而多食之則反傷其肝氣 是謂五禁無令多食。【張註】五味所以養五藏之氣者也病則氣虛故無令多食蓋少則補多則反傷其氣

【馬註】此言五藏之病各有禁食之味也按靈樞五味論曰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其少俞之所荅者尤為詳

此與靈樞九針論同

此與靈樞九針論同

悉宜參看之

五病所發。〔張注〕承上文而言五藏之病各有所發　陰病發於骨。〔張注〕腎為陰藏在體為骨故腎陰之病而發于骨。　陽病發於血。〔張注〕心為陽中之太陽在體為脈故心陽之病而發于血。○朱永年曰上節言鹹走血苦走骨此節曰陰病發于骨陽病發于血正見其陰陽體用之妙　陰病發於肉。〔張注〕脾為陰中之至陰在體為肉是以太陰之病而發于所生之肌肉　陽病發於冬。〔張注〕肝為陰中之少陽逆冬氣則春生者少春為痿厥故肝陽之陽病發于冬　陰病發於夏。〔張注〕肺為牝藏逆夏氣則奉收者少秋為痎瘧故肺藏之陰病而發于夏也夫所謂陰病發于骨陽病發于血者即調神論之所謂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之義此因本氣自傷而為病也曰陽病發于冬陰病發于夏者因所生之母氣逆而為病也陰陽之道推變無窮若膠執于心腎發于骨血肝肺發于冬夏又不可與論陰陽矣　是為五發。〔張注〕謂五藏皆有所發之處各有所發之因

〔張注〕此言五藏之病各有所發也陰經之病發之在骨與肉以骨屬足少陰肉屬足太陰也陽經之病發之于血以血生于營氣營氣屬陰陰不勝陽故陽經有病而血隨以病焉冬時陰氣盛故陽病發于冬以陽不能敵陰也夏時陽氣盛故陰病發于夏以陰不能敵陽也

五邪所亂。〔張注〕言正氣為邪氣所亂　邪入於陽則狂。〔張注〕邪入於陽則陽盛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又四支為諸陽之本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熱盛于身則棄衣欲走也陽盛則使人罵詈不避親疎也　邪入於陰則痺。〔張注〕痺者閉也痛也邪入于陰閉而不行則留着而為痺痛之證故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痺　搏陽則為巔疾。〔張注〕方盛衰論曰氣上不下頭痛巔疾蓋邪氣與陽氣搏擊于上則為頭痛巔頂之疾　搏陰則為瘖。〔張注〕足之少陰上繫于舌絡于橫骨終于會厭邪搏于陽陰則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其開闔不致故為瘖　入之陰則靜。〔張注〕陽分之邪而入之陰則病者靜蓋陰盛則靜也　陰出之陽則怒。〔張注〕陰分之邪而出之陽則病者多怒蓋陽盛則怒也　是謂五亂。〔張注〕謂邪氣亂于五藏之

陰陽

〔馬注〕此言五藏之邪各有所亂也邪氣不入于陰而入于陽則陽邪有餘而為狂▲生氣通天論曰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邪氣不入于陽而入于陰則陰邪有餘而為痺故經脈不通而成癉痺也靈樞九針論曰邪入于陽則為癲疾今曰搏陽則為巔疾則靈樞之癲當從巔蓋陽脈搏擊則陽主上升故頂巔自疾也靈樞九針論曰邪入于陰轉則為瘖今曰搏陰則為瘖蓋陰脈搏擊則陰氣為邪所傷故轉則為瘖也陽脈之邪入之陰經則其病也靜陰脈之邪出之陽經則其病也怒是因氣亂而為病也遂以五亂名之

陰出之陽病善怒七字疑衍乃上節之文而誤重之也治者謂計其人命生死者謂此其人命生死而言也

五邪所見。注張夫五邪之亂于陰陽者亂五藏陰陽之氣也正氣為賊邪所傷則五邪之勝氣外見于脈矣春得秋脈。夏得冬脈。長夏得春脈。秋得夏脈。冬得長夏脈。注張春弦夏鉤秋毛冬石五藏陰陽之正氣也反得所勝之脈者邪賊盛而見于脈也名曰陰出之陽病善怒不治。注張夫內為陰外為陽在內五藏為陰在外皮肉絡脈為陽在內所傷之藏氣而外見于脈故名曰陰出之陽邪出于脈則血有餘經曰血有餘則怒此正氣為邪氣所勝故為不治注馬此言五藏之邪有所見之脈也春得秋脈金尅木也夏得冬脈水尅火也長夏得春脈木尅土也秋得夏脈火尅金也冬得長夏脈土尅水也是謂五邪皆同名曰死不治耳

五藏所藏。注張藏者藏也主藏而不瀉也心藏神。注張經曰兩精相搏謂之神是神乃陰精所生而藏于心藏○朱永年曰所生之來謂之精夫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是先天所生之精與後天水穀之精而生此神故曰兩精相搏肺藏魄。注張並精而出謂之魄魄乃陰精所生肺為陰藏故主藏魄肝藏魂。注張隨神往來謂之魂肝為陽藏故主藏魂脾藏意。注張所以任物謂之心心之所憶謂之意心生血脈血生脾故心之所之之意藏于脾也腎藏志。注張心之所之謂之志神生于精志生于心亦心腎交濟之義是為五藏所藏注張為五藏所藏之神注馬此與靈樞九針論同但彼腎則曰藏精與志與難經同注馬此言五藏各有所藏之神也按靈樞本神篇黃帝曰何謂德氣生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岐伯曰生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之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神之所藏在心以神屬陽心為牡藏故藏之魄之所藏在肺以魄屬陰肺為牝藏故藏之魂之所藏在肝以肝屬陽肝為牝藏故藏之意之所藏在脾以脾在志為思惟意者心之所之故藏之志之所藏在腎以志者心之所立也志主于堅腎主作強故藏之是為五藏所藏也

五藏所主。注張五藏在內而各有所主之外合心主脈。注張心主血故所主在脈肺主皮。注張肺主氣氣主皮毛故肺合皮肺主筋。注張肝生于腎筋生于骨故在藏為肝在體為筋脾主肉。注張五藏元真之氣通會于肌肉腠理脾氣通于五藏故所主在肉腎主骨。注張腎藏精髓而注于骨故所主在骨是為五主。注張謂人身之皮腠形層各屬五藏之所主此與靈樞九針論同注馬此言五藏之所主也按痿論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脈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故脈所主在心皮之所主在肺筋之所主在肝肉之所主在脾骨之所主在腎是謂五藏之所

也。主

五勞所傷。〔張注〕勞謂太過也。上古之民，形勞而不倦。久視傷血。〔張注〕久視損神，故傷血。久臥傷氣。〔張注〕久臥則氣不行，故傷氣。久坐傷肉。〔張注〕脾喜運動，故久坐傷肉。久立傷骨。〔張注〕久立則傷腰腎膝胻，故傷骨。久行傷筋。〔張注〕行走罷極則傷筋。是為五勞所傷。〔張注〕是五勞而傷五藏所主之血氣筋骨也。〔馬注〕此與靈樞九針論同。

〔馬注〕此言五藏所勞，各有所傷也。久視者必勞心，故傷血。久臥者必勞肺，故傷氣。久坐者必勞脾，故傷肉。久立者必勞腎，故傷骨。久行者必勞肝，故傷筋。是謂五勞之所傷也。

五脈應象。〔張注〕五藏之脈，以應四時五行之象。肝脈弦。〔張注〕象木體之條達也。心脈鉤。〔張注〕象火炎盛而則環轉如鉤。脾脈代。〔張注〕象四時之更代也。肺脈毛。〔張注〕秋令清虛，故象秋毛之清虛。腎脈石。〔張注〕象石之沉水也。是為五藏之脈。〔張注〕夫九候之道，必先定五藏五脈，審辨其五寔五虛，而後立五法，調五味以治之，故此篇宣明五藏之氣焉。〔馬注〕此言五藏之脈象也。大義見玉機真藏論中。

血氣形志篇第二十四

〔馬注〕內有血氣多少、形志苦樂等義，故名篇。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此天之常數。〔張注〕夫氣為陽，血為陰，府為陽，藏為陰，藏府陰陽雌雄相合，而氣血之多少，自有常數。如太陽多血少氣，則少陰少血多氣；少陽少血多氣，則厥陰多血少氣。陽有餘則陰不足，陰有餘則陽不足，此天地盈虛之常數也。惟陽明則氣血皆多，蓋氣血皆生于陽明也。〔馬注〕按靈樞五音五味篇謂少陰常多血少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血少氣，與此不同。須知靈樞多誤，當以此節為正。觀末節出血氣之多少，正與此節照應，豈得為訛。

〔馬注〕此節陰陽各經有血氣之多少，乃人之常數，即天所生之常數也。夫人有手足陰陽十二經，乃其常數也。其間有氣血多少不同。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其血多，其氣少。少陽者，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其血少，其氣多。陽明者，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其氣血俱多。少陰者，手少陰心經，足少陰腎經，其血少，其氣多。厥陰者，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厥陰肝經，其血多，其氣少。太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其氣多，其血少。此雖人之常數，寔天有陰陽太少所生，故曰此亦天之常數也。

足太陽與少陽為表裡。少陽與厥陰為表裡。陽明與太陰為表裏。是為足陰陽也。手太陽與少陰為表裡。少陽與心主為表裡。陽明與太陰為表裡。是為手之陰陽也。

【張註】夫手有三陰三陽，足有三陰三陽，以合十二經脈。陰陽并交，表裏相應。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診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取虛寔之要，知此乃足以診。知切陰不得陽，診消亡；得陽不得陰，守學不湛。是故藏府陰陽相為表裡，此皆診候之要，不可不知。

今知手足陰陽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瀉有餘，補不足。

【張註】知所苦者，知邪病在手足之何經也。先去其血，除宛陳也。宛陳去則無所苦矣。伺之所欲者，伺其欲散欲耎，欲緩欲收。蓋必先定五藏之病，五藏已定，九候已補，而後乃存針。有餘者邪氣盛也，不足者精氣奪也。有餘則瀉之，不足則補之。

【馬註】此節自足太陽與少陰為表裡，至是謂手之陰陽也，與靈樞九針論同，但彼缺今知手足陰陽所苦至末數句。

【馬註】此言手足各有陰陽兩經為之表裡也。表裡者內外也。足太陽者膀胱也，足少陽者腎也。膀胱之井滎俞原經合始于足小指之外側，腎之井滎俞經合始于足心，故皆稱曰足。膀胱為府故曰表，腎為藏故曰裏。是足太陽與足少陰為表裡者如此。足少陽者膽也，足厥陰者肝也。膽之井滎俞原經合始于足之第四指之端，肝之井滎俞經合始於足大指外側之端，故皆稱曰足。膽為府故曰表，肝為藏故曰裏。是足少陽與厥陰為表裡者如此。足陽明者胃也，足太陰者脾也。胃之井滎俞原經合始于足次指之端，脾之井滎俞經合始于足大指內側之端，故皆稱曰足。胃之府故曰表，脾為藏故曰裏。是足陽明與太陰為表裏者如此。此乃所以為足之陽經陰經也。手太陽者小腸也，手少陰者心也。小腸之井滎俞原經合始于手小指外側之端，心之井滎俞經合始于手小指內之端，故皆稱曰手。小腸為府故曰表，心為藏故曰裏。是手太陽與少陰為表裡者如此。手少陽者三焦也，手厥陰者心包絡經也。三焦之井滎俞原經合始于手第四指之端，心包絡經之井滎俞經合始于手中指之端，故皆稱之曰手。夫曰手心主者，蓋包絡居心之下，代心主行事。心不受邪，而治病者亦治于心主，故皆稱之曰心主。▲大義見靈樞邪客篇▼三焦為府故曰表，心主為藏故曰裏。▲其脈則共見于右手足部。惜乎後世之人，不能知此，但知有命門之說，而不知此部有二經之脈也。▼是手少陽與心主為表裡者如此。手陽明者大腸經也，手太陰者肺也。大腸之井滎俞原經合始于手次指之端，肺之井滎俞經合始于手大指之端，故皆稱曰手。大腸為府故曰表，肺為藏故曰裡。是手陽明與太陰為表裡者如此。此乃所以為手之陽經陰經也。今欲知手足陰經陽經所苦之疾，果在何經，乃去其所苦。如肝苦急，心苦緩，脾苦濕，肺苦氣上逆，腎苦燥之類。又伺其所欲，如肝欲散，心欲耎，肺欲收，脾欲燥，腎欲堅之類。然後于有餘之經而瀉之，不足之經而補之，則用針之道盡矣。▲按靈樞經脈篇言十二經經脈之行，其于肺經則曰屬肺絡大腸，大腸經則曰屬大腸絡肺，胃則曰屬胃絡脾，脾則曰屬脾絡胃，心則曰屬心絡小腸，小腸則曰屬小腸絡心，膀胱則曰屬膀胱絡腎，腎則曰屬腎絡膀胱，心包則曰屬心包絡三焦，三焦則曰屬三焦絡包絡，膽則曰屬膽絡肝，肝則曰屬肝絡膽，凡

兪音輸 度音鐸 拄音死 度叶渡 兪音庶 先三度 字音鐸 後四度 字如字 令平聲 竪草同 等以上 一度手 大格二 草分頭 拄下心 肝居左 脾肺居 右

本經則曰屬而與為表裡者則曰絡。其相須有如此者。宜乎其為表裡也。

欲知背俞。先度其兩乳間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即以兩隅相拄也。乃舉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脊大椎。兩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俞也。【張註】此論取五俞之法。五藏之俞皆在于背。背者胸之府也。故先量其兩乳而後定其背之俞。焉度量也。言以草量其乳間中折之。更以他草度此草去半已。使與中折之草拄為三隅。以一隅上齊脊之大椎。兩隅分而拄下。當其下餘之盡處。是肺俞也。蓋九針九候之道。先以五藏為主。復下一度。心之俞也。復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復下一度。腎之俞也。是謂五藏之俞。灸刺之度也。【張註】度。度數也。俞。輸同。五藏血氣輸轉傳布也。

吳鶴皐曰。此取五藏俞法。與甲乙經不合。蓋古人則為一法者也。

【馬註】此言五藏有俞而有度之之法也。背俞即下文五藏俞也。屬足太陽膀胱經。以其在背。故總名之曰背俞。度量也。言欲知背中五藏之俞者。先度其兩乳之間。居中相半揖之。正膻中也。其中竪起分為三隅之象。另以他草量其去半之中。即對半揖之。乃以兩頭對竪下之兩隅。所謂以兩隅相拄也。其兩隅當以三寸為濶。則各俞正合去脊一寸五分之度。乃舉此草以度量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脊中之大椎穴。▲又名百勞。係督脈經穴。居于頂骨之下。平肩取之。▼兩隅在下。當其下之兩隅者。即肺俞也。▲在三椎之傍。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復下一度。將上隅拄第三椎間。即肺俞之中央。其下兩隅之穴。即心俞也。復下一度。將上隅拄第五椎間。其下兩隅。左角為肝俞穴。右角為脾俞穴。▲按兩隅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宜為膈俞穴。乃第七椎旁。今云然者誤也。▼復將上隅拄第七椎間。其下兩隅。乃腎俞穴穴也。▲按腎俞在第十四椎之旁。各開一寸五分。此宜為肝俞穴。今曰腎俞者亦誤也。▼是為五藏之俞。欲灸五俞者。可以是法為準矣。

形樂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灸刺。【張註】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形樂苦志。形樂志樂。貴人也。形苦志樂。形苦志苦。常人也。所謂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也。金匱要畧曰。血痺病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困疲勞汗出。臥不時動搖。如被微風。遂得之。宜引針。引陽氣。令脈緊去則愈。蓋形樂則肌膚盛。肌膚盛則陽氣留于陰也。久陽不在表。則邪直傷于陰。志苦則傷神。神傷則血脈虛而邪氣易入。故病生于脈也。宜灸以啟留陷之陽。宜刺以去血脈之痺。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針石。【張註】形樂志樂。則過于安逸矣。過於安樂。則神機不轉。氣血羈留。故病生于肉。宜治以針石。引而通之。

形苦志樂。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張註】吳鶴皐曰。勞苦其形則傷筋。志逸而樂則血脈未嘗受病。故治之以熨烙導引。使血脈榮養于筋。則就安矣。

形苦志苦。病生咽嗌。治之以甘藥。【張註】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則陰陽氣血皆傷矣。夫嗌主天氣。咽主地氣。天者陽氣。地者陰氣。此陰陽氣血皆傷。故病生嗌咽。是宜甘藥以調其

樂音洛　咽音烟　嗌音咽　數音朔　此與靈樞九針論同但彼曰甘藥者是而此曰百藥者誤

惡去聲

脾胃馬終始篇曰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瀉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此者弗灸○朱永年曰吭嗌喉也

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

注張 驚則氣亂恐則氣下益血隨氣行氣數亂逆則經絡不通榮衛不行是以病生于不仁宜按摩醪藥以行其榮衛氣血焉○朱永年曰酒者熟穀之液其性慓悍其氣先行于榮衛故宜于醪藥馬

是謂五形志也。

注張 謂大人布衣有此五者之形志

注馬 此以下五節言病由有不同而治之者必異其法也世有身形快樂而心志則苦故病生于脈者以心主脈也當灸刺隨宜以治之世有身形快樂而心志亦然逸居飽煖無所運用肉理相北而衛氣怫結病生于肉宜以石為針而刺之▲按此病生于肉者深有類于異法方宜論中東方之民▼世有身形勞苦勤于事務而志則無慮故苦傷筋者病生于筋當用藥以熨之導以疏之可也世有形體已苦心志亦苦故病生于咽嗌奇病論曰肝者中之將也取決于膽咽為之使又靈樞經脈篇心系挾咽系目膽為決斷者不遂所以咽嗌為病當治之甘藥也▲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調以甘藥靈樞終始篇云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世有形體勞苦數受驚恐則志亦不樂其經絡不通而不仁之病生不仁者謂痹重而不知寒熱病痒也當治以按摩及飲之以酒樂使血氣之宣暢耳▲按疏五過論有云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暴樂暴苦始樂後苦等義與此意同

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氣惡血。刺少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也。

注張 此言六經之氣血各有多少宜從其多者而去之蓋邪在氣分者可從血出邪在血分者可從氣出也陽明氣血皆多故刺可出血出氣太陽多血少氣故刺宜出血而惡出氣少陽多氣少血故刺宜出氣而惡出血太陰多氣少血故刺宜出氣而惡出血少陰多氣少血故刺宜出氣而惡出血厥陰多血少氣故刺宜出血而惡出氣此氣血之常數針刺之常法也針經曰刺榮者出血刺衛者出氣○按靈樞經水篇曰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與其皆多血氣與其皆少血氣皆有大數其治以針灸或調經氣因其常有合足陽明五藏六府之海也其脈大血多氣盛熱壯刺此者不深弗散不留不瀉也足陽明刺深六分留十呼足太陽深五分留七呼足少陽深四分留五呼足太陰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陰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陰深一分留二呼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其刺深者皆無過二分其留皆無過一呼其少長大小肥瘦以心撩之命曰法天之常灸之亦然灸而過此者得惡火則骨枯脈濇刺而過此者則脫氣

注馬 此承首節而言刺各經者須知出氣出血不可不慎也上文言陽明常多氣多血故刺手足陽明經者并血氣而出之無害也太陽常多血少氣故刺手足太陽經者當出血而惡氣不可使氣之或出也少陽常少血多氣故刺手足少陽經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太陰或多氣少血故刺手足太陰經者常出氣而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少陰常少血多氣故刺手足少陰經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

著着同　令平聲　為去聲　張兆璜曰氣陽味陰味下氣升氣本于味病本于根五變論曰木之蚤花先生葉者遇春常然風則花落而色黑

使血之或出也厥陰常多血少氣故刺手足厥陰經者當出血而惡氣不可使氣之或出也由此觀之則太陽厥陰均當出血惡氣少陽太陰少陰均當出氣惡血唯陽明則氣血皆出也

寶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馬註】篇內首節有盡欲全形故名曰寶命者以次節有懸命蓋非寶惜天命其形難以全也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張註】王永曰天以德流地以氣化德氣相合而人生焉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此之謂也則假以溫涼寒暑生長收藏四時運行而方成立 君王眾庶。盡欲全形。【張註】王永曰貴賤雖殊然其寶命一矣故好生惡死者貴賤之常情也 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着於骨髓。心私慮之。余欲鍼除其疾病。為之奈何。【張註】王永曰虛邪之中人微先見于色不知于身有形無形故莫知其情狀也留而不去淫行日深邪氣集虛故着于骨髓帝矜不度故請行其針 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敷者。其葉發。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張註】此言藏府經絡皆由胃氣之所資生如胃氣已敗雖毒藥無所用其功針石無所施其力欲寶命全形者當先養其胃氣焉夫鹽之味鹹者性本潤下如置之器中其氣上升令津泄澤于器之上如弦欲絕者其音必先嘶敗如木氣敷散其葉蚤發生此三者以興有諸內而形諸外以比噦之府壞而後發于音聲夫噦有三因如因肺氣逆而欲復出于胃者橘皮竹茹湯主之此噦之逆證也如噦而腹滿當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而愈者此噦之寔證也如有此三者之比而其聲噦者噦之敗證也此因病深而胃府已敗雖毒藥無所治其內短針無可取其外此皆皮毛焦絕肌肉損傷而氣血爭為腐敗矣黑者腐之色也○朱永年曰金匱要略云六府氣絕于外者手足寒上氣腳縮五藏氣絕于內者利不禁手足不仁此噦之壞證也所謂壞腐者言病深而五藏六府血氣皮肉俱已敗壞

【馬註】此帝欲用針以除民病而伯以病有難治者告之也帝以天地之間唯人為貴而使君王眾庶盡欲全形故欲用針以除其病恩至渥矣伯言天下之病有因循日久而至于不可治者雖針亦不能成功也試觀鹽在器中其味甚鹹而味鹹者潤故器外之津液焉又觀琴瑟之弦幾于絕者其音嘶敗而無足聽焉又觀木之已敷者當秋冬之間其葉飄發而墮落焉凡此皆物類之日久傷潰使然也況于人乎是以病深者其聲噦按靈樞經口問篇以噦出于胃正以胃為五藏六府之大原胃既受病噦斯發焉今人病至于噦而有類于三者之勢是謂大府壞矣當是時也毒藥不能施其力短針無以用其功其皮粗絕其肉內傷血與氣爭而血色變黑雖欲措針以全眾庶之形烏可得哉▲按王註以鹽味津泄者為喻陰囊經絡絕者為喻肺傷木敷者為指肝病皆自人生言之非也此三者猶詩經之所謂興也上三句與下一

呿音區　二為之為字俱去聲　夫音扶

句也惟楊上善之註獨合經義余深取之

帝曰余念其痛心為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以為殘賊為之奈何【張註】更代更易時月也殘賊殘忍其死而賊害不仁也

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張註】王冰曰形假物成故生于地命惟天賦故懸于天德氣同歸故謂之人也靈樞經曰天之在我者德地之在我者氣德流氣薄而生者也然德者道之用氣者生之母也

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張註】王冰曰人能應四時和氣而養生者天地恒畜養之故為父母四時調神論曰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浮沉于生長之門

知萬物者謂之天子【張註】吳崑曰知萬物則能參天地贊化育是為天之子也

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張註】邪客篇曰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生氣通天論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十二節者手足之十二大節也蓋天有陰陽寒暑以成歲人有十二節以合手足之三陰三陽十二經脈以應天之十二月也

天有寒暑人有虛冥【張註】寒暑者天之陰陽消長也虛冥者人之陰陽消長也

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馬註】言能經理天地陰陽之造化者不失四時之運行知十二經脈之理而合于天之陰陽惟聖智者能之又何欺之有

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達虛冥之數者獨出獨入呿吟至微秋毫在目【張註】存存心也八動八風之變也五勝五行之勝尅也更立者言五行之有勝制勝則賊害制則生化萬物盡然不可勝竭也獨出獨入者言能究心于八動五勝明達于虛冥之數而出入補瀉之有獨見也呿臥聲口張而不合氣之虛也呻吟之氣之冥也言其呿吟之至微而虛冥之秋毫皆在吾目矣【馬註】此帝念民病不除則民怨必深而伯言能達天人之理者斯可以與其能也更代者病離人身更代而去也伯言人合天地以生則天之理吾之理一也故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愛之育之如親之視子也知萬物之理者謂之天子天子者正天之所子也何也天有陰陽陰陽有寒暑人有十二經脈之節十二節有虛冥吾于天而經理其天地陰陽之化不失乎四時以應之吾于人而知其十二節之理有合于天地陰陽四時之妙則雖聖智不能欺之也又何也正以若人者即聖智也八節之風有所變動彼則存而悟之五行之運更有所勝彼則立而排之十二節虛冥之數彼則通而達之其氣獨出獨入何其神也呿吟至微至細何其幽也▲露齒出氣之謂呿▼目視秋毫何其明也斯則用針以除民病抑亦有起死回生之功歟

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為九野分為四時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萬物並至不可勝量虛冥呿

制化舉四者之勝尅上亦有勝尅矣舉一者之制化可類推下四旁矣

鍼經曰余子萬民養百姓而收其租稅余哀其不給而屬有病欲以微針通其經脈

吟敢問其方【張註】人秉天地陰陽之氣而生此形是以與天地合氣而成九候也别為九野者以身形之應九野也分為四時者左足應立春左脇應春分左手應立夏膺喉頭首應夏至右手應立秋右脇應秋分右足應立冬腰尻下竅應冬至也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言氣候之有盈虛人與天地萬物之氣皆然而不可勝量也虛寔呿吟者以呿吟之至微而知其虛寔也欲法天則地而為針刺之法敢問其方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張註】伯言鍼石之道先必定五藏備九候而後乃存針然五藏五行之氣有相勝更立不可不知如木得金則伐火得水則滅金得火則缺水得土則絕此所勝之氣而為賊害也知土得木而達此得所勝之氣而為制化也萬物之理皆然而不可勝竭故鍼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共餘食莫之知也【張註】共供同黔首黎民也懸布天下者先立針經以示人而百姓止可力田以供租稅有餘粟以供養其于治針之道莫之知也一曰治神【張註】神在秋毫屬意病者神屬勿去知病存亡二曰知養身【張註】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藏故當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而調之于其身工候救之勿能傷也三曰知毒藥為真【張註】毒藥所以攻邪者也知知之不真用之不當則反傷其正氣矣故帝曰余欲弗使被毒藥欲以微針通其經脈調其血氣四曰制砭石小大【張註】上古之世未有治鑄以砭石為針制有大小隨病所宜黃帝始造九針以代硯石經曰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蓋治外者制小其針治內者制其大也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張註】府為陽藏為陰氣為陽血為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故必先知藏府血氣之虛寔而後可以行針五法俱立各有所先【張註】言上古之世立此五法而各有所宜先者今末世之制也虛者寔之滿者泄之此皆眾工所共知也【張註】止知瀉有餘補不足此粗工之所共知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張註】法天則地者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隨氣應而用其針是因天地之時而調和氣血也迎之隨之以意和之如響應聲如影隨形得心應手取效若神而離合出入自有獨見不與眾聞○徐公遐曰來者為陽往者為陰鬼神者陰陽之氣也言道在純一而若無鬼神矣朱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寔一物而已

【張註】此言欲用針者有五法而其法為甚神也伯言用針之法有五其妙法乎五行正以五行者木伐于金火滅于水土達于木金缺于火水絕于土萬物皆具五行其勝負之理盡然非止一物而已故用針之法亦有五者懸布于天下之廣特黔首日用飲食飽則棄餘莫能知此妙耳五者惟何一曰治神蓋人有是形必有是神吾常平日預全此神△上古天真論云積精全神▼使神氣既充然後可用針以治人也二曰知養身蓋人有是身不可不善養之吾當平日預養已身使吾身却疾然後可因已以治人也▲陰陽應象大論曰以我知彼用之不殆▼三曰知毒藥為真蓋毒藥攻疾氣味異宜吾當平日皆真知之然

瞚音瞬與瞬同間去聲

後可用之不謬也四曰制砭石小大蓋砭石為針可以治疾吾當平日預制此針小大得宜度不至于臨時乏用也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蓋人之府藏有虛有實其血氣有多有少如前篇之謂吾當平日預知診法凡虛補實瀉出血出氣惡血惡氣之義無不知之度不至于冥行也是五法既立各有所先即本文謂治神先于養身之謂則用針之方正有合于五行之妙矣今末世補虛瀉實雖眾所共知而法則天地隨應而動如響隨身如影隨形無鬼無神如有鬼神獨往獨來此乃用針之法可謂至神實非眾人所能知也下節乃詳言之

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張注】真者真一无妄神者陰陽不測之謂言刺之道雖有陰陽虛實之分而必先歸于治神五藏已定【張注】凡刺之道畢于終始明知終始五藏為紀陰陽定矣九候已備後乃存鍼【張注】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後存針以治之眾脈不見眾凶弗聞外內相得無以形先【張注】九針篇曰皮肉筋脈各有所處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取五脈者死取三脈者恇故曰眾脈不見眾凶弗聞言不可以濫取也藏府在內皮膚筋脈在外外內之相應者貴在得神而無以形先蓋言上守神粗守形也可玩往來乃施於人【張注】言知機之道而後乃施于人九針篇曰粗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其空空中之機清淨而微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機之道者不可掛以髮不知機道叩之不發知其往來要與之期人有虛實五虛弗近五實弗遠【張注】五虛者五藏之精氣奪也五實者五脈之邪氣盛也夫用針者觀察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已傷針不可以治之故曰五虛弗近邪實者急取而瀉之故曰五實弗遠至其當發間不容瞚【張注】刺之微在遲速知其可取有如發機間不容于瞬息也手動若務鍼耀而勻【張注】動用針也務專一也耀先淨也勻均勻也靜意視義觀適之變【張注】適至也靜已之意視針之義以觀氣至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冥冥者視之無形也言形氣榮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見其烏烏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張注】張介賓曰此形容用針之象有如此者烏烏言氣至如烏之集也稷稷言氣盛如稷之繁也從見其飛言氣盛之或往或來如烏之飛也然此皆無中之有莫知其誰為之也伏如橫弩起如發機【張注】王氷曰血氣之未應針則伏如橫弩之安靜其應針也則起如機發之迅速

【張注】此言用針者當始終曲盡其妙法也伯言凡刺家真要之法必先治已之神氣上曰治神者平日之功而此曰治神者臨針之法蓋惟神氣既肅而後可以專心用針也病人五藏吾乃定之或虛或實無不明也病人之脈吾能診之九候所在無不周也夫然後存心于針而用之然猶未敢輕用其鍼也方其始焉眾脈不見眾凶弗聞之時必察形氣相得之何如或形盛氣衰或氣盛形衰或形氣俱盛俱衰莫不知之▲玉機真藏論云形氣相得謂之易治形氣相失謂之難治▼切不可以吾形之盛衰寒溫而料病人之形氣往來於針下者何如乃可以施針于人也然猶未敢輕用其針也刺虛者必待其實刺實者必待

其虛此乃末後去針之法今則亦須玩之人有五虛五藏皆當至于既寔而後可以去針人有五寔五藏皆當至于既虛而後可以去針但五虛勿可以近速恐寔邪之尚留五寔勿可以遲遠恐正虛之難復至其已虛已寔可以發針之際則所間特止瞬息耳▲按玉機真藏論亦有五虛五寔但此就針石而言▼此法必皆熟玩于心夫然後可以施針也及將施針之時手動用針若專于事務而不敢二目耀其針自有上中下等而極其分斯時也入針淺深各隨經絡矣▲靈樞經水論岐伯曰刺足陽明深六分留十呼足太陽深四分留五呼足太陰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陰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陰深一分留二呼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其刺深者皆無過二分其留皆無過一呼當入針之時此法正宜施矣▼但鍼正在穴吾必靜其志意潛視針下之妙默觀適然之變是謂至冥至冥至冥無形可測▲八正神明論曰觀其冥冥者言知血氣之營衛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盛衰四之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明而不形于外故曰觀于冥冥焉▼及其氣之至也如鳥之集其氣之盛也如擾之盛但見其氣有往來如鳥之飛並不知誰為之主而然也若刺虛者而未寔刺寔者而未虛則針猶在穴伏如橫弩不敢輕發及刺虛者而已寔刺寔者而已虛則針方去穴起如發機不敢復留用針始終妙法如此故曰道無鬼神獨來獨往若有鬼神也

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張注】復問治虛寔之法 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寔刺實者須其虛【張注】言刺虛者須俟其氣至而實刺寔者須俟其氣泄而虛經氣已至慎守弗失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張注】按針解論云刺寔須其虛者留針陰氣隆至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寔者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針也經氣已至慎守弗失者勿變更也淺深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遠近如一者淺深其候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神無營于眾物者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也

【注】此言刺虛刺實以虛與實為候而餘法皆當慎守也凡刺病人之虛者必待其實即鍼解論之所謂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凡刺病人之實者必待其虛即鍼解論之所謂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針也正以待其各經之氣已至或虛或實然後去針此乃指守其法而勿失即鍼解論之所謂勿變更也不惟是也病之或淺或深在吾志以運之即鍼解論之所謂知病之內外也氣來或遠或近正與病之深淺而或一即鍼解論之所謂淺深其候等也用鍼之際始終慎守如臨深淵心不敢墜如握虎然手不敢肆自始時治神以迄於今其神專一凝靜無敢營營于衆物即鍼解論之所謂靜志以觀病人無左右視也斯則用鍼之法無有不全始可乘其已虛已實而出鍼矣吁觀伯之所言其丁寧之意切矣惜乎萬世而下能知此者誰與

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

卒如字　盡也易　去聲泣　音澁空　平聲重　平聲別　去聲

【馬註】內有八正虛邪之當避。鍼法神明之當知。此篇大義出自靈樞官能篇。故名篇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張註】服事也。法方法。則準則也。岐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張註】謂合天之寒暑日之寒溫月之盈虛星辰之行度。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張註】候日月者。謂日之寒溫。月之空滿也。星辰者。先知二十八宿之分。以紀日月之行也。四時八正之氣者。謂四時之氣。八方之風也。定安靜也。氣定乃刺之者。謹候其氣之安靜而刺之也。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張註】淖和也。泣與澀同。言天溫日明則陽氣盛。亦應之。故血和潤而易瀉。衛氣浮而易行。天寒日陰則陰氣盛。故人血凝泣。而衛氣沉。凝則難行。沉則不應矣。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張註】精純至也。月乃陰水之精。故潮汐之消長應月之盈虧。人之形體屬陰。精血屬水。故其虛實浮沉亦應于月。是以天寒無刺。【張註】血泣而衛沉也。天溫無凝。【張註】天氣溫和。則血無凝滯而易行。月生無瀉。【張註】恐伐其生氣也。月滿無補。【張註】恐重實也。月郭空無治。【張註】正氣虛而邪氣不去也。是謂得時而調之。【張註】謂得天時而調其血氣也。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張註】因天氣之和。月之盛滿。候日遷移。定氣所在。南面正立。待氣至而刺之。故曰月生而瀉。是謂藏虛。【張註】藏陰也。內也。謂虛其裏陰初生之血氣。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張註】月滿則血氣充溢于形身之外。若重補之。則絡有留血。是謂重實也。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沉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張註】用鍼之要。在于知調陰陽。月郭空則陰陽榮衛皆虛。正不勝邪。則邪留不去。而正氣反錯亂矣。

【馬註】此言用鍼者。必法天地天光之妙也。天光者。日月星辰也。伯言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而氣定乃刺之。八正者。八正之節氣也。▲四立二至二分曰八正。▼是故天溫日明。天之陽氣盛矣。而吾人之血淖溢。故血易瀉。衛氣浮。故氣易行。此則可以用鍼之時。所以天溫無凝也。凝者不使其血氣復凝結也。天寒日陰。天之陰氣盛矣。而吾人之血凝泣。衛氣沉。所以天寒無刺也。刺者補瀉皆不可也。月始生者。上下二弦之時。吾人之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所以月生無瀉也。苟日月生而瀉。是謂藏氣益虛耳。朔望之日。月郭正滿。▲月之四圍為郭。猶城郭之郭。▼吾人之血氣實。肌肉堅。所以月滿無補也。苟月月滿而補。則血氣揚溢。絡有留血。是謂藏氣充實也。▲靈樞歲露論云。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既積。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郄。烟垢着。▼兩弦之前。月郭正空。吾人之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所

以月郭空無治其病也苟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歲露論云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縱腠理開毛髮殘膲理薄煙垢落▼故陰陽諸經至于相錯真邪二氣無所分別反致沉以留止而外虛内亂淫邪乃起矣由此觀之則用鍼以天溫日明為主而欲行瀉法宜于朔望月滿之時欲行補法宜于兩弦初生之際若天寒日陰月郭正空皆不可用鍼也後之妄行鍼法者禍人多矣

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張注】伯高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周天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蓋日月經天有南陸北陸之行有朔望虛盈之度故星辰者所以紀日月之行而人之榮衛亦有陰陽虛實之應也。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張注】八正者八方之正位也八方之氣以時而至謂之八風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如月建在子風從北方來冬氣之正也月建在卯風從東方來春氣之正也月建在午風從南方來夏氣之正也月建在酉風從西方來秋氣之正也如春夏之交風從東南來夏秋之交風從西南來秋冬之交風從西北來冬春之交風從東北來此四方四維之正氣主生長萬物者也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衝後來者從衝犯之方而來如太一居子風從南方來火反衡水也太一居卯風從西方來金來犯木也故以八方之位以候八風之正氣候八節之虛邪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張注】四時之氣所在如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又如正月二月人氣在肝三月四月人氣在脾五月六月人氣在頭七月八月人氣在肺九月十月人氣在心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腎此皆氣之所在以時而調之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張注】八方之虛邪主殺主害者謹候而避之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而邪勿能為害也○朱永年曰日避者候太一從居中宮之日而避之也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而氣至骨。入則傷五藏。工候救之。弗能傷也。【張注】身之虛血氣虛也天之虛虛鄉之邪風也兩虛相感故邪氣至骨而入傷五藏上工調其九候而救之始勿能傷害其性命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張注】天忌者謂太乙從居中宮乃天道所當避忌之日太一北極也斗杓所指之辰謂之月建即氣令所主之方如冬至四十六日月建在北太一居叶蟄之宮叶蟄坎宮也立春四十六日居天留天留艮宮也春分四十六日居倉門倉門震宮也立夏四十五日居陰洛陰洛巽宮也夏至四十六日居天宮天宮離宮也立秋四十六日居玄委玄委坤宮也秋分四十六日居倉果倉果兌宮也立冬四十五日居新洛新洛乾宮也明日復居叶蟄之宮曰冬至矣此太一一歲所居之宮也又太一日遊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復反于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太一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矣移日者始移宮之第一日也如太乙徙立于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其日太禁者也從入中宮日者乃九日中之第五日也其日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内

舍于心，外在于脈，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氣主為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肺，外在于皮膚，其氣主為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小腸，外在于手太陽脈，脈絕則溢，脈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腎，外在于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為寒也。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大腸，外在于兩脇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肝，外在于筋紐，其氣主為身濕。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胃，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為暴病卒死。兩實一虛，病則為淋露寒熱。犯其雨濕之地，則為痿。故曰大禁太一所在之日，是為天忌。言太一所在中宮之日，大宜避忌，此天時之不可不知也。又身形之應九野，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脇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頭首應夏至，其日丙午。右手應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右脇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應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竅應冬至，其日壬子。六府膈下三藏應中州，其大禁，大禁太一所在日及諸戊己，是謂天忌，宜避鍼刺。此醫者之不可不知也。【馬註】按靈樞官能篇云：用鍼之時，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避奇邪，而觀百姓，審于虛實，無犯于邪。是得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

故曰必知天忌。

【馬註】此論天忌之當知也。按靈樞衛氣行篇，岐伯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四星，四七二十八宿。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陽主晝，陰主夜。故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按上古天真論曰：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又靈樞九宮八風篇云：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為虛風，主傷人者。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若避矢石然。又曰：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又按靈樞刺節真邪篇云：虛邪之中人也。此可見虛邪本指風，而王註以為人虛感邪者非。▼故曰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春秋冬夏，人氣同之。故曰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當以時而調之也。此八正虛邪，當避之而勿犯。苟以吾身之虛，而遇天之虛邪賊風，是謂兩虛相感，其邪氣至骨，入則內傷五藏。惟工候預知而勿犯，縱犯之而即救，殆弗至于傷耳。凡若此者，乃天道之所當忌，名曰天忌。此天忌之不可不知也。▲按九宮八風篇云：八風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為暴病。兩實一虛，則為淋露寒熱。

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

【張註】鍼經，靈樞經也。靈樞首篇，黃帝問曰：余子萬民，養百姓，而收其租稅。余哀其不給，而屬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先立鍼經，願聞其情。故曰法往古者，先取法乎鍼經也。驗于來今者，取驗于本經之論也。是以三部九候諸篇，皆補論鍼經未盡之旨。再按官鍼篇曰：用鍼者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為工。故本經補論歲運八篇，立數萬餘言，亦詳悉靈樞之所未盡者。

驗於來今者，先知日之寒

溫月之虛盛以候氣浮沉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張註】驗于來今者言鍼經之所未發明也蓋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是以本卷九篇論三部九候而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以天之日月虛盈地之經水動靜以候氣之浮沉血之凝濡所謂法天則地調之于身故曰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參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於冥冥焉【張註】言上工取法天地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盈四時氣之浮沉與人之形氣榮衛參伍相合而調之是雖形氣榮衛之不形于外而工已獨知之故曰觀于冥冥焉通於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也【張註】承上文而言通于天地陰陽無窮之道者可得于萬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而不形見於外故俱不能見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髣髴【張註】此復言觀于冥冥者不形見于外視之無形嘗之無味髣髴乎若神是以粗工之不能俱見也上工獨知之者先以日月四時之氣調之于身故常先見之是上工粗工之所以有異也【馬註】按靈樞官能篇云乃言鍼意法于往古驗于來今觀于窈冥通于無窮粗工所不見良工之所貴莫知其形若神髣髴【馬註】此亦歷解鍼經之辭也鍼經者即靈樞經也▲第一篇九鍼十二原中有先立鍼經一語後世皇甫士安易靈樞為鍼經之名故王冰釋素問宋成無己釋傷寒論宗之及各醫籍皆然▼伯言欲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于來今者先知日月寒溫虛盛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于身知之則立有驗也其曰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以日月四時參伍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于外故云然斯乃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如神運髣髴是以可傳後世大異于人矣

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張註】所謂虛邪者乃八方虛鄉所來之邪氣其入于身者深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張註】所謂正邪者八方之正氣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也其中人也淺是以逢人之汗出腠理開而後入于肌腠絡脈之間然其中人也亦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張註】此言虛邪之始中人也亦起于毫毛發于腠理其入深則搏于筋骨傷人五藏故上工救其萌芽始發見其洒淅動形而即治之不使有傷三部九候之氣是為上工也○朱永年曰虛鄉之邪逢人之虛則中人也深而入傷五藏知人之九候盡調者亦始傷毫毛故當救其萌芽勿使傷敗九候之氣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張註】已成者入傷榮衛而病已成已敗者三部九候之氣已為邪所傷敗下工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者因邪病而敗之也此言上工救其萌芽不使邪傷正氣下工救其已成則正氣已敗不亦晚乎【馬註】靈樞

叶納

官能篇云邪氣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此節又與本經邪氣藏府病形篇同

【馬註】此亦解鍼經之義也其曰虛邪者八正之虛邪賊風從其後來者為虛邪也正邪者凡人身形用力汗出腠理開逢此虛風中人也微其情莫知其形難見惟上工救之甚早下工救其已敗也

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戸焉。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張註】此言正邪之中人也微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故能知其所在知其所在即于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戸焉言守其真氣而邪自去矣○朱永年曰上工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故能見其邪形下工不知所診則亦莫見其形矣【馬註】按靈樞官能篇云是故工之用鍼也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戸明于調氣補瀉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處

【馬註】此亦解鍼經之辭也夫曰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也故曰守其門戸焉莫知其情而見其邪形須為之治也

帝曰。余聞補瀉未得其意。【張註】補正瀉邪各有其法

岐伯曰。瀉必用方。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瀉必用方。其氣而行焉。【張註】天包乎地員者天之象也氣生于地方者地之象也蓋以天地陰陽四時之氣合人形之虛實而為補瀉之法故曰員與方非鍼也氣方盛月方滿日方溫則人之真氣充而邪易瀉也身方定陰陽不相錯也息方吸而內鍼吸天地之氣以助其氣也故瀉必用方其氣盛而行焉

補必用員。員者行也。行者移也【張註】補必用員者員活其氣之周行于外內也經氣周行則移其真氣之隆至矣

刺必中其榮。復以吸排鍼也【張註】必中榮者刺血脈也排推也候其吸而推運其鍼也蓋瀉者候其呼出而徐引鍼以瀉之補者候其吸入而推內以補之也

故員與方非鍼也。【張註】方員之道非用鍼之妙在得氣與神也

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張註】知形之肥瘦則知用鍼之淺深知血氣之盛衰則知方員之補瀉血氣者五藏之神氣也能知形之肥瘦氣之盛衰則鍼不妄用而神得其養矣【馬註】內納同中去聲▲按靈樞官能篇云瀉必用員切而轉之其氣乃行疾而徐出邪氣乃出伸而迎之遙大其穴氣出乃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樞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蓋其外門真氣乃存用鍼之要無忘其神其辭雖不同大義則兩相通但靈樞之圓當為方方當為圓耳

【馬註】此亦解鍼經之義也伯言鍼經有瀉必用方補必用圓之語然以意論之正以當瀉之時以氣方盛月方滿日方溫身方定以息方吸而納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徐出鍼惟其語中

有此方字。故曰瀉必用方。▲離合真邪論云。吸則納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為故。候呼引鍼。氣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瀉。正與此法相同。▼其曰補必用員。員者正以物之圓者可行可移。其刺必中其榮。復以吸而排鍼。故名曰補必用員。▲離合真邪論曰。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呼盡納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為故。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已至。適而自護。候吸引針。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較此更詳。則圓之為義可推。▼故員之與方。非言鍼也。乃言意也。且思人有是形。必有是神。醫工能養神者。必知病人形之肥瘦。營衛氣血之盛衰而治之。正以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慎養也。

帝曰。妙乎哉論也。合人形於陰陽四時。虛實之應。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謂形。何謂神。願卒聞之。〔張註〕形謂身形。神謂神氣。岐伯曰。請言形。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索之於經。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張註〕所謂形者。覩其形色。而知病之所在。○邪氣篇曰。虛邪之中人也。洒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府。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故曰按之不得。不知其情。帝曰。何謂神。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和曰神。〔張註〕所謂神者。謂氣至之若神也。耳不聞者。毋聞人聲。以收其精也。目明者。覩于冥冥也。志者心之所之也。言心開而志先慧悟也。口弗能言者。得氣之妙。不可以言語形容也。俱視獨見者。眾人之所共視。而我獨知之也。適至也。言氣至若昏。而我昭然獨明也。氣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之吹雲。明明若見蒼天。刺之道畢矣。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也。〔張註〕原謂十二原也。蓋言九鍼之論。以十二原主治五藏六府之病。今法則天地。以天地人之三部九候為之原。則九鍼之論不必存矣。此言法往古者。已先知其鍼經。驗于來今者。知三部九候之道。今論三部九候之本原。則九鍼之論。不必存乎心而再問矣。

〔馬註〕此伯狀形與神之義而告之也。帝欲知形之為義。伯言形乎哉。此形也。目若冥冥。不能見物。問病人之所患者何病。索病之所在者何經。似乎亦爽然在其前矣。然終不能如君子之引而不發。躍如也。故按之而此工者不得其真。問之而此工者不知其情。此則滯于形迹之粗。而非可以言上達之妙。故曰形。形之為義。其下工乎。又帝欲知神之為義。伯言神乎哉。此神也。耳無所聞。病人未及言病情也。彼則目已明。心已開。而志已先病人而知矣。爽然獨悟。其妙有不可以言狀者。人所俱視。而彼則有獨見。適若昏然。而彼則能獨明。心能去病。如風吹雲。▲靈樞九鍼十二原云。刺之道。氣至而有效。若風吹雲。明乎若見蒼天。蓋自鍼法而言。此則自上工之心而言。▼此則同于神明之道。而有莫知之妙。故曰神。神之為義。其上工乎。▲靈樞第一三篇云。粗守形。上守神。▼正以三部九候之論。為之本原。而九鍼之論。涉于形迹。特魚兔

之荃蹄也烏足存哉不然何以若是之神耶▲三部九候論見本經二十九鍼論見靈樞第七十八

離合真邪論篇第二十七

【馬註】內言經脈合于宿度經水及末有真氣邪氣等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張註】此承上章而言九鍼之道備載鍼經八十一篇余已悉會其意 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左調右有餘不足補瀉於榮腧余知之矣【張註】此常事鍼經之大畧若此而余已知之 此皆榮衛之傾移虛實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於經也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張註】言鍼經多論正氣之虛實未詳言邪氣之入經○朱永年曰邪氣入于血脈之中真氣與邪氣有離有合故以此名篇 岐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數必應于天地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張註】經度云者論身形之有三百六十五度也宿謂二十八宿度謂周天之度數經水謂洛水渭水海水湖水汝水澠水淮水漯水江水河水濟水漢水以合人之十二經脈天之二十八宿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地之十二經水漳以南為陽海以北為陰宿度經水之相應也上章論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以應人之榮衛氣血此復論地之經水以應人之經脈斯天地合氣而為三部九候焉○徐公遐曰身形之應天地陰陽也身半以上為天身半以下為地左為陽右為陰背為陽腹為陰 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隴起【張註】此言人之經脈應地之經水經水之動靜隨天氣之寒溫所謂地之九州人之九藏皆通天氣隴隆同通起貌 夫邪之入於脈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淖澤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其行於脈中循循然【張註】此言邪入于經寒則血如經水之凝泣暑則氣如經水之沸溢而淖澤虛風虛鄉之邪風也經之動脈謂經血之動于脈也言虛風之邪因入客于經亦如經水之得風其至于所在之處亦波涌而隴起循循次序貌言邪在于經雖有時隴起而次序循行無有常處 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張註】此以寸口之脈而候邪之起伏也夫邪之入于脈也如經水之得風亦時隴起故有時而脈大有時而脈小大則邪至而隴起小則邪平而不起也 其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為度【張註】此即以寸口之脈而候其邪之在陰在陽也蓋邪在于經次序循行無有常處或在于陰或在于陽寸口者左右之兩脈只概寸尺而言也如邪在陽分則兩寸大而兩尺平邪在陰分則兩尺大而兩寸平然止可分其有

陰與陽而不可為度數蓋言以寸口分真陰陽以九候而分其度數也。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遇其路。【張註】即從其邪之在陰在陽而察之則三部九候之中卒然逢之矣。早遇其路者。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焉。○朱永年曰。神藏為陰。形藏為陽。知在陽分。即從陽之諸經而察之。三部之中有獨大獨盛者。病之所在矣。知在陰分。即從諸陰經而察之。三部之中有獨大獨盛者。病之所在矣。即從所在之處迎而取之。則遏其行路矣。吸則內鍼。無令氣忤。【張註】此以下論刺邪之法。以息方吸而內鍼。無令其氣逆也。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張註】鍼解篇曰。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故當靜以久留。以候氣至。真陰之氣至。則陽邪無能傳布矣。吸則轉鍼。以得氣為故。【張註】蓋吸則氣入。易于得氣。故復候方吸而轉鍼。以欲其其得氣故也。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瀉。【張註】呼則氣出。故復俟其方呼而徐引針。俟呼盡乃去其針。則大邪之氣隨氣而出。故命曰瀉。○徐公退曰。風乃血氣之首。為百病之長。故曰大氣。

【馬註】此言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三才相應。而邪入人身。當有以瀉之也。宿。二十八宿也。度。三百六十五度也。經水者。地之十二經水也。經脈者。人之十二經脈也。▲按靈樞經水篇云。足太陽外合於清水。內屬於膀胱。足少陽外合於渭水。內屬于膽。足陽明外合于海水。內屬于胃。足太陰外合于湖水。內屬于脾。足少陽外合于汝水。內屬于腎。足厥陰外合于澠水。內屬于肝。手太陽外合于淮水。內屬于小腸。手少陽外合于漯水。內屬于三焦。手陽明外合于江水。內屬于大腸。手太陰外合于河水。內屬于肺。手少陰外合于濟水。內屬於心。手心主外合于漳水。內屬于心包。▼人與天地相通。故溫和寒冷暑熱卒風暴至。而經水或靜或動或溥或起者如此。則是邪者天地之邪也。入于人身。安得不然。寒則血凝澁。暑則氣淖澤。邪因而入。何異經水之得風也。各經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邪行脈中。殆循循然。▲似有次序之意。不必作輴輴然。▼其應于脈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邪平。其行無常處。或在陽經。或在陰經。不可為度。醫工當察以三部九候之法。卒然與逢。早絕其路可也。所謂絕其路者。惟瀉法耳。故凡瀉者。必先使病人口吸其氣。而吾方納鍼。無令針與氣逆。蓋瀉曰迎之。迎之者。方其氣來未盛。乃逆鍼以奪其氣。正謂無令氣忤也。鍼既入矣。當靜以久留。無易以出鍼。而使邪氣復布于病經也。又令病人吸氣。而吾復轉鍼。必候真氣既得。為復其舊。由是復令病人再呼。而吾引出其鍼。呼盡乃去其鍼。則大邪之氣皆出矣。故命曰瀉。按熱論有云。大氣皆去。亦是大邪之氣也。調經論曰。瀉實者。氣盛乃內鍼。鍼與氣俱內。以開其門。如利其戶。鍼與氣俱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外門不閉。以出其疾。搖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瀉。必切而出。天氣乃居。○又按九鍼十二原曰。刺之而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而氣至。乃去之。勿復鍼。

帝曰。不足者補之。柰何。岐伯曰。必先捫而循之。【張註】先以手捫循其處。欲令血氣循行也。蓋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又當補其真氣之不足。切而散之。【張註】次以指切捺其穴。欲其氣之行散也。推而按之。【張註】再以指推按其肌膚。欲鍼道之流利也。彈而怒之。【張註】以指彈其穴。欲其意有所注。則氣必隨之。故絡脈填滿。如怒起也。抓而下

捫音門　抓側交切

之。【張註】用法如前，然後以左手爪甲指其正穴，而右手方下鍼也。通而取之。【張註】下鍼之後，必令氣通，以取其氣。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張註】門者氣至之門也，外引其門者，徐往徐來也，以閉其神者，閉其門戶以致其神焉。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為故。【張註】呼盡則氣出，氣出內鍼，追而濟之也，故虛者可實，所謂刺虛者刺其去也。○徐公遐曰：故補曰隨之，隨其氣去而追之，追其陷下之陽，復隨氣而隆至。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張註】靜以久留，以俟氣至，如待貴人，不敢厭忽。其氣以至，適而自護。【張註】以己同，適調，適護，愛護也。寶命全形論曰：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此之謂也。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張註】候吸引鍼，則氣充于內，推闔其門，則氣固于外，神存氣留，故謂之補。九鍼篇曰：外門已閉，中氣乃實。

【馬註】此言補虛之法也。言未用鍼之時，必先捫而循之，謂以指捫循其穴，使氣之舒緩也；切而散之，謂以指切擎按其穴，使氣之布散也；推而按之，謂其指推其穴，即排蹙其皮也；彈而怒之，謂以指屢屢彈之，使病者覺有怒意，使之脈氣𧼈滿也；抓而下之，謂以左手之爪甲掐其正穴，而右手方下針也；斯時也，鍼始入矣，必通而取之，謂如用下文全法以取其氣也；候氣已至，外引其針以至于門，門者穴門也，即推闔以閉其神氣。此乃始終用針之法，而其間尤有節要不可不知也。方其爪而下之之時，使病人呼以出氣，而吾納其鍼，必靜以久留，候正氣已至，為復其舊，無慢心，如待所貴，無躁心，不知日暮，真氣已至，又必調適而護守之。▲寶命全形篇曰：經氣已至，慎守勿失。鍼解論亦云然，解之曰：勿變更也。▼又候病人吸入其氣，而吾方引鍼，正氣不得與鍼皆出，正氣在內，而鍼在外，各在其處，遂推闔穴門，令神氣內存，正氣之大者未為留止，故命曰補。▲調經論云：補虛奈何？岐伯曰：持鍼勿置，以定其意，候呼納鍼，氣出鍼入，鍼空四塞，精無從去，方實而疾出鍼，氣入鍼出，熱不得還，閉塞其門，邪氣布散，精氣乃得存，動氣候時，近氣不失，遠氣乃來，是謂追之。

帝曰：候氣奈何。【張註】謂候邪氣之至。岐伯曰：夫邪去絡入於經也，舍於血脈之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故不常在。【張註】邪氣由淺而深，故自絡而後入于經脈，寒溫欲相得者，真邪未合也，故邪氣波隴而起，來去于經脈之中，而無有常處。○徐公遐曰：真邪已合，如真氣虛寒，則化而為寒，真氣盛熱，則化而為熱，邪隨正氣所化，故曰寒溫未相得。故曰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張註】方其來者，三部九候，卒然逢之，即按而止之，以鍼取之，早遏其路。無逢其衝而瀉之。【張註】逢，迎也。衝者，邪盛而隆起之時也。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真氣者，經氣也，經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張註】真氣者，營衛血氣也。邪盛于經，則真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言邪方盛，雖經氣虛而不可刺也。○鍼經曰：其來不可逢者，氣盛不可補也。言邪氣方盛，雖正氣大虛而

亦不可補。故曰迎而奪之。惡得無虛。言迎奪其邪氣。惡得不反虛其正氣乎。故曰候邪不審。大氣已過。瀉之則真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畜。故曰其往之不可追。此之謂也。【張註】此言發針之不可大遲也。大氣。風邪之氣也。候邪而不詳審其至。使邪氣已過其處。而後瀉之。則反傷其真氣矣。真氣已脫。而不能再復。邪氣循序而復至。正氣已虛。則邪病益留畜而不能去。故曰其往不可追。謂邪氣已過不可瀉也。蓋言邪氣方來。不可逢迎。邪氣已過。不可追迫。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瀉矣。【張註】挂。掛同。承上文而言。待邪之至。及時而發針。不可差遲于毫髮之間。斯可謂之瀉矣。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病不可下。【張註】若先者。邪氣之盛也。若後者。邪氣之已過也。若差之毫釐。則反傷其血氣。真氣虛。則邪病益畜而不可下。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張註】機。弩機也。知其可取者。當其可取之時。用針取之。如發機之迅速。不知其取者。朴鈍如椎。扣之不發。故曰。知機道者。一止復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此之謂也。【張註】此甚言其知機之妙。既無逢其衝。又無使其過。不可遲早于毫髮之間。知機之道其神乎。帝曰。補瀉奈何。【張註】夫邪氣盛則精氣奪。將先固正氣而補之乎。抑先攻邪氣而瀉之耶。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復其真氣。【張註】伯言此宜先攻其邪也。疾出其針。以去其盛滿之血。則邪病自去。邪病既去。而真氣即復矣。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處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逆而刺之。溫血也。【張註】此言若先補之。則血不得散。而邪不得出也。溶溶。流貌。言邪之新客于經脈之中。溶溶流轉。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蓋流動而易瀉者也。若逆而刺之。是謂內溫。血不得散。氣不得出。刺出其血。其病立已。【張註】此甚言其瀉邪之妙。刺其血出。其病立已。邪病已去。而真氣即復矣。○同觀子曰。此節可救時下名醫之病。

【馬註】此言候邪之妙。在早過其路。無使盛。則瀉邪氣以害真氣也。帝因上文邪入于脈。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為度。察三部九候。卒然逢遇。當早過其路。故宜用針以瀉之。然所以候此邪者。其法何在。▲此段之注。必須如此。方與本節大義。始有源流。王註以為候可取之氣者。從▼伯言邪之客于形也。必先入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孫絡。留而不去。入舍于絡脈。▲此數語見繆刺論。必須合此用之。玄為詳參▼故邪去絡入經也。舍于血脈之中。寒則血凝泣。與血之溫。尚未相得。暑則氣淖澤。與血之寒。尚未相得。亦如經水之得風也。脈如涌波之起。行于脈中。循循然至于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時來時去。故行無常處。所以不常在也。斯時也。在陰與陽。不可為度。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遇。知其邪之來者。猶未盛也。故曰方其來也。按而止之。止而瀉之。早過其路。則大邪之氣無能為矣。若不早過其路。而至于邪氣甚盛。切無逢其衝而瀉之。至使邪氣難去。真氣反虛。何也。真氣者。經氣也。經氣因散邪而太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正邪氣盛而不可逢之謂也。是以候氣不審。大邪之氣過盛。當是之時。瀉之則真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畜。故曰其往不可追。正真氣虛而不可追之謂也。故不可挂以髮之妙。乃用針者之所當知也。所謂不可挂以髮者。不但在絲毫間也。待邪初至。即宜發針瀉之。則邪斯瀉矣。靈樞小針解篇所謂氣之易

張兆璜曰因上二篇論刺三部九候之法夫每

失者此也若在于先則邪未至若在于後則真氣虛所謂血氣已盡而病不可下也故曰知其可取而取之正如發弩中之機萬發萬中不知其可取而取之如扣椎然取之不動也故曰知發機之道者妙在至微不可挂以髮不知發機之道者雖扣之亦不能發止如扣椎而已也▲按靈樞小針解篇云其來不可逢者氣盛不可補也其往不可追者氣虛不可瀉也不可挂以髮者言氣有易失也扣之不發者言不知補瀉之意也血氣已盡而氣不下也但此篇之詞專主瀉言而靈樞則兼補瀉言故其詞同而意則小異耳▼然帝又以邪氣當瀉真氣當補則瀉者不可以為補補者不可以為瀉故又以補瀉奈何為問伯言此法正所以攻邪也疾出其鍼以去盛血而復其真氣則瀉中有補矣何也此邪新感溶溶未定推針補之則隨補而前引鍼致之則隨引而留若不出盛血而反温之則邪氣內勝反增其害故必當刺出其血其病立已奚必以真邪俱在補瀉難施為疑哉

帝曰善然真邪以合波隴不起為之奈何【張註】此言真邪之有離合也真氣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于經脈者也虛邪者虛鄉之風邪賊傷人者也邪新客于經脈之中真邪未合則如波涌之起時來時去無有常處如真邪已合而波隴不起矣蓋邪正已合則正氣受傷營衛內陷邪隨正而入深是以經脈無波隴之象而三部九候之脈相失而相減矣

岐伯曰審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張註】審者審其病捫者切其脈盛者邪氣盛虛者正氣虛調之者補其正而卸其邪也

審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張註】左右上下謂左右手足臂喉頭首腰尻以下也邪氣入深則傷五臟九候之脈九藏之神氣也藏氣受傷是以脈氣減失審其病在神藏形藏而以死生期之所在形藏者生在神藏者有生而有死期也○朱衛公曰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減者脈細也

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張註】經云用鍼之要在于知調陰與陽調陰與陽精氣乃光合神與氣使神內藏夫天為陽地為陰人則參天兩地者也故身半以上為天身半以下為地然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是以上部有地下部有天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以上為天以下為地以中為人

調之中府以定三部【張註】中府胃府也蓋三部陰陽之脈皆陽明水穀之所資生太陰為之行氣于三陰陽明為之行氣于三陽陽者天氣陰者地氣陰氣從足上行至頭陽氣從頭下行至足陰陽異位外內逆從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當調之中府以定三部之脈焉○徐公遐曰是以三部之中皆有陽明之胃氣詳三部九候論

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禁也【張註】大過且至者歲運之氣至也蓋用鍼之道當知三部九候合之四時五行加臨相勝而各治之不知三才之合氣九候之交通雖有大過之氣且至而五治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也○按帝問曰平氣何如伯曰無過者也蓋大過不及之歲皆勝氣妄行故曰大過平氣之歲為無過也

誅罰無過命曰大惑反亂大經真不可復用實為虛以邪為真用鍼無義反為氣賊奪人正氣以從為逆營衛散亂真

篇中俱提出三部九候四字後卷刺要不解六篇復論刺法之要學者當分而論之合而參之」以己同著着同予與」同通評者謂榮衛血氣藏府肌形及有病之所生皆變見于脈氣

此言脈氣本于內而發原于下

氣已失。邪獨內着。絕人長命。予人夭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長。【張註】此言不知三部九候者。不分真邪。不知虛寔。不審逆從。賊害真氣。與人夭殃。蓋用鍼之道。有如用兵。務在殺賊。不害良民。無義之兵。征伐無過。反亂大經。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勝。釋邪攻正。絕人長命。【張註】此言不知三部九候者。因而不知合于四時五行之道。六氣之加臨。五運之相勝。邪反釋之。正反攻之。則絕人長命矣。邪之新客來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逢而瀉之。其病立已。【張註】再言之者。言乘風邪新客未定之時。即當逢而瀉之。慎勿使真邪之相合也。

【馬註】此承上文。言察三部九候。卒然遇邪。早遏其路。故此節備論三部九候之當知。而丁寧早遏其路之為宜也。

通評虛實論篇第二十八

【馬註】評。論也。內論有病虛實之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何謂虛實。【張註】此亦承上章而復問也。岐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張註】邪氣者。風寒暑溼之邪。精氣者。榮衛之氣也。蓋邪氣有微盛。故邪盛則實。正氣有强弱。故精奪則虛。奪失也。或為邪所奪也。

【馬註】此先明虛實二字之義也。言人非無故而實。以邪氣盛則實耳。邪氣盛者外感也。非無故而虛。以正氣奪則虛耳。正氣虛者內傷也。

帝曰。虛實何如。岐伯曰。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張註】伯始言虛實者。皆從物類始。如肺主氣。其類金。五行之氣。先虛于外。而後內傷五藏。蓋邪從表入裡。在外之血氣骨肉。先為邪病所虛。是以骨肉滑利。則邪不內侵。而裏亦實。表氣虛。則內傷五藏。而裏亦虛。此表裏之虛實也。如氣逆于上。則下虛而足寒。此上下之虛實也。如值其生旺之時則生。當其勝尅之時則死。此四時之虛實也。餘藏皆如此。【張註】夫肝主筋。其類木。心主血。其類火。脾主肉。其類土。肺主氣。其類金。腎主骨。其類水。蓋五藏之氣。外合于五行。五行之氣。藏應于四時。故皆有生旺尅勝之氣。而各有死生之分。

【馬註】此舉肺虛一藏。其生死必隨乎時。而可以例諸藏也。肺主氣。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氣上行而逆。則在下之足。以無氣而寒。故此肺虛而非相尅之時則生。如春秋冬是也。如遇相尅之時則死。如夏時之火是也。餘藏虛者。其生死亦如此而已。夫帝問虛實。而伯先以虛為對。未及于實也。

重平聲

診尺之法，靈樞邪氣篇、經脈篇、論疾胗尺篇、本經移刺篇。張兆璜曰：此篇論邪寔者先從外而內，正虛者亦先外而內，如木死者先葉落而後根枯，故用尺脈之法。胗尺之法，先從外而內也。此言色脈與尺之相應……

帝曰：何謂重實？岐伯曰：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實。【張注】大熱者，邪氣盛也。氣為陽，血脈為陰，邪盛而氣血皆傷，故為重實。此論血氣之陰陽虛實也。○徐公遐曰：重實則其中有重虛，故上文曰虛寔何如，下文曰夫虛實者。【馬注】此言病有重實之義也。大熱為病，邪氣甚熱，▲以後文寒氣暴上，脈滿而實照之，則此氣熱者，邪氣熱也，非人之中氣也。▼其脈甚滿，是寔而又寔，謂之重實也。

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何以治之？【張注】此論經絡之陰陽虛寔也。夫膚腠氣分為陽，經絡血分為陰，然經絡又有深淺陰陽之別，所謂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岐伯曰：經絡皆實，是寸脈急而尺緩也，皆當治之。【張注】邪成于經，則寸口脈急；緩為內熱，熱在于絡，則尺脈緩也。皆當以鍼取之。此以寸尺而候血脈之陰陽也。故曰滑則從，濇則逆也。【張注】滑主氣血皆盛，故為從；濇主血氣皆衰，故為逆。○朱聖公曰：故曰者，為陰陽血氣邪正而言也。夫虛實者，皆從其物類始，故五藏骨肉滑利，可以長久也。【張注】五行者，天地之陰陽也；五藏者，人之陰陽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皮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金木水火土，五藏之外類也。夫邪之中人，始于皮膚，次于肌肉，留而不去，則入于經脈，以及于筋骨，故邪之中人，先從其物類始。是以壯者之血氣盛，其肌肉滑，氣道通，榮衛之行不失其常，可以長久其天命。如五藏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數中風寒，血氣虛，脈不通，真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不壽而盡也。○徐公遐曰：邪氣寔則正氣虛，故曰夫虛寔者。○朱聖公曰：此復結首章之義。

帝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何如？【張注】不足者，精氣奪；有餘者，邪氣盛。此邪去絡而入于經也。岐伯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而尺寒也。【張注】此論經絡之氣虛寔也。寒熱者，尺寸之膚寒熱而應于經絡也。絡脈外連皮膚，為陽主外；經脈內連藏府，為陰主內。經云：榮出中焦，衛出下焦。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衛氣已平，營氣乃滿，而經脈大盛。經脈之虛實也，以氣口知之，故以尺膚候絡，而以寸候經。秋冬為逆，春夏為從，治主病者。【張注】夫邪氣之從外而內，猶藉正氣之從內而外，以扞禦使邪仍從膚表而出。秋冬之氣降沉，不能使邪外散，故為逆；春夏之氣升浮，故為從也。邪病在經，當從其經而取之。此論外因之虛寔也。

帝曰：經虛絡滿何如？【張注】此論內因之虛實也。岐伯曰：經虛絡滿者，尺脈滿，脈口寒濇也。【張注】尺脈熱滿，故主絡滿；脈口寒濇，故主經虛。此春夏死，秋冬生也。【張注】春夏之氣生長于外，氣惟外弛而根本虛脫，故死；秋冬之氣收藏于內，故生。蓋外因之病宜神機外運，內因之病宜根本寔堅。帝曰：治此者奈何？岐伯曰：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陽。【張注】絡為陽，經為陰。刺者，瀉其盛滿之氣；灸者，啟其陷下之陽。蓋不足者病，而太過者亦為病也。【馬注】此節即經絡俱寔、經虛絡寔，經虛絡寔者，而擬其脈體，決其死生，分其治法也。經者，十二經也；絡者，十五絡也。虛者，即前精氣奪則虛也；寔者，即前邪氣盛則寔也。經為陽，絡為陰，故經中亦有屬陰者，而以

也如鼓應桴此章論虛寔之道者從物類始故以胗尺之法候之胗尺之法先膚表而絡絡而經故以尺膚候絡氣以尺脉候絡脉而以寸候經謂氣之先從下而上從外而內也」寔者邪氣寔虛者正氣虛重虛是皆在正氣矣故曰脉虛者不象陰也

絡並之。則經皆為陽。絡中亦有屬陽者。而以經並之。則絡皆為陰。寸部為陽。尺部為陰。急脉為陽。緩脉為陰。滑脉為陽。濇脉為陰。脉熱為陽。脉寒為陰。今寸部急而見陽。是經寔也。尺脉緩而見陰。是絡亦寔也。所謂經絡俱寔也。必其急緩之脉。帶滑則為順而生。帶濇則為逆而死。何也。大凡物類。皆有虛寔。必滑澤則生。枯濇則死。非特脉為然也。故五藏骨肉滑利。所以其脉亦滑。可以長久而生也。若五藏澁滯。則其脉亦濇。必不能長久而死矣。何以異于物類也哉。其有絡氣不足。經氣有餘。是絡虛經滿也。惟經氣有餘。故脉口熱。惟絡氣不足。故脉部寒。春夏屬陽。合經與寸。秋冬屬陰。合絡與尺。惟脉口熱而尺部寒。故時逢秋冬。則陰氣盛而脉口不宜熱。熱為逆而死。時逢春夏。則陽氣高而脉口宜熱。尺中宜寒。當為順而生。即主病者而治之。何經有餘則瀉之。何絡不足則補之。其有經氣不足。絡氣有餘者。即經虛絡滿也。滿者寔也。惟絡脉滿。故尺部亦熱滿。惟經脉虛。故脉口亦寒澁。春夏應經與寸。所以寒濇則死。秋冬應絡與尺。所以熱滿而生。不言治主病者。即上文可以例推也。治主病者何如。絡為陰。今滿則灸之。虛則刺之。經為陽。今滿則灸之。虛則刺之。由此觀之。則大抵灸主於瀉。而刺則可補也。

帝曰。何謂重虛。〔張注〕此論脉氣皆虛也。上節論經絡之寔。即可類推于虛。此節論氣分之虛。亦可類推于寔。岐伯曰。脉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張注〕血者神氣也。榮氣宗氣行于脉中。衛氣行于脉外。故曰脉氣。蓋以氣口之脉。可以候血。而可以候氣也。上虛者。寸口之脉氣虛也。尺虛者。脉氣虛于下也。上下皆虛。故曰重虛。○朱永年曰。氣逆于上而足寒者。上寔下虛也。此上下皆虛。故謂之重虛。帝曰。何以治之。〔張注〕謂何以補其虛也。岐伯曰。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恇然。〔張注〕氣者。謂陽明所生之榮衛宗氣也。經曰。穀始入于胃。其積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喉嚨。以司呼吸。是陽氣者。陽明之所生也。言無常者。宗氣虛而語言無接續也。鍼經曰。盡瀉三陽之氣。令病人恇然。恇。虛怯也。謂陽明之氣虛于上。則言語無常。陽明之氣虛于下。則令人行步恇然。蓋氣從太陰出注手陽明。上行注足陽明。下行至跗上。故曰身半以上。手太陰陽明皆主之。身半以下。足太陰陽明皆主之。按帝問何以治之。而伯答以所病之因。蓋知陽氣生始之原。則知所以治矣。此論後天之主氣也。○徐公遐曰。此註當與九候論之地以候胸中之氣註合參。脉虛者。不象陰也。〔張注〕氣為陽。血脉為陰。陽明之生氣為陽。少陰之精氣為陰。蓋言以寸尺之脉。以候陽明之生氣。而不效象其陰之虛也。○朱聖公問曰。上節以尺膚而候絡脉之虛。此以寸尺之脉而候氣分之陽。豈以皮膚候血脉。而反以脉候氣耶。曰。經言善調尺者。不待于寸。脉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脉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蓋陰陽虛寔之氣。由藏府而達于經脉。由經脉而出于膚表。以尺膚之緩急滑濇。而候藏府血氣之虛寔。而不待以寸胗也。上節以絡脉在皮之部。故以尺膚審之。此候脉氣之虛寔。故以寸尺之脉胗也。論疾胗尺篇曰。尺膚寒。其脉小者。少氣。是尺膚尺脉。皆可以候氣候血也。胗候之道。通變無窮。不可執一而論。惟會心者明之。如此者。滑則生。濇則死也。〔張注〕夫氣生于陽明。而發原在腎。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陰陽相摶。其脉則滑。摶則化水穀之精微。而氣生矣。故主生。濇主少氣。生原已絕。故死。〔馬注〕按甲乙經作脉

言重虛之脉不象少陰之兼有水寒之寔

針經曰用針之類在于調氣氣積于胃以通營衛各走其道宗氣流于海其下者注于氣街其上者走于息道故厥在手起完氣不下脉中之血凝而留止

張兆璜曰此節論營衛宗氣之生于陽明言氣

虛脉之下鈌一虛字。氣虛氣之下。多一上字。尺虛。三者並虛為當。故下文以氣虛尺虛脉虛為答。詳上文重實以氣熱脉滿為重寔。此節脉虛氣虛尺虛為重虛者甚有理。不但尺寸俱虛為重虛也。王氏似未當。還以甲乙經為的。

【註馬】此言病有重虛之義也。脉虛氣虛尺虛。謂之重虛。氣虛者。真氣不足也。故脉動無常。尺虛者。腎氣不足也。故行步恇然。脉虛者。手太陰寸口所見之脉。按之不應手也。如此三虛。是謂重虛。若帶滑利則生。否則濇滯而死矣。

帝曰。寒氣暴上。脉滿而寔。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

【註張】此承上文之意而復問也。蓋脉氣生于胃府而發原在于少陰。是以上節論生氣之原。此以下復論發原之始。夫腎藏主水。在氣為寒。寒氣暴上者。水寒之氣。暴上而滿于脉也。寔而滑者。得陽明之氣相合。故生。逆者少陰之氣已絕。故死。蓋寒氣上乘。則真氣反下逆矣。平脉篇曰。少陰脉弱而濇。弱者微煩。濇者厥逆。謂少陰之氣不生。而手足逆冷也。○王子方曰。水寒之氣暴上。曰脉滿而寔。少陰之氣暴上而曰脉寔滿。陰寒之氣皆寔滿于脉。而各有意存焉。○朱聖公曰。水寒之氣暴上。則少陰之真氣不升。故先論其寒氣。而後論其真氣。後又復論其水氣也。

【註馬】此言氣寒而脉寔者。亦以滑為生而濇為死也。帝言上文氣熱脉滿已謂重寔。必滑則從。濇則逆。今者寒氣暴上。脉亦盛滿。與氣熱脉滿者異。其于滑濇逆從生死何如。伯言不問寒熱。止論滑濇。雖因寒而寔。必其脉滑而為順。則生。脉濇而為逆。則死也。

帝曰。脉實滿。手足寒。頭熱。何如。岐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死。

【註張】腎主生氣之原。膀胱為太陽之府。脉寔滿者。少陰之寒氣充于外也。手足寒者。少陰之生氣已虛于內也。頭熱者。太陽之氣發越于上也。腎與膀胱陰陽並交。咸主生氣。若盛于外。則反虛于內矣。春時陽氣微上。陰氣微下。秋時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陰陽二氣交相資生。故主生。冬時陰氣盡出于外。夏時陽氣盡虛于內。故主死。言陰陽之根氣不可虛脫者也。○徐公遐曰。是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王芳侯曰。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化生營衛。行于脉中。若真陰之氣直溢于脉。則反虛其根矣

【註馬】此即脉證雖見陰陽者。而以時決其死生也。脉寔滿者是陽脉也。頭熱者是陽證也。皆邪氣有餘也。手足又寒。是陰證也。乃真氣又虛也。若此者真氣不分。陰陽相雜。然春秋者陰陽未盛之時也。正平和之候。故生。冬夏者。偏陰偏陽之時也。脉盛頭熱者不能支于夏。手足寒者不能支于冬。故死

脉浮而濇。濇而身有熱者死。

【註張】脉浮而濇。陰越于外而虛于內也。濇而身熱。陽脫于內而弛于外也。此復言陰陽之根氣脫者皆為死證。非但冬夏死而春秋可生。

不彔虛之在精血 少陰之精血虛衰則寒氣上逆經曰腎氣故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胸膈故脈滿實而滑○言少陰之陰氣上與陽明相合也上節論無形之水氣溢于脈中故脈滿而實下節論有形之水邪溢于脈外故形盡滿水氣溢

【馬註】此言證與脈反者死也。脈浮而濇。乃肺脈之應于秋者也。而身有熱。則火盛金衰主死。此前後無問答之語。疑為錯簡也與。

帝曰。其形盡滿何如。【張註】腎為水藏。在氣為滿。上節論寒氣暴上。此復論其水體泛溢。故其形盡滿也。形謂皮膚肌腠。蓋經脈之內。有有形之血。是以無形之氣乘之。肌腠之間。主無形之氣。是以有形之水乘之。而為腫脹也。岐伯曰。其形盡滿者。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張註】諸急為寒。寒水充溢于形身。故脈急而堅大。水邪外溢。則少陰之正氣不升。故尺濇而不應也。靈樞經曰。脈堅大以濇者脹也。如是者。故從則生。逆則死。【張註】夫少陰之氣。從下而上。合于陽明。戊癸合而化火。火土之氣。故有如是之證者。得少陰之氣。仍從下而上者生。逆而下者死。帝曰。何謂從則生逆則死。岐伯曰。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張註】手足溫者。少陰之生氣復也。生氣復。則火土之氣漸旺。水寒之邪漸消。手足寒者。少陰之生氣已絕。故死。以上論生陽之氣。發原于下焦。如寒水之邪寔。則真陰之氣虛。【馬註】脈字下當有口字。【馬註】此言陽病者當得陽脈陽證也。身形盡滿。乃陽病也。氣口之脈急大而堅。是陽脈也。宜尺部則濇而不相應耳。然必手足溫者。是陽證也。故有是脈有是證。則為從而生。否則脈雖急大堅。而手足反寒。是謂逆而死也。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張註】夫病熱者。皆傷寒之類也。凡傷于寒。藉陽氣以化熱。熱雖盛而不死。然陽氣生于精水之中。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腎氣始寔。乳子天癸未至。腎氣未盛。故帝復有此問焉。夫心主脈。而資生于腎。心腎水火之氣。上下時交。腎氣不能上資于心。則心懸如病飢。而寸口之脈懸絕小者。腎氣未盛也。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張註】伯答乳子之生陽。藉後天之氣也。四支皆稟氣于胃。故陽受氣于四支。是以手足溫者。胃氣尚盛。故生。寒則胃氣已絕。故死。夫水穀入于胃。津液各走其道。腎為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是先天之精。猶藉後天之所資益者也。又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名曰宗氣。積于胸中。上出于肺。以司呼吸。是四支之原俞。又受資于胃府所出之榮衛宗氣。是以手足溫者生。寒者死。○朱永年曰。當知少陰陽明之氣。皆主手足之寒溫。醫者不可不審。帝曰。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脈何如。岐伯曰。喘鳴肩息者。脈寔大也。緩則生。急則死。【張註】此復論後天所生之宗氣。而亦不可傷也。宗氣者。五藏六府十二經脈之宗始。故曰宗氣。肩息者。呼吸搖肩也。風熱之邪。始傷皮毛。喘鳴肩息。是風熱盛而內干肺氣宗氣。故脈寔大也。夫脈之所以和緩者。得陽明之胃氣也。急則胃氣已絕。故死。○徐公遐曰。水穀之精。雖藉先天之氣以生化。然先天之氣。又藉水穀之精以相資。是以天癸至。腎氣盛。齒髮長。筋骨堅。皆受後天之養。非但于乳子也。故復設此問焉。【馬註】此言乳子脈與病反者。復有他證可驗。病證俱甚者。復有脈體可據。而決其死生也。乳子而病熱。陽證也。而脈則懸小。是陽證見陰脈也。然手足溫和。正氣猶存。脈雖懸小。特未大耳。故可以得生。否則手足

者少精血故宜脉滑水氣溢者生氣衰故宜手足溢中節論下焦之生氣外脫少陰之生氣虛衰則水反上溢經云藏寒生滿病謂少陰之生陽不升也故得氣從而手足溫者生首言邪氣盛則精氣奪此則精氣虛而水寒盛生陽之氣曰腎丙胃由

寒而死矣文乳子中風發熱喘鳴肩息者陽證也脉當寔大惟寔大中而緩則邪氣漸退可以得生若寔大中而急則邪氣愈增其病當死矣

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張注】上節言氣之虛寔此復論其血焉腸澼者邪僻積于腸間而為便利也經言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衂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便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于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合并凝聚而積成矣是以腸澼便血者陰絡之血溢也腸澼下白沫者腸外之寒汁沫也腸澼下膿血者汁沫與血相搏并合而下者也夫便血陰泄于內也發熱陽脫于外也本經曰陰陽虛腸澼死此陰陽血氣之相離也○朱聖公問曰靈樞經論恐為積聚而言也曰百病之生也皆起于內傷外感不外乎氣血陰陽如留畜于腸外則為五積便痢則為下積矣

帝曰腸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脉沈則生脉浮則死【張注】下白沫者陰液下注故脉沈者為順如脉浮是經氣下泄脉氣上浮此經脉相離故為死證

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脉懸絕則死滑大則生【張注】夫脉始于足少陰腎生于足陽明胃主于手少陰心輸于足太陰脾懸絕者足少陰之陰液絕也滑大者足少陰之生氣盛也

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脉不懸絕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懸濇者曰死【張注】此復申明血氣之主原又重資陽明之胃氣也身不熱者陽不外脫也脉不懸絕者不下絕也懸濇者陽明之生氣已脫故死辨脉篇曰趺陽脉浮而濇故知脾氣不足胃氣虛也懸則胃氣絕矣以藏期之【張注】胃氣已絕則真藏之脉見矣故當以藏期之肝至懸絕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至懸絕四日死懸絕者絕無陽明之胃氣而真藏孤懸也

【馬注】此言腸澼之屬有便血者有下白沫者有下膿血者隨證隨脉而可以決其死生也腸澼者大小腸有所澼積而生諸證故腸澼為總名而下三者為諸證也▲生氣通天論曰因而飽食筋脉橫解腸澼為痔所以亦用腸澼二字陰陽明太篇亦云久為腸澼▼便血者大便中下純血也▲有等俗名腸風下血有糞前來者為近血是腎肝有火糞後來者為遠血是心肺有火今茲腸澼便血凡下血皆是▼是血為陰而下血為陰證若身熱則火盛故主死身寒則火衰故主生其下白沫者非膿非血而白沫下行是肺氣受傷也然亦陰證之類故脉沈則生以陰證宜見陰脉也若脉浮則死以陰證見陽脉也其下膿血者赤白相兼氣血俱傷▲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謂之瘕泄難經謂之大瘕泄後世曰痢▼然脉以懸絕為死正氣不足也滑大則生正氣有餘也帝問凡腸澼之屬有身不熱則證不死脉不懸絕則脉不死伯言終當以元氣為主故脉必滑大則生若懸濇則死其死者以藏期之所謂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脾見甲乙死者是也▲按脉訣云下痢微小却為生脉大浮洪無瘥日今屢治此疾亦有滑大而生沉小而死者其懸濇之謂邪當以經言為的也

帝曰癲疾何如岐伯曰脉搏大滑久自已脉小堅急死不治【張注】此論五藏之外合為病而有虛寔也靈樞經曰肺脉急甚為巓疾腎脉急甚為骨癲疾

胃而逆于四支故論腎則多一轉語論胃止曰手足溫上節論下焦之根氣此論上焦之生氣脊由中焦之所生上節論脈外此論脈氣虛泄于內虛脫于外者先陽明而少陰虛泄于內者先少陰而陽明故未結曰以藏期之便血在絡內而

癲疾者脈盛諸俞分肉皆滿而骨居汗出煩悗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筋癲疾者身倦攣急嘔沫氣下泄不治脈癲疾者暴仆四支之脈皆脹而縱嘔沫氣泄不治是肺合之形腎合之骨心合之脈肝合之筋為病于外而有死生之分脈搏大者氣盛于外故生小堅急者氣泄于下故死

帝曰癲疾之脈虛實何如岐伯曰虛則可治實則死【張註】經曰重陰則癲蓋癲乃血實之證故治癲疾者瀉出于血置于瓠壺之中是以脈堅實者死氣滑大者生上節之大小者論氣之虛實此言血脈之虛實蓋癲乃陰盛之病故宜氣盛而不宜血實也【馬註】此言癲疾之脈得陽脈虛脈而生也癲疾者陽證也故搏大滑則陽證得陽脈所以病久自已若脈小堅急則得陰脈故死不治然癲疾之脈當有取于虛也必搏大滑中帶虛可治若帶實則邪氣有餘乃死候也▲脈訣云恍惚之病定癲狂其脈實牢保安吉寸關尺部沉細時如此未聞人救得正與此大義相合又按長刺節論第十一節則刺狂癲有法又以靈樞癲狂篇攷之則義無餘蘊矣

帝曰消癉虛實何如岐伯曰脈實大病久可治脈懸小堅病久不可治【張註】此論五藏之內因而有虛實也少俞曰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癉消癉者五藏之精氣皆虛轉而為熱熱則消肌肉故為消癉也脈實大者精血尚盛故為可治脈懸小者精氣漸衰故為難治上節論五藏之外實此論五藏之內虛靈樞病形篇五藏之脈微小為消癉○朱永年曰癲癉之病皆曰久者蓋癲因久實癉因久虛之所致也【馬註】此言消癉之病得陽脈而生也消癉者熱證也故脈實大雖病久亦可治若懸小堅又至于病久則益不可治矣▲脈要精微論云癉成為消中靈樞五變論消癉可參看

帝曰形度骨度脈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張註】此言五藏之外合各有度數而應于四時者也經曰形寒飲冷則傷肺謂皮毛膚腠為形而內合于肺者也骨者腎之合脈者心之合筋者肝之合然皆有淺經俞次之度數帝問何以知其度而刺之乎【馬註】方盛衰論云診有十度脈度藏度肉度筋度俞度又按靈樞有骨度脈度篇名而又有經筋篇名至于形度則無之今帝以為問而下文無答語乃他篇之錯簡也

帝曰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府冬則閉塞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張註】伯言五藏之氣合于四時而刺度之各有淺深也亟急也春氣生升故亟取絡脈夏取分腠故宜治經俞蓋經俞隱于肌腠間也治六府者取之于合也胃合于三焦大腸合于巨虛上廉小腸合入于巨虛下廉三焦合入于委陽膀胱合入于委中穴膽合入于陽陵泉蓋五藏內合于六府六府外合于原俞秋氣降收漸入于內故宜取其合以治六府也冬時之氣閉藏于內故宜用藥而少鍼石蓋鍼石治外毒藥治內者也○帝曰二字當作岐伯曰所謂少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張註】此論癰疽之虛實也言癰疽之患榮衛血氣並實皮肉筋骨皆傷非若四時之有淺深冬時之少鍼石

癰疽不得頃時回【張註】癰者壅也疽者阻也

主血下白沫在腸外而主氣便血血泄于內也下白沫氣利于下也血泄者不宜氣絶而身熱氣利者不宜血溢而脈浮者則陰陽離反矣腸澼下膿血陽澼之屬俱下便血下白沫而上此節論血氣不虛脫于外而絕于內痺五藏之液虛于內巔

謂熱毒外壅內也宜即刺之不得遲延時頃而使邪毒之回轉也

馬註 此言三時治病各有所宜而冬時則用藥而不用鍼也春時治病治其各經之絡穴夏則治其各經之俞穴秋則治其六府冬則閉塞但用藥而不用鍼石所謂冬時少用鍼石者非謂冬時癰疽亦不用鍼石也彼癰疽不得頃刻挽回若不用鍼石以瀉之則內爛筋骨藏府豈得不用鍼石哉特謂他病冬時不用鍼石耳

癰不知所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已刺手太陰傍三痏與纓脈各二

張註 此言癰毒之在氣分者宜刺手太陰足陽明也毒在氣分故癰不知所毒氣流傳故脈按之不應手而乍來乍已也腋內動脈手太陰也名曰天府宜刺太陰動脈之旁各三痏手太陰之主氣也痏者皮膚腫起之象言刺在絡脈之旁皮膚之間氣隨鍼出而鍼眼微腫如小瘡故曰痏也蓋皮膚谿谷之間亦有三百六十五穴會毒在氣分故宜刺在皮膚而不刺經絡也纓脈結纓處兩旁之動脈人迎穴間乃衛氣別走陽明之道路也○四時氣篇曰風痳膚脹為五十七痏取皮膚之血者盡取之掖癰

大熱○刺足少陽五刺而熱不止○刺手心主三○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

張註 此言癰毒之在血分者宜刺足少陽手心主也掖癰者謂在兩旁之腋間足厥陰少陽之分也經云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為癰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為膿毒在血分故大熱也厥陰主血故從其所合而瀉之如刺之而熱不止者宜刺手心主之脈以瀉之心主火而主血脈也本輸篇曰腋下三寸手心主也名曰天池蓋宜刺此也夫肺朝百脈而主行榮衛陰陽若欲刺手太陰之經絡者宜刺在大骨之會各三謂臂骨交會之處尺澤間也骨之大會曰合絡脈之滲灌諸節者也

暴癰筋緛○隨分而痛○魄汗不盡○胞氣不足○治在經俞○

張註 此言癰毒之在筋骨間者宜刺其經俞也暴癰者言毒氣更深為毒凶暴筋緛者筋為熱邪所傷也隨分而痛者在于分肉之處而痛謂不腫痛于外而隱然痛于內也熱毒在深故表汗不出骨傷髓消故胞氣不足也宜治在經俞者隨其所痛之處而深取之也夫癰毒之患或外因風寒之邪或內因喜怒不測五藏外合之皮肉筋骨胃府所生之榮衛血氣皆為邪毒感而正氣虛故當審其陰陽虛實以刺之也

馬註 此承上文而言治癰之法有此三等也凡癰疽痛無定所故按之不應手亦無定時故乍來而乍已當刺手太陰肺經之傍三痏蓋肺經之穴在胸中者曰雲門今曰肺經之旁則是足陽明胃經氣戶等穴也刺瘡曰痏三痏者三次也▲刺三次則有刺瘡者三▼其曰纓脈各二者亦以胃經之穴如人迎水穴在結喉旁一寸五分則是結纓之所故曰纓脈各二者左右各二也有等腋下生癰其體大熱當刺足少陽胆經之穴五痏宜是胆經之淵液穴也▲腋下三寸宛宛中舉臂得之針三分禁灸▼若刺之而熱不止當刺手厥陰心包絡經即手心主之穴三痏宜是天池穴也▲腋下三寸乳後一寸鍼二分灸三壯▼又刺手太陰肺經之經穴經渠▲寸口陷中針三分禁灸▼絡穴列缺▲去腕側上一寸半鍼三分灸三壯▼及大骨之會各三痏當是手太陽小腸經之肩貞穴也▲在曲胛下兩骨解間肩髃後陷中鍼三分

乃陰寔于外故虛則治癉乃精虛于內故寔可治此承上啟下之謂蓋言冬時少可右者邪氣藏于內而熱邪毒蓋于外者又急當從證而不從時矣痏音賄緛輭同張兆璜曰皮肉筋骨皆傷汗不暴癰皮傷故汗不盡所傷故胞氣不足」

灸三壯▼有等暴發為癰隨其分肉筋緛而痛在外之䰟汗出之不盡在內之胞氣則不足而小便不通當治受患本經之俞穴如手太陰肺經列缺為俞之類也▲按癰疽大義悉其靈樞癰疽篇八十一

腹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少陰俞。去脊椎三寸傍五。用圓利鍼。【張註】此論中焦之虛寔也經云胃病者腹脹滿腹暴滿而按之不下胃之寔證也宜取手太陽之經絡太陽之絡乃胃之募也蓋小腸為受盛之府故從手太陽以瀉其胃焉又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則聚水而為脹故曰當刺足少陰之俞焉手太陽之絡名曰支正在手腕五寸間足少陰之俞在脊下第十四椎兩旁各開一寸五分故曰三寸旁也圓利針者且圓且利以取暴氣者也或曰脊椎兩旁各開三寸名曰志室亦足少陰之俞也

【馬註】此言治腹暴滿之法也凡腹中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陽經之絡穴支正▲在手腕後五寸鍼三分灸三壯▼胃之募曰中脘是也▲臍上四寸▼又取足少陰曰腎俞穴者去脊十四椎間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共為三寸刺之五痏▲此穴本屬足太陽膀胱經然曰足少陰者以腎為足少陰也▼當用圓利鍼以刺之即靈樞九鍼論之第六鍼也

霍亂刺俞旁五。足陽明及上旁三。【張註】霍亂者胃為邪干胃氣虛逆也夫陽明胃土藉足少陰之氣以合化故宜刺少陰俞旁以補之五者迫而濟之漸至于骨也又及上刺陽明俞旁三三者先淺刺泡皮以出陽邪後刺深之以出陰邪最後及深入于分肉之間以致穀氣邪氣出而穀氣至則胃氣和而霍亂止矣上節用瀉故曰圓利此法用補故不云鍼○徐公遐曰取足少陰者當刺骨三刺而至分肉是五則至骨矣

【馬註】此言治霍亂之法也凡霍亂者刺上節腎俞之旁即志室穴也刺之五痏▲十四椎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共六寸針五分灸七壯▼又取足陽明曰胃倉穴▲十二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共六寸針三分灸七壯▼及上有意舍穴各三痏▲十一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針三分灸三壯此二穴亦屬足太陽膀胱經然曰足陽明者以其為胃穴也

刺癎驚脈五。【張註】此論刺五行之寔證也癎驚者癎瘈筋攣或外感六氣或內傷七情或飲食生疾或大驚卒恐病涉五藏五行故當取其五脈○徐公遐曰病涉五行故有作猪犬牛羊之鳴者

手太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張註】按九針之製皆所以散邪者也此刺五脈之寔故首句曰針手太陰末句曰刺三針謂當以針瀉之而不宜補之也針手太陰瀉金寔也針太陽五瀉水寔也針手少陰瀉火寔也針足陽明瀉土寔也上踝五寸乃足少陽光明穴刺三鍼以瀉木寔蓋藏府相連陰陽相合故或刺藏之經或瀉府之絡○朱永年曰心肺居上為陽故從藏肝腎脾居下為陰故從府蓋五脈之陰邪宜從陽以瀉出○朱聖公曰太陽不言手足知其為手乎為足乎曰上文曰手太陰下文曰手少陰則其為足也可知若接上句而為手太陽則下句不必復云手矣五刺之中曰手曰足曰太陽曰足上宜細玩之正見其經言錯綜之妙

從高梁以釋明濁氣之在中知濁氣在中則知邪氣在上清氣在下矣傷痛氣者之合肌合脾為黃疸衂骨脈病為癲疾喜怒憂為厥狂帝言由形藏而及于神藏由所藏而

【馬註】此言刺癇驚之法也。言刺癇驚之脈有五。其一鍼手太陰肺經穴各五痏。乃刺其經穴經渠也。▲寸口陷中。鍼二分。留二呼。禁灸。▼其一刺手太陽小腸經穴各五痏。當是經穴陽谷也。▲按鍼灸聚英主癲疾。手外側腕中。銳骨下陷中。鍼二分。灸三壯。▼其一刺手少陰心經絡穴通里。然謂之絡。僾則是手太陽小腸經支正穴也。▲按鍼灸聚英主風虛驚恐悲愁癲狂。鍼三分。灸三壯。▼刺之者。一痏而已。其一刺足陽明胃經之解谿。▲按鍼灸聚英主癲疾。鍼五分。灸三壯。▼其一刺足踝上之五寸。即足少陰腎經之築賓穴也。▲按鍼灸聚英主癲疾。鍼三分。留五呼。灸三壯。▼刺之者三痏而已。

凡治消癉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高梁之疾也隔塞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暴厥而聾偏塞閉不通內氣暴薄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着也蹠跛寒風濕之病也

【張註】此言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相留。經脈空虛。血氣不次。乃失其常。故有為消癉癲仆諸證。然皆有表有裏。有寒有虛。更貴更賤。或逆或從。皆當詳審其藏府經俞。三部九候。而治以補瀉也。凡治消癉。五藏之內虛也。仆擊顛者之外寒也。偏枯。邪氣之在上也。痿厥。清氣之在下也。氣滿發逆。濁氣之在中也。貴人者。形樂而肌膚盛重。在貴人則為高梁之濁。溜于腸胃。以致氣滿而發逆也。隔塞閉絕。中焦之氣不通也。上下不通。上下之氣閉塞也。憂。鬱也。三焦不通。五鬱之為病也。暴厥而聾。厥氣上逆。上竅不通也。偏塞閉結。厥氣下逆。下竅不通也。此內氣暴薄而為外竅之不通也。如不從內之憂怒。外之中風。而多病夭也。此緣形弱氣衰。牆基卑薄。故肌肉瘦而皮膚薄者也。蹠。足也。跛。行不正而偏廢也。此風寒濕邪。皆能為此疾也。夫陽受風氣。陰受濕氣。傷于風者。上先受之。傷于濕者。下先受之。然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是以蹠跛之疾。亦有因風邪之所致。蓋言邪隨氣轉而外內上下之無常也。此言百病之生。皆有虛有寔。然總不外乎內因于七情飲食。外因于暑濕風寒。及不內外因之瘦留薄着也。○徐公遐曰。蹠跛為風寒濕之病者。乃反結邪氣在上。清氣在下之義。知蹠跛之有風邪。則知偏枯之亦有濕邪矣。

【馬註】高膏同。塞入聲。下同。著着同。蹠音隻。跖同。孟子雞鳴而起章。盜跖從庶。陳仲子廉士章從石。義同也。楚人謂跳曰蹠。跛音波。易曰跛能履。又音避。國語云丘無跛。

【馬註】此言凡治諸病者。皆當知病所由起也。肥貴人用高梁之品。肥者令人熱中。甘者令人中滿。故凡為消癉。為仆擊。為偏枯。為痿。為厥。為氣滿。為發逆等證。由之而生也。人暴時有憂者。氣閉塞而不行。故凡為隔塞。為閉絕。為上下不通等證。所由生也。人有內氣暴時上薄。故凡為暴時而厥。為聾。為前後一偏而塞。為前後俱閉不通等證。由之而生也。然此皆從內而生。又有外中于風熱。極肉消。筋脈不利。故有為瘦。為留着之病也。其有寒有風有濕者。則又為蹠為跛之病也。

黃帝曰黃疸暴痛癲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五藏不平六府閉塞之所生也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

又于形體至如內之九藏外之九竅皆由腸胃之所宜生所謂五味入口藏于腸胃有所藏以五氣云

張兆璜與經脈別論更相照應

生也。[張註]此言藏府陰陽表裏上下交相輸應者也。如黃疸者，濕熱內鬱，而色病見于外也。暴痛者，五藏之氣不平，卒然而為痛也。癲疾厥狂，陰陽偏勝之為病也。此皆陰陽五行之氣，順逆不和之所生也。夫五藏之氣，其逆而不得和平者，六府閉塞之所生也。六府不和，則九竅為之不利。蓋藏府陰陽表裏相應，是以證見于外者，病本于內，閉塞于內者，而外竅為之不通。蓋言百病之生，總不外乎表裏陰陽血氣虛寔，讀者無僅視為癉疸癲㾓癰疽腸澼之虛寔可也。○徐公遐曰：此節照應首節氣虛者肺虛也之義。首節論邪病之從外而內，此節言正病之從內而外。張兆璜曰：伯曰虛寔皆從物類始，帝言凡病皆由內生，君臣反覆咨論，各有其道。此篇論血氣之終始出入外內虛寔，乃後學之紀綱，學者宜細心體認。

[馬註]此帝亦言病有所由生者，皆從內而生也。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然各經脈氣久逆于上，而不下行，則怫積于上中二焦，故為黃疸，為暴病，為癲疾，為厥，為狂，諸證所由生也。六府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寔而不能滿；五藏者，藏精氣而不瀉，故滿而不能寔。五藏本與六府相為表裏，今飲食失宜，吐利過節，以致六府不能傳其化物，而六府閉塞，則五藏亦不和平，各病自生也。大腸為傳導之府，小腸為受盛之府，胃為倉廩之府，今腸胃否塞，則升降出入脈道阻滯，故為頭痛，為耳鳴，為九竅不利，諸證所由生也。

太陰陽明篇第二十九

[馬註]太陰者，足太陰脾也。陽明者，足陽明胃也。詳論脾胃病之所以異名異狀等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太陰陽明為表裏。脾胃脈也。生病而異者何也。[張註]按此篇乃總結三部九候十二經脈榮衛血氣，皆陽明胃氣之所資生，足太陰之所輸轉。太陰為之行氣于三陰，陽明為之行氣于三陽，通于四時，從于四體，是以帝問其病，而伯荅以陰陽順逆之道焉。

岐伯對曰。陰陽異位。更虛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張註]陰陽異位者，謂太陰居上，陽明居下也。更虛更寔者，謂陽道寔，陰道虛，然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更逆者，謂喉主天氣，咽主地氣，陰氣至頭，陽氣至足也。更從者，謂天氣主外，地氣主內，陽受風氣，陰受濕氣也。或從內者，或因于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而為䐜滿飱泄之病；或從外者，或因于賊風虛邪，而為身熱喘呼，故其病異名也。蓋言陰陽二氣，總屬陽明之所生，一陰一陽分而為三陰三陽，三陰三陽分而為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之中，各有天，各有地，此皆陰陽互交，上下相寔，土生萬物而法天地者也。

帝曰。願聞其異狀也。[張註]狀，形象也。謂無形之氣象，有形之形身。

岐伯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張註]天包乎地，故陽外而陰內。

故陽道寔。陰道虛。[張註]陽剛陰柔，故陽道常寔，陰道常虛。繫辭曰：陰陽之義配日月。白虎通曰：日之為言寔也，常滿有節；月之為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于日也。○朱公遐曰：太陰之所以灌溉于藏府者，著胃土之精也。

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

䐜音瞋

此節用八故字為陰陽異位故也

更平聲

此言手足太陰陽明主上下陰陽之氣從腰以上者手太陰陽

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張注】賊風賊害之風虛邪不正之邪也。陽氣主外。故主受風邪。言邪氣之在上也。飲食勞倦則傷脾。故陰受之。言濁氣之在中也。陽受之。則入六腑。陰受之。則入五藏。【張注】六府為陽。故陽受之。邪入六府。五藏為陰。故陰受之。邪入五藏。各從其類也。入六府。則身熱不時臥。上為喘呼。【張注】入六府者。謂陽明為之行氣于三陽。陽明病則六府之氣皆為之病矣。陽明主肉。故身熱。不時臥者。謂不得以時臥也。陽明者胃脉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故道。故不得臥也。下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此之謂也。陽明氣厥則上為喘呼。入五藏。則䐜滿閉塞。下為飧泄。久為腸澼。【張注】入五藏者。謂太陰為之行氣于三陰。太陰病則五藏之氣皆為之病矣。䐜脹也。脾氣逆。則脹滿。太陰為開。開折則倉廩無所輸而為飧泄。久則為腸澼矣。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張注】故者承上文而言藏府陰陽之為病者。總屬太陰陽明之所主也。喉乃太陰呼吸之門。主氣而屬天。咽乃陽明水穀之道路。屬胃而主地。所謂陰陽異位是也。○朱公遐曰。陰陽異位之道。可得聞乎。曰陰陽二氣。總屬陽明水穀之所生。清中之清者。上出于喉。以司呼吸。所謂清陽出上竅也。濁中之濁者。足太陰為之輸。稟于四支。資養于五藏。所謂清陽實四支。濁陰走五藏。故經言足太陰獨受其濁。陽明者土也。位居中央。故主地。是在藏府陰陽而言。則太陰為陰。陽明為陽。在天地陰陽而言。是受清者為天。受濁者為地。是以九候之中。陽明與足太陰主地。手太陰主天。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張注】手太陰主氣而主皮毛。故風氣乘之。身半以下。足太陰陽明皆主之。故感地之濕氣。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張注】此言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是以上下四旁。無處不到。蓋藏府陰陽十二經脉之精神氣血。皆中土之所生。陰者注陰。陽者注陽。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張注】此言邪隨氣轉也。人之陰陽出入。隨時升降。是以陽病在上者。久而隨氣下行。陰病在下者。久而隨氣上逆。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張注】上先受之者。言邪氣之中人也高。故邪氣在上也。下先受之者。言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清氣在下也。

【馬注】此言脾胃雖為表裏。而其為病則異名異狀也。脾藏為陰。胃府為陽。是陰陽異位也。春夏陽明為實。太陰為虛。秋冬太陰為實。陽明為虛。是更虛更實也。春夏太陰為逆。陽明為從。秋冬陽明為逆。太陰為從。是更逆更從也。陽脉從外。陰脉從內。是從內從外也。故脾胃雖為表裏。而其病異名也。▲如下文陽病身熱不時臥。上為喘呼。陰病䐜滿閉塞。下為飧泄。久為腸澼者。皆異名也。下文之所謂異狀者。亦以此耳▼。帝以異狀為問。伯言人身本與天地相參。故天在外。主包夫地。地在內。主包乎天。人身六陽氣。猶天氣也。主運于外。人身六陰氣。猶地氣也。主運于內。陽運于外者為實。陰運于內者為虛。故大凡賊風虛邪。陽經受之。飲食起居之失。陰經受之。陽經受之。則入六府。而為身熱。為寢臥不時。為上為喘呼。皆陽證也。陰經受之。則入五藏。而上為䐜滿閉塞。下為飧泄。久為腸澼。皆陰證也。不惟是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

明皆主之從腰以下者足太陰陽明皆主之

榮衛氣血陽明之所主也筋骨肌肉乃五藏之外合也上篇言虛實皆從物類始此篇言虛者緣從內虛下篇言實者緣從外實也三篇各有其道學者各宜體認合而參之長掌同主也者

主乎天氣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主乎地氣▲此二語見靈樞憂恚無言篇▼惟通天氣故受風氣唯通地氣故受濕氣且足之三陰從足上行至腹以至于頭而手之三陰從藏以至于手是以凡陰經受病者自下之行極而復上行也手之三陽從手上行至頭而足之三陽從頭下至于足是以凡陽經受病者自上之行極而復下行也故凡傷于風者必上先受之以陽氣在上也傷于濕者必下先受之以陰氣在下也故觀陽經受病而胃之受病在其中矣觀陰經受病而脾之受病在其中矣病之異狀有如是夫▲王註以陰陽異位更實更虛強入者非殊不知此乃總論六陽六陰之理而脾胃自在其中也

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岐伯曰。四支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也。張註胃為陽土脾屬陰土陽于四支坤之德也。今脾病不能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張註四支者五藏六府之經俞也經云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血氣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蓋四支受水穀之氣者由脾藏之轉輸脾之轉輸各因其藏府之經隧而受氣于陽明是以脈道不利則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養矣

馬註此言有脾病者四支之所以不能舉也帝言脾在內四支在外然脾有病而四支不用者何也▲靈樞經脈篇有手指足指不用等語皆言手足之指不能舉用也▼伯言四支皆稟氣于胃而胃氣不能自至于四支之各經必因其脾氣之所運則胃中水穀之氣化為精微之氣者乃得至于四支也今脾經受病如上文䐜滿閉塞飧泄腸澼之類則不能為胃化其水穀行其津液故四支者不得稟水穀所化之氣而各經之氣日以衰微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四支安得而舉焉

帝曰。脾不主時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張註春夏秋冬肝心肺腎之所主也土位中央灌溉于四藏是以四季月中各主十八日是四時之中皆有土氣而不獨主于時也五藏之氣各主七十二日以成一歲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也。張註此言脾之所以長旺于四藏者得胃土之精也陰陽並交雌雄輸應故能生萬物而法則天地交會于上下分配于四時

馬註此言脾之所以不主時也▲按歷法辰戌丑未四季之月每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前各土王用事十八日一歲共計七十二日由此推之春主正二三月除十八日則木亦王七十二日夏主四五六月除十八日則火亦王七十二日秋冬皆然故五行五七三十五計三百五十日二五得十日共為三百六十日一歲周矣▼伯言脾屬土土生中央常以四季之月王十八日則脾主四時之四藏亦各十八日所以不得獨主一時也然胃亦屬土脾與胃土之精相為依着唯土生萬物而法天地所以脾主胃土上下至于各經而不得專主于一時耳

着同

四為字俱去聲

帝曰。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而能為之行其津液何也。〔張註〕膜、募原也。言有形之膜相連。津液不能以膜相連。岐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脈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為之行氣于三陰。〔張註〕伯言太陰之為胃行其津液者。由經脈之相通也。太陰者三陰也。三陰者至陰也。以其陰之至。故能行氣于三陰也。其脈貫胃屬脾。上膈絡嗌。藏府之經絡相通。故能為胃行其津液。陽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為之行氣於三陽。〔張註〕陽明者表陽也。為五藏六府之海。亦為之行氣于三陽。如海之行雲氣于天下也。藏府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故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穀氣。日以益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張註〕此復言三陰三陽所以受氣于太陰陽明者氣也。如藏府四支受水穀之津液者。各因其經脈而通于太陰陽明也。其反覆以申明之。○朱衛公曰。曰藏府曰四支。蓋四支之榮俞藏府之經絡也。〔馬註〕此承上文。而言脾經行氣于各陰。胃經行氣于各陽。而脾必為胃行其津液。故脾病者所以四支不能舉也。▲按靈樞足陽明之脈。屬胃絡脾。足太陰之脈。屬脾絡胃。上膈挾咽。上三陰。正指脾也。陰陽類論曰。三陰為母。下三陰指手足太陰少陰厥陰也。三陽指手足太陽陽明少陽也。▼宜以一膜相連而謂之不能行其津液哉。

陽明脈解篇第三十

〔馬註〕詳論足陽明胃經脈病之義。故名篇。

榮衛氣血生于陽明始于少陰通評虛寔篇論陽明而兼論少陰此一篇專論陽明之虛寔故曰陽明脈解篇

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為動。聞木音而驚何也。願聞其故。〔張註〕此篇論陽明乃陽熱之經。病則熱盛而為狂也。陰陽繫日月論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是陽明乃三陽合并陽熱獨盛之經矣。夫三部九候之道。總于藏府陰陽血氣虛寔。是以通評虛寔論曰。癲疾。曰厥狂。曰癇驚。蓋癲疾者。三陰之寔證也。厥狂者。三陽之熱狂也。癇驚者。陰陽五行之寔邪也。是以此篇復論其陽盛之狂焉。○朱永年曰。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藉陽明水穀之所資生。病則陽熱盛而津液枯矣。岐伯對曰。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張註〕伯言陽明之所以熱盛者。乃脈病也。陽明之脈者。乃胃之悍氣別走陽明。悍熱之氣盛。則胃府之氣虛。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帝曰。善。其惡火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張註〕此言三陽之氣。主于皮膚肌腠之間。邪客之而易于為熱也。太

惡去聲下俱同　悗烏貫切

此言陽氣之從肌表而經經而藏

陽之氣主皮毛陽明之氣主肌肉少陽之氣主胸脇言三陽之氣主于膚腠氣分之間者也夫邪之中人始于皮毛次于肌肉以及于經脈邪在肌腠則合于陽明氣分之陽入于經脈而陽明又多血多氣是以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也

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悗悗則惡人

張註此言胃絡之上通于心也悗驚恐貌厥氣上逆于肺則喘逆于心則驚經言陽氣入陰陰陽相薄則恐如人將捕之蓋陽明之熱上逆于少陰陰陽相薄則恐而惡人也

馬註此言胃之所以聞木音而驚見火與人而皆惡也陽明屬土木能尅之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鐘鼓不為動者鐘鼓屬金金乃土之子也陽明主肉其脈多氣多血邪尅之則熱熱甚故惡火也陽明氣逆則喘而悗熱悗熱則煩悗故惡人煩擾也

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藏則死連經則生

張註連謂藏府經絡之相連也蓋手太陰之脈還循胃陽明之絡通于心如熱邪厥逆于上干于心肺之經而為喘悗者生干于心肺之藏則死矣

馬註此承上文言陽明厥則喘而因明其有生死之異也蓋厥逆內連五藏則邪入已深所以厥逆至死外連經脈則邪尚在外所以得生未可以其喘而均疑之也

帝曰善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

張註此復問其病甚而為狂也

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

張註經言陰者主藏陽者主府陽受氣于四末陰受氣于五藏故四支為諸陽之本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矣蓋陽盛則升四旁俱盛故能升高

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

張註陽明之氣主肌肉故熱甚于身身熱故棄衣而走也傷寒論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蓋熱在外故不欲衣

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歌者何也岐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張註胃絡于通于心陽盛則心神昏亂故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疎如熱盛于胃則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蓋四支稟氣于胃故也此言熱盛于形身之外內上下而見證之各有不同焉以上十一篇論三部九候之道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有寒熱陰陽有藏府虛實故曰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是以末結脾胃之陰陽並交雌雄輸應而并論陽明之實證焉

馬註此言胃病所以能登高而歌棄衣而走妄言而罵者皆以其邪氣之盛也邪盛故熱盛熱盛故陽盛陽盛則三者之證由于此矣

熱論篇第三十一

【馬註】首言熱病者皆傷寒之類，故即以熱論名篇。

黃帝問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張註】此論熱病，故篇曰熱論。蓋論外因之熱病也。太陽之氣主表，陽明之氣主肌。凡外淫之邪，始傷表陽，皆得陽氣以化熱，故曰凡病熱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十日以上者何也。不知其解。願聞其故。【張註】六日氣周，七日來復。死于六七日之間者，六經之氣已終，而不能復也。愈于十日以上者，七日不作，再經十三日，六氣已復而愈。岐伯對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張註】巨，大也。屬，會也。謂太陽為諸陽之會。其脈連於風府。故為諸陽主氣也。【張註】風府，穴名，在腦後髮際內一寸，乃督脈陽維之會。督脈者，總督一身之陽，與太陽之脈夾背下行。言太陽之氣生于膀胱，出于脇胸，升于頭項，主于膚表。太陽之脈起于睛明，會于風府，夾督脈循行于背。經氣皆陽，故為諸陽主氣。人之傷于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張註】為者，謂太陽之氣為之也。太陽標陽而本寒，天之寒邪始病太陽之氣者，同氣相感也。得太陽標陽之化，是以則為病熱。所謂病反其本，得標之病，治反其本，得標之方。言本寒邪而反為熱病，反以涼藥治之。是病太陽之標熱，而不病本之陰寒，是以熱雖甚不死也。其兩感於寒而病者。故不免於死。【張註】傷寒一日太陽受之，二日陽明，三日少陽，是陰寒之邪得陽氣以化熱，歷傳入于三陰而亦為熱病。七日來復于太陽，不作再經，而其病自愈。若兩感于寒者，陰陽交進，榮衛不通，故不免于死。

【馬註】此承帝問傷寒之有愈有死者，而先舉大畧以告之也。帝言人傷于寒，傳為熱病，故凡有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水熱穴論帝問人傷于寒而傳為熱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則生熱也。又此處王註以傷寒論中至夏變為熱病之熱病強解，甚非。蓋未有傷于寒而不成熱病者，非但至夏之熱病為然也。▼然有愈者，愈必在十日已上；有死者，死必在六七日間，其故何也？伯言三陽者謂之巨陽，即足太陽膀胱經也。▲按五藏生成篇，則手太陽小腸經亦可稱為巨陽，但此篇則主膀胱經而言耳。▼乃諸陽經之所屬，其脈自睛明而始，上連于督脈經之風府穴，自頭項至背至足，凡一身手足陽經皆屬于此，故穴有一百二十六，真為諸陽經主氣也。▲凡五藏六府之穴，無非此經所屬。▼人之傷于寒也，自足太陽而始，或在本經，或傳陽明少陽，或傳太陰少陰厥陰，皆成熱病，雖曰死皆在六七日間，但熱雖已甚，亦有不至于死者。蓋就中亦有可汗可泄而已，此皆謂之不死也。惟兩感于寒而病者，則一日兩經受病，三日六經受病，所以其人必六日而死耳。下文乃詳言之。

帝曰。願聞其狀。【張註】狀，形象也。傷寒之邪，病三陰三陽之氣，而兼涉于皮膚肌絡之形。形象，故曰狀者，謂無形之形象，有形之形層。岐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

氣隨經而在于脈外病氣而及于經也

乾音干　嗌音益　嚏音帝

項痛腰脊強。【張注】太陽之氣主皮毛故傷寒一日太陽受之陽氣在上故頭項痛背為陽故腰脊強此言始病太陽之氣也傷寒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七日來復于太陽者此六氣之相傳不涉有形之經絡故有論太陽而不言太陽之經也然傷寒為病變幻無常有病在六氣而不涉六經者有經氣之兼病者有氣分之邪轉入于經者為病多有不同是以太陽止言氣而不言經陽明少陽兼經氣而言也○倪沖之曰有云素問言其常而常中有變在焉

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臥也。【張注】陽明之氣主肌肉身熱者病陽明之氣也病雖在氣而陽明之脈俠鼻絡目而屬胃故有目疼鼻乾之形證胃不和故不得臥也○楊君立問曰六經傷寒既病在氣奚復見有形之證曰太陽曰陽明者謂無形之氣也以有形之病證無形之氣非寔病于經也若邪在經則溜于府不復再傳少陽及三陰矣

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張注】少陽之氣主樞主膽膽氣升則諸陽之氣皆升所謂因于寒欲如運樞也諸陽之氣從樞脇而出于膚表太陽主表陽明主肌少陽主胸脇胸脇痛而耳聾者病在氣而見有形之經證也

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藏者故可汗而已。【張注】藏者裏也陰也言三陽之經絡皆受三陽邪熱之病然在形身之外而未入裏陰可以發汗而解也

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張注】六經之脈皆經絡形身內連藏府三陰之脈言內而不言外者謂傷寒之邪隨陰氣而病于內也楊君立曰即此可見病在氣而見于經證也

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張注】六氣相傳雖入于裏陰而皆為熱證故燥渴也

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張注】厥陰木火主氣故煩滿脈循陰器故囊縮也

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張注】夫經絡受邪則內干藏府此言六氣相傳而經脈亦病是以榮衛不行藏府皆傷而為死證也

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張注】此所謂兩感者承上文而言榮衛血氣皆傷以致藏府俱病故不免於死若止于表分相傳六日已周七日來復于表陽則太陽之病氣漸衰而頭痛少愈矣

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張注】傷寒之邪為毒最厲故曰大氣邪氣漸衰則正氣漸復矣

【楊注】此承上文而詳論傷寒傳經之證除可汗可泄而已者其死皆以六七日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也人之一身三陽為表三陰為裏其巨陽為三陽最在外陽明為二陽在太陽之內少陽為一陽在陽明之內此三陽者為表也其太陰為三陰在少陽之內少陰為二陰在太陰之內厥陰為一陰在二陰之內此三陰者為裏也皆由內以數至外故一二三數之次如此▲義見陰陽類論陰陽別論▼人之感邪自表

經以入裏經方其始也先感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孫絡留而不去入舍于絡脈留而不去入舍于經脈留而不去入舍于內府留而不去入舍于內藏▲大義見皮部論調經論刺繆論釋此斷不可失此義方有來歷▼今試以傷寒之邪行于經脈者言之足太陽膀胱經之脈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挾脊抵腰中故傷寒一日之所受者乃巨陽也惟其經脈如此所以頭項痛腰脊强之證見矣▲張仲景云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當一二日發蓋傷寒論之所傳定以七日為期故一日兼言二日深為有理▼自太陽以入陽明故二日陽明受之陽明胃脈屬土主肉其脈挾鼻絡于目所以身熱目疼鼻乾而不得卧也▲諸經經脈之行莫詳于靈樞經脈篇但此熱論乃岐伯所言其辭約而盡不必引彼以入之 張仲景云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二三日發 自陽明以入少陽故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于耳所以胸脇痛而耳聾也▲張仲景云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當二三日發▼此則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于三陰之藏者可汗而已者病勢之止也▲此所謂藏者非內藏也即後三陰經也以三陰屬五藏故以藏字言全起元及太素俱更此藏字為府字者皆未考此義耳此事難知集李東垣謂非五藏之藏乃是藏物之藏者尤强▼或失于汗之而已則自少陽以入太陰故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脾經之脈布胃中絡于嗌所以腹滿而嗌乾也▲張仲景云尺寸俱沉細者太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自太陰以入少陰故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腎經之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也▲張仲景云尺寸俱沉者少陰受病也當五六日發▼自少陰以入厥陰故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肝經之脈循陰器而絡于肝所以煩滿而囊縮也▲張仲景云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斯時也皆三日已滿之後可泄而已若非泄之而已者則三陽三陰五藏六府皆以受病營衛不行五藏不通其人必死所以其死皆在六七日間者此也此由六經而傳原非兩感于寒故七日之際巨陽病衰頭痛少愈正以初時所感之邪太甚既于二日傳之陽明矣而其未盡傳者尚在太陽則至此而比之一日之證則少愈焉非厥陰之邪復出而傳之足太陽也▲後世以再傳為說者非本篇與張仲景傷寒論原無此義乃成無己註釋之謬蓋三陽為表三陰為裏自太陽以至厥陰猶人入戶升堂以入于室矣厥陰復出傳于太陽奈有二陰三陰一陽二陽以隔之豈有遽出而傳之太陽之理故謂初時所感之邪傳之陽明者尚未盡衰則可斷非厥陰之邪又再出而傳之太陽也至于已後餘經亦非相傳皆初時所傳之邪至此方衰也本篇衰字最妙愚註難經正義備以此義載于五十八難之下▼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滿已減如故且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其舌乾既已而且有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其少腹亦微下斯時也大邪之氣皆去病日已矣所以其愈皆在十日已上者此也▲又考各經經脈全在足經與手經無涉蓋足太陽與少陰屬水水得寒而氷足陽明與太陰屬土土得寒而坼足少陽與厥陰屬木木得寒而凋若手之六經則屬金與火火得寒而愈烈金得寒而愈剛所以寒不能傷之也此議出于劉草窗氏真足以破萬古之疑彼以手經為說者蓋不考諸經之經脈云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脈。病日衰已矣。

〔張註〕藏脈謂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脈病傳六氣故當調其在經經氣和調則榮衛運行而不內干藏府矣

畜動寒水故能生水
强上聲

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張註】前三日在陽分故當從汗解後三日在陰分故當從下解此言六氣相傳表裏陰陽之大槩耳然傷寒病有傳者有不傳者有八九日仍在表陽而當汗者有二三日邪中入裏陰而當急下者此又不在陰陽六氣之常法也【馬註】此言治之之法也言三日未滿之前邪猶在表故可發汗三日已滿之後邪已入裏故可下泄此乃所以通其府藏之脈而病之所以日衰已也▲按正理傷寒論曰脈太浮數病為在表可發其汗脈細沉數病在裡可下之故雖日數過多而但有表證脈太浮數猶宜發汗日數雖少即有裏證脈沉細數猶宜下之則汗下之法又當以脈為憑不可執一也

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飲食之故有所遺也【張註】傷寒論曰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湯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黄如薄碁子五六枚蓋因傷寒熱甚之時而强食其食故有宿食之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張註】傷寒論曰病人脈已解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强與穀脾胃氣尚弱不能消穀故令微煩損穀則愈謂其餘熱未盡而强增穀食也此即復釋上文之意帝曰善治遺奈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矣【張註】夫邪之所湊其正必虛正氣虛者補其正氣餘熱未盡者清其餘邪傷寒論曰傷寒差已後更發熱小柴胡湯主之脈浮者以汗解之脈沉者以下解之此之調其逆從也帝曰病熱當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張註】少愈者邪熱未盡也肉謂豕肉豕乃水畜其性躁善奔蓋天之寒邪即太陽寒水之氣邪未盡而食以豕肉是動吾身之寒以應病之餘熱似猶寒傷太陽而復病也此言天之六淫與人之六氣相合者也水畜之肉其性寒冷是以多食則遺【馬註】此言病之所以遺者由于强食而有治之之方復有禁之之要也熱病已愈而邪氣不得盡衰若有所遺而在者以其熱甚而强食之則邪氣與穀氣相蒸兩熱相合所以病之有所遺也必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則可使必已矣然與其治之於既遺之後孰若禁之于未遺之先病熱少愈胃氣尚虛而强食大肉則肉性本熱而難化所以熱病復生或多食之則熱病仍遺矣此其當禁者也上文言穀則非肉亦能病于强食而此止云肉正以肉較之穀尤所當禁者耳

帝曰其病兩感於寒者其脈應與其病形何如岐伯曰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滿【張註】此復論陰陽兩感之為病也太陽與少陰相為表裏一日而陰陽俱受其邪是以見太陽之頭痛少陰之煩滿咽乾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語【張註】陽明與太陰為表裏故見太陰之腹滿陽明之身熱不欲食譫語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

譫音占　長上聲

不知人。六日死。【張註】少陽與厥陰為表裏。故見少陽之耳聾。厥陰之囊縮而厥。水漿不入。穀氣絕也。不知人者。神氣傷也。此藏府皆病。榮衛不行。故盡氣終而死也。○倪冲之曰。傷寒重在胃氣神氣。胃氣已絕。則水漿不入。邪傷神藏。則昏不知人。即病在三陽。亦係危證。如兩感于寒而胃氣尚存。神氣清爽者。即不致于死也。帝曰。五藏已傷。六府不通。榮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脉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張註】此言榮衛血氣。藏府精神。皆陽明之所資生。如胃氣先絕者。不待六氣之終。三日乃即死矣。

【馬註】此言兩感于寒者。一日則巨陽少陰受之。巨陽病則頭痛。而少陰病則口乾與煩滿也。二日則陽明太陰受之。陽明病則身熱譫言。而太陰病則腹滿不欲食也。三日則少陽厥陰受之。少陽病則耳聾。而厥陰病則囊縮而厥也。此則自其經脉之行而為病者言之。惟其陰陽兩經相感。所以各證互見者如此。至此則水漿不入。且不知人。故六日而死也。其有等三日而死者。正以陽明者為十二經脈之長也。陽明多氣多血。故感邪則熱愈甚。病愈甚。而三日之際。元氣已盡。所以速於死也。▲按此事難知集問兩感邪從何道而入。謂太陽自背俞而入。少陰自鼻息而入。殊不知邪從風府而入。則自府而藏。不必傳經而府藏俱感矣。其云從鼻息而入者。非經旨也。

凡病傷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温。後夏至日者為病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張註】此復論邪氣留連之熱病也。凡傷于寒則為病熱者。此即病之傷寒也。如邪氣留連而不即病者。至春時陽氣外出。邪隨正出而發為温病。蓋春温夏暑。隨氣而化。亦隨時而命名也。伏匿之邪。與汗共併而出。故不可止之。諸弟子問曰。本篇論三陰三陽之脉。皆屬足經。是以有傳足不傳手之説。蓋本諸此乎。曰。傷寒相傳。病在三陰三陽之六氣。蓋以六經配合六氣。經之所循。即氣之所至。故兼論其脉。非病在有形之經。而可以計日而傳者也。夫天為陽。地為陰。風寒暑濕燥火。天之陰陽也。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故在地為水。在天為寒。在地為火。在天為暑。在地為木。在天為風。在地為金。在天為燥。在地為土。在天為濕。故在天為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是以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是人之形骸藏府。感在天無形之六氣。在地有形之五行。而生長成形者也。是以人身有無形之六氣。以配三陰三陽之經脉。有有形之藏府骨月經脉皮毛。以應在地之五行。而三陰三陽之經氣。又由五藏五行之所生。此亦陰陽形氣之相合也。是以有病在無形之氣。而涉于有形之經者。有病在有形之皮毛肌脉筋骨藏府。而涉于無形之氣者。此形氣之相感也。若夫傷寒之邪。係感天之六氣。故當于吾身之六氣承之。病在六氣。而六經之經脉應之。此人與天地之氣相參合者也。按六微旨論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

陰陽六氣上合六經原無分手足經云陽氣起于足五指之表陰氣起于足五指之裏是以六氣皆循足經而上

太陰之右少陽治之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為諸陽主氣故先受邪是以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六日經盡七日來復而病氣即衰如七日不愈又從太陽而當作再經此病在無形之六氣故能六經傳遍而來復于太陽若病在有形之經脈此係轉屬一經之病而不相傳于別經者也再按本篇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少陰之上君火治之中見太陽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又曰太陽少陰從本從標少陽太陰從本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故從本者化生于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為化也蓋太陽標陽而本寒少陰標陰而本熱此皆有寒熱之化故曰從本從標如天之寒邪即太陽之本氣而病在太陽之標陽得太陽陽熱之氣而反化為熱病是反天之本寒而反病標陽之熱所謂病反其本得標之病既病太陽標陽之熱而反以涼藥治之所謂治反其本得標之方此太陽之從標也如病在太陽而不得標陽之熱化則太陽經中有四逆湯及諸附子湯以救太陽之本寒此太陽之從本也如少陰經中有急下之大熱證此少陰之從本也有急溫之大寒證此少陰之從標也故曰太陽少陰從本從標如陽明感陽熱之悍氣則為大下之熱病如得中見陰濕之化則為汗出和平之緩證如厥陰得中見少陽之火化則為便利膿血之熱證如病本氣之陰寒則為手足厥逆之危證此皆寒熱陰陽之氣化者也本篇論太陽為諸陽主氣先受天之寒邪得太陽標陽以化熱即六經傳遍熱雖甚而不死故篇名曰熱病論蓋專論病熱之傷寒而不論傷寒之變證以其得太陽陽熱之氣化故也至如其脈連于風府循脇絡嗌皆病在無形之六氣而見有形之經證非太陽之脈可傳于陽明陽明之脈可傳于少陽少陽之脈可傳于三陰者也能明乎天地陰陽五行六氣之化庶可與論傷寒之為病

諸生復問曰是傷寒之邪止病在足經而不病手經耶曰六藏六府配合十二經脈十二經脈以應三陰三陽之氣然陰陽之氣皆從下而生自內而外故靈樞經云六府皆出于足之三陽上合于手者也是以本經以三陰三陽之氣始應足之六經足之六經復上與手經相合也

【馮註】此言溫病暑病各有其時也傷寒之病發于冬者為正傷寒如上文所言是也其有所謂溫病者則夏至以前者為病溫▲張仲景云冬感于寒至春變為病溫此非溫瘧風溫溫毒瘟疫可同蓋彼乃更感異氣變為他病者楊元操龐安常謝氏俱未知此義故誤釋難經況本經溫字本溫和之溫正以寒中有熱而不可謂之專寒熱中有寒而不可謂之專熱所以以溫名之彼更感異氣乃時候使然非止一人者▼後夏至日者為病暑然人感乎暑當令暑與汗皆出而勿止之可也生氣通天論曰體若燔炭汗出而散王註云此言有可汗之理者是也▲按經言暑當發汗後世用香薷木通澤瀉利水等藥者何也蓋感暑者手少陰心以暑屬火而入心也心與小腸為表裏使之滲入膀胱而下行則暑從小便而去矣設若發汗則暑傷氣而汗又亡陽此利水之所以勝於發汗也



